漢譯世界名著

墨索里尼對話錄

羅特徽格著
周兆駿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Emil Ludwig 著
周兆駿譯

漢譯世界名著

墨索里尼對話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36467)

漢譯世界名著 墨索里尼對話錄 一冊

Talks with Mussolini

每冊定價國幣柒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Emil Ludwig

譯述者 周兆駿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林仁之)

敍

這本書是德國傳記家羅特微格（Emil Ludwig）與意相墨索里尼的對話錄。從最重大的國家政事起，到最細微的個人生活止，都可在談話裏看出。談話時則並非把一個問題詳細討論完畢而後另換一個的；而且討論的問題，都非各自成一終結的。

『我是在對付一只頑強而又是神經過敏的獅子，須把握得住使其心和意善纔是』。這是著者的話。這種情形，我們從理想上亦可推想得出。然則能使墨氏願於被人盤問到如此地步像書中所紀述的，誠非容易事情，而同時亦可顯出墨氏的偉大之處。因雙方各有其自己的原則，自己的邏輯，雖會談目的不在互相爭勝，然彼此亦並不互相退讓，所以激烈辯論，隨處可見的。

但從事激烈辯論，時有碰到暗礁的危險。因此著者爲使對方吐露意見更明晰起見，一面果非激烈抗辯不爲功，一面卻又不能不顧及怎樣可使談話不至破裂。於是旁敲側擊，忽正忽反，每於極不注意時，轉到極重要之處；往往一個問題無法繼續討論，半途擱止，而過後忽於旁的地方引入，終

則把未盡的意義探索出。初看起來，好像沒有系統的信口亂談，實則不然，全部如有線索般地穿連着；因爲有個對話目的主宰着進行談話時所用之思想和方法的。

引論裏說，所有的談話都是屬於心理方面的。即使討論具體問題時，基本目的還是注重於墨氏的特性上面。所以全文都着眼於心性兩點。著者所刻意探究的在此；竊謂我們所應注意的亦在此。值此意亞衝突方殷，國際風雲劇變之時，把全部談話，玩索起來，或許有特殊的味感；因言行思想象徵一個人的心性的，苟能於心性方面有所領會，便不難窺測意志傾向，而今意大利的意志，可說就是墨索里尼的。所以書中雖未詳論國際問題，而於研究國際問題的學者，卻未始無貢獻的。

我們在歷史裏看到政治舞台上具有奇才的人物，每因公私間一念之錯而即注定了失敗的命運。大則禍國，小則禍身！不是有很多例子嗎？現在墨索里尼，假使，譬如說像拿破崙這樣而亦懷着皇帝的迷夢，他自己的情形，甚至意國的情形，當成爲什麼樣呢？『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凡是眞能成功的領袖，恐怕沒有一個是把這兩項原則倒置而行的吧。我讀了本書，益覺墨氏可愛可敬了。而且，所謂誠正修齊治平之道，雖是我國獨有的最精微的政治思想，然細味各國大政

治家的一生經歷，何嘗有違此而眞能成功的呢。大道之行，原是遍天下的。

譯者一方面果眞希望這本書對於讀者多少有些貢獻，而一方面實自慚學識淺陋，文筆生澀，不能譯來像原書一樣地生動活潑，這是還要請讀者賜以指正的。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周兆駿於福州

目錄

引論……一
本書的取材……一
關於政黨的……二
我們初次的會見……四
談話的處所……六
談話……一〇
紀錄……一五
我的共話人……一八
政治家……二三

第一章　元首之訓練……一二五
貧苦的教訓……一二五
軍人及新聞記者的教訓……一二九
歷史的教訓……一三七
第二章　變化時期……四九
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四九
大戰的原因……六〇
奮發爲雄的行程中……六九
第三章　權力問題……七九

人的管理……七九
民衆的感化……九二
獨裁政權的危險……一〇三
第四章　勢力區域……一一三
歐洲……一一三
外國……一二〇
國內的發展……一三五
羅馬與基督教會……一四三
第五章　天才與特性……一五二
行爲與思想……一五二

自重與行爲……一六五
技藝……一七六
孤寂與天命……一八六

墨索里尼對話錄

引論

本書的取材

下面的談話是在羅馬威尼斯宮(Palazzo di Venezia)舉行的，自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起至四月四日止中間的一段時期內，差不多每天會談一個鐘頭。我們講意國語，每次談畢卽由我用德文紀錄的。從前的談話採入本書的，祇有幾句。德文稿經呈給墨索里尼，其中記有他自己的發言的幾章，他校對過的。

除前面說起的以外，並無其他材料併入，但我須感謝莎法締(Margherita Sarfatti)因爲我在

她著的傳記裏邊，得到很多的示意。我沒有採用流行於羅馬的無數軼事，我也沒有注意及墨氏之共同工作人員的報告，雖這些是可增知識的。總言之，本書是包括墨氏與我所作的確實談講。

關於政黨的

對這獨裁者，我懷疑不釋已有五年之久。我的意國朋友，許多是反對他的統治的。我每次拜訪意大利，輒注意於制服旗幟和符號的處處遇見，牠們的太陽是在德國沈沒着，雖我東望時，牠們又似極迅速地正在曙光破曉呢。

三種情景聯合而來變化我的觀望。第一，『民主政體』(democracy)與『議會政治』(parliamentarism)的基礎崩潰了。居間的體制是在自行呈露；政治生活的傳統體式已被摧壞；缺少的是特色人物。第二，在莫斯科和羅馬兩地，我覺得極奇異的事情是在造成於物質的平面之上，因此我認識了這兩個狄克推多制的建設方面。第三，心理上的考量，使我臆斷這位羅馬政治家，雖則他的演說有許多含着挑釁意味，卻可相信遠不是一心傾注於戰爭計劃的。

但我自己對墨氏人格的觀察，在我內心上發生一種影響，且較前面心理上之考量所發生的更強。當我已被引至（我相信如此）認識他具有某種特性而使我憶及尼采學說（Nietzsche's teachings）時，立刻好像這人是和他的行動分開，而我便要視他爲一個分離的現象（a phenomenon apart），這是我對待歷史上具有地位之人物常如此的。

實際的政治家的微笑，像我自己黨派內黨員的意氣一樣，不足亂我方寸。於我，一個人的最無關緊要的品格特性，比較其最長的演辭更爲重要；當我對一萬能政治家定一評判時，這類特性，個個襄助我去預度其行爲的。目前的政事與政黨的標示，沒有思想的人在這兩種方式裏默察這現代，於我是不甚關心的。我從未加入過任何政黨，我能參加的唯一政黨是個反戰爭黨，假如這種黨存在的話。前十年的事情，已使我信服沒有一種制度是絕對最善的，不同的國家在不同時代需要不同的政制的。我既完全是個個人主義者，我永不會變成一個法西斯主義者；然我並非不認識法西斯運動對於意大利已有偉大的貢獻。移植到日耳曼，反之，我以爲法西斯主義大致是有禍害的，其理由則在這些談話的第四章裏邊要提及的。而且，在德意志舞台上，沒有名角足以扮演法西斯

的領袖啊。

因爲我是一外國人，我對意大利事情，欲做一毫無偏見的觀察者，比較容易些。假如我是拿破崙時代的一個法國著作家，我大概將會超然自處而如約都白里安(Chateau Briand)一樣，假如我是這時代的一個德國著作家，我當會與哥德(Goethe)相像而對這帝皇懷着滿腔的頌仰。同樣的，墨氏的人格，感動我，吸引我，並不與黨的意念有關係，也不因他一面宣稱自己是個反對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者，而一面已使南部泰洛耳(Tyrol)成爲意大利化的這類矛盾事實而減損的。德國的法西斯黨員，在計議這些矛盾時，覺得他們自己處於狼狽的情境裏邊；但我並未受到疑難，因爲我祇要對一奇特人物加以精審的觀察就算了。

我們初次的會見

墨索里尼的人格是種非常奇異的人格，我們初次會見時，我就明瞭的。當一九二九年春間，意國資本家開始不贊成他的時候，又他的外交政策比較以前少些挑撥性的時候，我貢獻過意見給

他在同年三月，我和他有兩次談話，此後我又看見過他。每次會晤時，我是預先戒備的，而把談論轉向於我們勢必互相反對的兩個問題，自由與法西斯主義。在這幾度訪問中，迅速看出法西斯主義與此主義之創立人的見解間，有條裂痕流露着——這是一種表顯每個偉大運動特性的裂痕。又因先前的經驗，我益信在歷史的分析裏邊，口說的字句較筆述的更須重視。一個人表顯他自己，在談話中比較筆之於紙上更自在些，尤在他像墨氏這樣不甚喜於著述的時候——關於這層，攝影家應有良心上的不安，因爲他們曾有一張諷刺畫公之於世例。

在這首先幾次訪問中，我已不甚繫念於去探究意大利對牠的領袖見解如何，又對於意大利人這位領袖的意態如何，我已比較關切於去核實什麼是歐洲必須屬望於墨氏的，他是完全不負責的，因此他是今日世界中最有權力的人了。他將成爲一個禍變的主使，抑將卓絕地成爲一個建設方面的中堅分子？他曾做過尼采的信徒，曾做過無政府黨員及革命黨徒。他的惡魔將繼續逼他遵照他年青時代所走的途徑而前進嗎？在另一方面，既已得到了權勢，他的主旨將爲個人目的着想而去凝結堅實這種權勢嗎？是否他似乎想把尼采的學說神而化之，還是想用作工具而藉以擴

充權勢？

從這些關於政治學藝方面的談話，產生出一個計劃，要把牠們有系統地詳細推究，把什麼本來是思想的一種自由交換，井井有條地開展。忽此忽彼隨風飄盪的氣球，是會變作一架駛向一定途徑的飛機。同時牠的飛行率是變爲高越而不強迫。沒有祕書在場紀錄；沒有提出校閱筆記稿的要求；這全是一種私人的信託。

談話的處所

威尼斯宮(Palazzo di Venezia)在羅馬中心的大方場〔威尼斯宮廣場(Piazza di Venezia)〕內，位於卡比都靈山麓(Capitoline Hill)。這個宏大建築物，是用黃褐色石造成的，形似中古時期有座矮塔的城堡，矗立於一座近代所建之白石巨碑的右側，這個碑與其四周景色不相配合，須一世紀或更多些的時日去得到一個外殼使牠稍可稱適。這宮殿歷有五世紀之久，已經過許多統治者之手。宮係教皇所興建，在十七世紀移讓與威尼斯共和國(Republic of Venice)，旋移

歸於奧大利王室。百年後，在一九一五年，意大利王國從哈勃斯盤王朝（Habsburg）取回的。於是教皇國王以及傭兵隊長曾相繼在這宮中統治過，從牠的崇巍廣大與牆壁的堅厚看來，當可勝過羅馬城內任何宮殿。就其廳堂的寬暢而言，則毫無疑義是蓋過其他一切。

高大的摺疊門，日夜洞開着，但是有兩個軍士守衛在前面，你要進去時候，有一個身穿銀絲帶制服的守門大漢來問你的事務。然而入內的許可很容易得到的。在中樓裏邊看見有個考古學圖書館，入覽證隨時可以索得的。一個想謀害墨索里尼生命的人，用塊字牌標明在那邊。晚上我看見許多年輕人在工作，翻閱目錄。在低樓上有扇鐵門把這樓梯攔阻着，但並不時常關起的。墨氏每天約有十個鐘頭消磨在他的這些大本營裏邊，這當然不能說他自己和羣衆隔絕如同國王一樣的。

第一層樓上，有設備雅潔的大小房間六個。地板以花磚鋪蓋，都是舊式的。上面覆着古舊幽黯的笨重的棟樑。像在每一所羅馬宮內所見的一樣，石砌的窗座，總是內部最精雅的景象。廣大的廳都是空的，每廳除中間置放一只古時的大桌及牆壁四圍排列着無人坐用的椅子外，沒有旁的物件。這些牆壁是塗成橘黃色或暗藍色，有畫片掛在上面：味洛內賽（Veronese）與邁那地（Mainardi）

所繪的聖母像，畫像，風景片。到處還有壁畫看見，也許是拉斐爾（Raphael）的作品，也許不是他的。

還有裏面發光而前部裝置玻璃的食廚，藏儲着遠至十三世紀的珍貴瓷器，裝鑲珠寶的神聖處女像，牧師禮服，線帶，彫刻的聖像。一只東羅馬時代的象牙匣，據說已有一千多年。當一個人看到畝拉拿（Murano）地方運來的燻黑的玻璃器，看到帶着綠色的金碗杯，而轉眼去估量凹進的窗座所顯之牆壁的厚度時，不免想起一輩裝束妖豔的婦女，這城堡裏精通各般武藝的首領往往把他們捉來關閉在裏面的——直到他們對這華美的監獄也許感覺厭倦時，從事報復而把這些曾經誘拐他們的傭兵隊長毒死而止。武器與盔甲也是這古宮內設備的一部分：沒有頭顱的武士，形態兇惡，塑得有種灰藍的光彩，和正將大雷雨時天空的顏色相似。在這些空的火藥匣前面，有只藏放刀劍匕首的箱子；還有打熊用的巨大的武器旁邊，橫放着一把彫鑲極講究的裁判劍。

假如訪候人得到了入見的許可，侍隨長便領他到大內門邊。這個人位於『騎士』階級，形似趣劇裏的扮角。但這內門展開時，便使我們感覺得我們不是在靜觀一個房間內部，而是在靜觀山水景色。

這個地方，現在墨索里尼在裏邊進行他的工作已有好多年，牠的窗子朝向威尼斯宮廣場開的，叫做地義廳(Hall of Mappa Mundi)，因爲從前時候，第一個地球儀就是貯藏在這裏的。這房間是建造於十五世紀的中葉，已坍壞而新經修葺好的，計六十餘英尺長，四十英尺寬，四十英尺高。在隔牆上闢門二，通入應接室，室內另有一門通入大廳。這裏我們見到一座長牆，上面有三個石座大窗盤，對面的牆壁，是用油漆柱子分段的。這個地方好像完全是空的，既無桌子，又無椅子，就是牆邊也沒有排放椅子；牆角裏裝着發出金焰的大火把，現在這些都是裝放電燈的位置。在距離很遠，眞是遠到我們感覺得須要用架望遠鏡的地方，我們看見在黑影裏一個人面孔，坐對桌子，正在寫字。

走進這個大廳頭一項東西引動我們的，就是裝璜富麗的天花板，上面彫刻着聖馬克(St. Mark)的雄獅，同羅馬的雌狼。在那座朝對窗盤的牆壁中段，顯示着建造這宮的三位教皇的臂膀。向前走過重鋪的新式地板，我們在房間中心，看到一個鑲木細工，花紋裏是裸體婦人和捧着果實的孩子們，大小幾與眞的相等；這是『豐富圖』(Abundanzia)，我總是避開而不在上面走踏的。最後，

在頂遠的角裏，我們走到一只長約十二英尺的桌子邊，放在一條地毯上面，兩側配放着兩只薩佛那羅拉(Savonarola)的椅子。靠近這些東西有一只朝對牆壁的大辦公桌，上面放一本近代地圖。這是歐洲地圖。桌子另一頭緊接着一個大火爐，冷得像那爐框大理石一樣的。

在桌子後面，墨索里尼朝對窗盤坐着，可是也立起向前迎接一個外國來的訪員的。他的辦公桌經這努力的工作人排列得非常齊整。他既按日把每件事情辦畢而不容餘積，一只小的文書夾便够藏放關於重要事務的一切文件。在他背後一只不是常用的桌子上，放着確屬是在翻用的書籍；我們還看見三架電話機。這桌子簡潔樸素，祇有一只銅獅，和一些排列齊整的文具。這只工作檯產生的印象，如同這大廳產生的一樣，是種鎮靜印象——這是一個具有複雜經驗人的鎮靜氣象。

談話

我們的談話，每天晚上在這辦公桌兩對面舉行的。讀者須明白牠們的基本題旨所注重的，並非是些我們討論的激烈問題，而是墨氏的品性，這是我竭力想在他千變萬化的情態裏邊領會通

曉的。所以下面的敍述，不是柏拉圖派的對話集，把這個問題或那個問題詳細研究的。然而，我們的會談的性質，是基礎於雙方極端的趨向上面。我曾費了許多時候和思想，研究怎樣我能頂妙地使我的見解與他的見解衝突，怎樣我能頂有效地引他坦白自在地說出，而同時又要避免走入一種對於談話有傷害的重大爭執的危險。他知道在兩個最緊要的問題上，我是根本反對他而無可使我附和的；但這件事情或者就是一個激刺物。而且我偏要激烈反抗，俾使他應對起來更加有力而更加明顯。然而我終須避免一種將使我們的談話有中斷可能的衝突；而且他既沒有限制我們會見的次數，我覺得我有避免糜費其時間的義務。還有，使我的讀者不受拘束，我以爲這是更適當的。關於這本書中討論的問題，待各人去得到他自己的結論——這一種結論將隨各人的原則而變更，或許將因一種問題而引至一方面，因另一種問題而引至另一方面。這種求結論的方法，結果將顯出在我同墨氏的會談裏邊，彼此都不能毫無補充而即『獲勝』。問題是陳明了，沒有解決。

於我看來，這位意大利的獨裁者，已成爲一個歷史的人物，所以他既任我隨從我自己的心意，我探問他時便像我所慣常探問其他的歷史人物一樣。關於這層，我分不出生者與死者的差別。當

我同愛迪生(Edison)握手時，感覺得『這是亞基米提』(Archimedes)。在我敍述拿破崙(Napoleon)之前，我在幻想中曾同他有過一百次長時間的談敍。至於我同墨索里尼則這情形當然更顯著了。我們很可以把這些談論視作一種十足武裝的『國家主義』與『和平個人主義』間的一種對話。我們二人的異別，相形益顯，就是他的教育與我的也是大不相同。我們的交接點是尼采，他的名字在會談裏則比較紀錄裏更是時常提起的。

我在研究的，是最廣義方面的這個人的品性。然而我既未曾有過可以供這種研究用的私人紀錄，而且同一活人直接談話，他的日常生活，我能知曉的，遠較我從文字上研究而能知曉的俾斯麥(Bismack)或林肯(Lincoln)的日常生活爲少，所以我被這種從關於純粹抽象事情的會談方面所能得到的印象派畫景拘束住了。我這本書是從事間接描寫的一種試作。一個人認爲何種音樂是政治家愛好的是無關重要的問題，那就沒有懂得心理分析的學藝，因這類事情實在對於行動發生一種確定不易之影響的。緣於世間之昧於俾斯麥的內在生活，遂致流行一種把斯人當作一個虛誇無實之騎兵官的錯誤描寫，而即是這種描寫，我力圖用一種新描寫去替代的。今於墨

索里尼，雖則人是還生存着，我也試想倣椿同樣事情，以便用一種新影像去代替當世的見解和意向。在我倣的時候，我須限制自己只在描寫一個坐在我對面的五十歲或五十歲左右的人。即使我偶爾探索到他的已往，這並非爲要顯示一個在世界上佔有非常地位的人從四十至五十歲中間勢必暴露的這些矛盾而探索的。也不是爲要研究這個人早年是如何而探索的。因對於這層，一篇傳記殆將不可缺少咧。依照我的信念，每個人的命運多有其自己的邏輯，當一個人尙在他一生事業的第三幕時，無傳記可作的。不，我的宗旨，除描寫墨索里尼的人格以外，還要表達這位實行家的一般特性，而又要顯示詩人與政治家是何等密切相似的。

但下面的談話，不問其題目是關於政治，歷史，或倫理的，仍舊是屬於心理方面的談話。即使問答具體問題時，基本目的還是毫無變更地注重於此中心人物之顯明的特性。讀者如要找尋動人聽聞的字句，那是徒然無益的。墨索里尼的莊重鎭定，和這大廳的陰森寧靜，給予我們的談話以一種極嚴肅的聲韻。一個想聽海裏音調的人，決不可在風暴發作時去聽的。我自己的獨立不阿，同他的寬容放任，使我得自由地問所欲問——而就爲這個原因，不得不刻意審愼。

我是在對付一只頑強而又是感情緊張神經過敏的獅子。我須使他心和意善，又要把握得住他始終不覺得煩擾纔是。遇有困難問題而要討論時，我感覺最得當是用迂曲的方法，取一種理論的神情，待墨索里尼去決定他是否要徹底研究這問題。同時，我須趕至一點鐘一百英里的速度，俾於分配定的短時間內，趕畢我預定的程序。待我承認這幾小時用外國語談話的奮勉，覺得非常吃力。我想墨氏或許也有些疲倦吧！在我方面，我每天回家總是像一個曾放了許多次槍的獵人，直到他放空了他的獵囊纔知道他已經是怎樣地功成。

當我們會談時，沒有說出一個浮贅的字。一到時間完畢，墨氏客氣地而又堅決地同我分別，待下日再準時繼續我們的談論。我們從未被電話或煩擾的報信人間斷過。因爲沒有什麼阻撓的事情，這大廳裏充滿着一種普通祇有兩個朋友深夜談心時所能得到的寧靜空氣。有人或者要想，從前時候，這廳一定是活潑潑地曾經有過音樂和跳舞的一個處所，在那邊窗座裏籌商密計而盛見諂言媚行的。國王同貴族一定曾在這裏炫示過他們的榮華，而有緊要談話時，他們一定是走入較小的房間，因爲這廳是祇備大事用的。然而在已往的三年，從這個中心地點，四千二百萬的人民已

被統治着。他們的徽章裝璜在牆壁上的這些教皇的神靈，和天花板上雄獅雌狼的神靈，也許會聽到我們的開談而感覺奇怪，過了一會復去睡眠着，這種睡眠未經擾覺已有幾世紀了。

紀錄

每次會談後，我的頭一項工作，卽是力求忠實而毫無增益地把牠紀述。我是刪減而不是擴充的，而且謹避開任何種戲劇性質的（對於這層法西斯主義已有過度的傾向）我是特別愛好表顯特性的間接體式，這是位於我劇本和傳記著述中間的一種體式。

然而我仍保持這靈活的談話式，雖隨後的標題引用，是着重於每一新論題的開始呢。我心理懷存一種好像哥德和盧頓(Luden)談話的情形，這是遺傳給我們的最長的哥德的會談錄，又是最精良的一種，因爲這個會談錄未經摹倣厄凱曼(Eckermann)的，而且共話人意見的不同與身後的紀念，曾產生，並且保留一種超絕的新穎之趣的。結果則我沒有描畫出這個人的形像，因爲這是要剝奪談話之主要內容的。讀者必須自己去描畫了。

其次，因爲我的讀者要聽到墨氏的而非我的見解，而且我有許多傍的機會發表我的意見，我有竭力退避在後面的必要。最後一事我所願欲的，是要同他辯論而藉以維護我自己的見解，我的主要目的是要使世間開始明瞭這位實行家是一個思想家，並顯示其行動與其思想的連結。我覺這層極屬需要，因這輩同實際世界隔離之人的驕矜自尊與大衆的愚昧無知，已聯合而在傳佈這謬誤信仰，說實行家少思想猶學理家少動作一樣了。在這些談話裏邊，將來的史學家可獲有理由以證實關於『首席執政者』(first consul)什麼是洛特蘭(Roederer)所啓示的。洛氏紀載許多辯論，以顯示拿破崙怎麼決定他的行動，又對於這些行動他是怎麼想的——這種思想在我們探究人類心理的學說方面，是較任何種行動更加重要。

我所處的情境，與厄凱曼並其餘同他相類的傳記作家所處的大相異別。這輩人年復一年地和他們所傳記的人物密切交接而摘錄其自行吐露的一切。我同墨索里尼的會談是不過在迭連幾天之內每天舉行一小時；而且我須設法引他說出，並非僅事接受的。

因爲他的主旨是在法西斯主義而我的主旨則在和戰問題，這兩項事情都沒有脫顯出成爲

一個特殊論題，但牠們卻如紅線一般穿連着全部的談語。

我的每一個讀者，這不容說了，將發見這個或那個問題都沒有在我們的會談裏邊。希望成爲狄克推多的年輕人們，將徒然找不到關於他們怎樣可以成爲傭兵隊長的任何示意。對於這輩意欲得一法西斯主義之詳細敍述的人，我祇能指引他們去查看專家論文，專家是把這問題詳細研究而他們的讀者也是如此的。一般女士，也許有幾個女士，因沒有講起這位英雄的情史而似乎要愁歎；或者她們至少是想曉得一些他的生活狀態。嚴刻的社會主義者，在有幾節文字下面將劃記線號，因爲在這幾節裏邊，我是如同一個居於裁判地位的歷史家，應把墨索里尼背黨棄信之證據提出質問他的。德國的歷史教授將鄙棄一種『用輕便的談話口吻討論極重要事情』的著作，而且因爲我從墨氏談論中摘記的某種字句未予保證而要嚴酷地訴說。現象學家則因我沒有應用他們的隱語暗號，致使困難問題亦爲普通讀者所知曉的緣故而將對我極度不滿。無疑地，每一個人都要嘆惜大好機會是狠可笑地錯過了。

我的共話人

我曾在遠遠地研究這位實行家，並想如做劇本樣地，研究歷史樣地，及從心理方面着想地描摹他，已歷有二十五年。現在他隔了一只桌子朝對我坐着。好像羅馬納(Romagna)省的英雄，傭兵隊長波耳查(Caesar Borgia)，這是我曾在一處羅馬宮內一度描寫過的，已經蘇甦回來，雖則他是穿着一套灰黯的寬大衣服和一個黑色領結，而又有一架電話機在我們的中間閃耀呢。就在這只廳內，同他一類的人物，有勝利的，也有失敗的；現在我面對着他們的繼任者，十足的意大利人，完全是個文藝復興時代的人。開始我就因感覺這樣出奇的相像而驚惶了。

然而我所描寫的這位實行家，顯然是守一種最被動的職務。有十年之久，他常處於統領地位，而終則願於答覆他人的質問。我祇呈給他一個我要討論的題目大綱。他忍耐地靜聽並答復最困難的問題，絲毫不想把談話歸引到他自己所定的目標，於此可知他的純粹的自信。而且非止一次，他關照凡一個答復必定要視作機密的，所以在這些他認爲我們的會談錄內宜予刪除的事項，是

無關重要的了。

無論他外表如何鎮靜，他總是戒備得很機警。讀者必須記起，我知道什麼我是在問他而他是未有準備的；而且我的問句，既是關於感覺，自知和目的，而鮮有涉及普通訪員所必向他叩詢的一切，他不得不立即思索答復，當機立斷，而用一種似欲使其個人思想傳知於世間的態度而把牠說出。然而他對於他的驚人的思想和口才，又像完全無所感的，既不傾愛於引用極端的字句，復不傾愛於激烈的聲調。儘管我懷疑，他依然愉快自若，而且不作任何種好像對他一大羣贊助人發表的答語。他一次沒有用過什麼可以視作一種專用的法西斯口頭語。他可有十多次機會，爲使當代及後世聞知而作幾個『拿破崙式』的答語，但讀者在這些談話裏不能見及二三。約有四百個問句，他答復時都顯露出一種無可擾亂的靜穆的。祇有一次，也許我應當永不問的，這書裏未予紀錄的，他靜靜地一瞥而回答說：『你很明白關於這層我沒有話講！』

自然我深知什麼時候他是沈默無言的。實行家談及實際的權勢，如同美女之夫君講起她的妖媚時一樣地思慮周密；他們祇描寫種種凡是全世界都能看見的。但是他措辭的隱匿，同隱匿自

檢的意態，仍使我很可透察到他的品格。而且，這種沈默，這種隱匿，完全是關係將來的。他從未希圖顛倒或藏隱他信奉社會主義時所發表的言論，總是坦白承認的。他也從未試想窮迫我，而用駁辯法來究結我『遇到這種情形你將怎麼辦呢』？的確，他鮮有用這種盤問方式回答，總是確定地簡潔地中肯地講的。

他愛言語簡潔而不喜火星迸射的機警短句，所以其答復中之最簡明的，好似峻峭的判語。他的體裁，至少在談話方面，遵守一種介於法德之間的眞意大利的中庸體裁，因既不雅麗，又不繁縟，而卻含有金屬的性質，這金屬則不是鐵而是精煉的鋼，且措辭伸縮，抑揚有度而極合於意大利之傳習的。是故驟然間，他會十分簡潔地說一些而達到一個未經希望的很明白的結論。他的潔麗的意國語（有人或者會想這是基礎於拉丁體裁的），較之丹嫩齊奧（D' Annunzio）氏高談闊論的演說詞，處處大相異殊，這種詞體語法足以顯示實行家之異於柏拉圖派的學者（Platonists）。

因他的許可，稱呼上的官銜立卽取消的，所以我能從事究問，不必注意辭藻，也不必有無謂的拖延。他從未企想改正我的錯誤意語；但一次，我拼錯了一個法國人名的聲音時，他笑嘻嘻地偷眼

一看，低聲地照着正確的拼音把這名字讀出的。他也有一次要講起"Unwertung aller Werte"（各種價值之重估），雖熟諳我們的言語而遺漏了一些時，他卽加上"genitivus pluralis"（多元）兩字而自行更正的。我乘便可提及，我曾聽他講過法語同英語都極流麗。他的記憶力很強，驟然間能說出一位法國人種學家曾教授過的幾個大學校名字，一輩當我們會談時候正在意大利軍隊中服務的猶太軍官的姓名和他們發號施令的地點，並能記起胡司約翰(John Huss)被火焚化的日子。

如所有的眞正獨裁者一樣，墨索里尼禮貌十分周至。好像這輩人雜於人類之間，喜歡使他們的馬蹄溫雅柔情地跳躍在裝配鞍座的地皮上面。他從不露出不舒服或不起勁的樣子，不過談話時他手指裏夾一鉛筆，有時用以隨便塗寫的。我曾從另一個獨裁者看見過這同樣的把戲。他在椅子裏，頗形侷促不安，像一個人久坐而感覺不舒服的樣子。據說有時他在中途停止工作，同一個他的孩子，駕坐一輛機汽脚踏車馳往奧斯底亞(Ostia)去——特派的護警則拚命緊跟在後面的。

大概說起來，他是過一種遠較蘇俄領袖所過的更靜寂的生活，蘇俄領袖是在種種委員會裏

彼此會晤彼此監視的。因爲他又享受一種非常健康的生活，且已設法得到一種特別沈靜的環境，同繼續不停常在活動的政治家比較起來，他似乎更像在過一種成熟的老年生活。他除掉行使職權以外，沒有旁的娛樂。官銜，榮譽，社交，都非他所重視的事情，這層在羅馬是特別可以注意的，因這裏外交團的人選及事權，比駐在任何其他國都中的都來得強而有力。從這種情形看來，在今日之下，墨索里尼差不多自己可說『我就是國家』了。然而一天晚上有兩個工人走來修理他的電話時，他招呼他們並且很客氣地送別他們，令我不由得不想起一個普通『實業領袖』，逢到這樣一種討厭的阻礙時，將會發出森嚴的傲慢意態。儘管他是沈默寡言，他還是有些滑稽，一種可怕的滑稽，他快樂而不暢笑時，會自行流露出的。但是他不能懂得一種戲謔，也沒有人會冒險告訴他什麼是叫做一種好笑的故事。他愛好秩序和精確。他從一部百科全書中翻開一本，查看關於意大利婦女的統計，指給我看到小數點下三位的數字。有一次他同我說：『我對「差不多」是厭恨的。』在我呈給他的德文打字機打成的小册裏邊，他精密地把打字員所有的錯誤統校正的。他是這樣地精密確切，當我爲搜尋某種消息而要同他幾個閣員接洽時，他竟打了兩次電話給他們，詳細指示

會晤的地點和時間，以及他們預備給我的材料。節儉是暴發人極會忘記的，而對他則已深切地成爲第二天性一般，他在卡片背面給我做些摘要，而另一面則是鉛筆寫的上星期的紀錄。

在會話方面，墨氏是頂自然的人了。我曉得一般自己是裝模作樣的人曾給他一個異樣的描摹的。

政治家

若要曉得一個實行家是究屬怎樣的，須在其功成利達之時與之交識，因爲假如他是意志堅強的人，事業之成功將會開展牠的。關於墨氏，年五十，已達成熟均衡的境地，我感覺基本的道德問題，必定是想抑制住革命血性而不使放逞。我不信他不是如此的，因爲他也具有家長的幾種特性，而在他現在的年紀，這種特性有成爲強化的趨勢。但我還有第二原因，相信他要維持和平的。

把我所聽到的同我所見到的一切，考慮一下，去稱他是個偉大政治家，我是毫無疑慮的。一個實行家，偉大的是什麼？據我看來，這種偉大一定是因某幾種特質適相調合而成的，每一特質表顯

一種適度的因素而合成一種得能行使道德命令的人格——就是說得能擔負偉大建設事業的人格。

我想握權十年之久的墨索里尼，現在傾向於促進意大利建設事業的發展，遠較傾向於從事破壞行動以對付其仇敵，更爲熱烈；我覺得他找求的勝利，現在祇不過是在其本國境域以內的勝利。此外，他具有兩個特點，爲許多狄克推多所未備而卻是偉大人物所不可缺少的。他雖位高權重，而且已能認識他自己的功績象徵，卻仍沒有喪失對於其他人之偉大事業欽仰的雅度。這兩種特質，乃哥德派必具的要素，使一個克己自制而具有權勢的人得因之而不入妄自尊大之途，並使其得位於一切眞實行家所隸屬的哲學人物之列。

墨索里尼未賴戰爭之力而身登顯位，所以有時要被惑於一種戰士的榮譽。因爲種種理由，這個好爭鬪時期或將告一段落。現在他對於兩個相反的獨裁者，劃分時代的拿破崙（Napoleon）和劃分時代的克倫威爾（Cromwell），正在選擇而效學其一。下面的談話將顯示何者似將成爲他的模範人物。

第一章　元首之訓練

貧苦的教訓

『關於飢餓有些什麼感想』？我問。『飢餓也是你的教師之一嗎』？因爲我如是問他，他的烏黑眼睛對我審視一下，光芒閃爍如同半明燈光中的黑色綢綾。衝出了下顎，他的態度是這樣的，似在回想其青年時代刻苦辛勤的經歷。隨後，他低聲而斷續地回答說：

『飢餓是個好教師。幾和監獄及一個人的仇敵同樣地好。我母親是個女教員，月入五十利耳；我父親是個鐵匠，有時賺得多些，有時少些。我們住在一個雙房間的租屋裏。往往一禮拜不知肉味。有激烈的辯論和爭吵；熱烈的希望。我父被視爲社會主義派的煽動人而被拘禁。他死後，幾千個友人送他的屍體到坟墓邊。這種種都給與我的志願以一種確定的趨向。假如我有了一個異樣的父

親，我勢將變爲一個異樣的人。但我的品性早已在從前家庭中形成。凡當時和我極親熟的，在我十六歲時，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我現在是什麼樣人。我的降生於普通人民之間，就是把將牌置於我手中的』。

這是他低聲地說的，其聲如同遠處的鑼鳴，我曾在兩種不同的音調裏邊聽見過的。有時他在空曠之地講話，有種軍隊共鳴之音，使我憶起特洛次基（Trotsky）對民衆的演講聲。然於普通談話中，他從不發出高聲，言時有種想要節省力氣的神情。但我曾聽過他在露天向着二十個站於其周圍的工人講話，也用這同樣緊遏的聲音。這種抑制可以顯示此人整個的品性。總之，墨氏克己自制，天賦的精強，不過偶爾展露罷了。

『你因你的建設本能而於機器感覺樂趣』，我說。『這是從你幼時在鐵匠鋪內曉得製造機器之原料時起的嗎？你相信一種手工練習對於思想有積極影響的嗎』？

『一種很有力的影響』，他用力地回答。『這些早時候的印象是深刻而歷久不忘的。看了爐內的鐵鎚，人就酷愛這種事情，就是一個人能夠而且必須依照其意志做的事情。至今我看見石匠

砌窗座時，我便注意而覺得我要自己去做的』。

『我有次讀着你三十年前寫的一封信，裏邊是你在告訴一個朋友，你往瑞士(Switzeland)途中的情形，說夜裏經過聖哥德哈特(St. Gotthard)曾把你的生命分成兩部』。

『是的，這是那夜的感驗』，墨索里尼說。『我確信如此。我是十九歲，做詩，而想出外試看運氣。我心急不耐，甚至拋棄了教員職務，別離了獄中父親（並非我能設法使他恢復自由！），差不多身無半文，跑到瑞士去充當手藝工人而藉以度生。一個人在熱情和失望交攻之下做這類事情；但正主也許是因憤慨而出此的。我爲父母的愁苦所激怒；我在校中曾經受過侮辱；擁護革命主義，使一個自感被人遺棄的青年得到鼓勵。我會變成一個過激社會主義者，一個勃朗克主義者(Blanquist)，一個眞實共產主義者，乃無可避免的。我袋裏攜帶一塊刻有馬克斯(Marx)面容的像牌。我想我是視之爲一種護身符的』。

『你現在看到這樣一塊像牌時，以爲馬克斯何如呢』？

『他具有宏富的鑑別力，也可說是一位預言家。但那時我在瑞士，殊少討論這類事情的機會。

在我同事工人中，惟我頂有修養，而且我們工作得時間很長。在奧勃(Orbe)的糖果廠內，每天是十二小時；當我做一營造師的傭工時，每天送灰桶到二層樓要一百二十次。然而雖在這時，我也有種隱約的信念，覺得我是祇爲將來而在受訓的』。

『雖在監獄中時你也如此嗎？』

『那邊是尤其了』，他回答。『我在那邊修養耐心。監獄是像一種航行。人在船上和在獄內都須有忍耐的』。

我頓促他告訴我聽這些監獄的經驗。

他向前傾至高大柱燈的燈光中，把兩臂置放在桌上，這是他要很清楚地說明些事情或講述一件逸聞時的態度。在這種時候，他是特別和藹懇切，衝出了下顎，努起一些嘴脣，並且竭力想把眉毛皺緊以遮掩其愉悅之情的。

『我在各國嘗過鐵窗風味共十一次。我被拘禁於百倫(Berne)，羅散(Lausann)，日內瓦(Geneva)，特倫特(Trent)及福利(Forli)，在其中幾處曾被禁過幾次。每因此得有休養，否則我是

不會得到的。所以我並不怨及獄吏。有次拘禁時期，我讀蕩寇丹奇俠傳(Don Quixote)，覺得非常有趣』。

『我想你把你政治方面的敵黨投之獄中，就爲這個道理吧』？我譏諷地問他，他微笑着。

『但是你自己想起了監獄中的經驗，會不會有時使你躊躇呢』？

他對我看着，露出驚愕的樣子。

『絕對不會的！我覺得我是毫不矛盾。他們先把我關鎖起來。現在我就用他們的方法還治他們』。

軍人和新聞記者的教訓

『在普魯士(Prussia)』，我說，『雖則我們不喜歡操練，但是兵役富有吸引力，經過了好久，最激烈的社會主義黨員，飲酒時仍喜歡去回想已經消失的從前年輕時代在軍隊裏的歡樂。但是你，我從你一封書信裏看出，你當兵時是非常愛國的，就這點而言，你是遠較我所知曉的在和平時期

的任何個德國社會主義黨員爲熱烈。這時意大利士卒個個都要嘲弄軍官，而你則不然，表示要想做一個完全良好的軍人。這是一種自重，還是你想要自己表示出一個社會主義黨員的身分呢』？

『兩種理由都有關係』，他接應說。『實在我是一個模範軍人。我始終不覺得我的軍事職務和我的社會主義有任何矛盾。爲什麼一個善良軍人不得同時從事於階級戰爭呢？的確，就是現在，意國人是非常會批評他們的軍官。這層使後者注意及他們的言語舉動。而且，一個人在能够指揮以前，必須先行學習服從的』。

『我覺這倒不易看出什麼時候你也能學會服從的』！

『在軍隊裏邊至少』，他說；但他不能想起其他任何時會。

『現在，已經隔了十五年，你仍以爲戰爭是種教育方法，譬如說，像械鬬一樣的嗎？你仍以爲像你自己這樣一個人，不應繼續伏案工作而應置身於戰壕之內；將來假如戰爭發生，你要派遣像你自己這樣一個人到前方去嗎』？

他尖刻地看我，因爲他看出我有些過激而且我已給他一個準備抗辯的機會。在椅子裏略把

身子一轉，他把指尖併聚在一起——這是他的怪癖。墨索里尼有雙美麗的手，我曾見過其他的獨裁者也具有此同樣的形體上的特點。他回答說：『我應如何使用這樣一個人，將視情形而定。至於械鬬，這是一種武士式的交戰，我自己也決鬬過幾次。但戰爭的訓練確是一種很大的經驗，使人與純粹的實在接觸，時時刻刻他是面對着生死的關鍵。在前線我覺得意大利國民是善良的軍人。對於我們，這是千年以來第一次的偉大試驗。眞的，我並不言之過甚！雖意大利各行省各小邦間曾有無數次戰爭，然而，我們的國家整個地說來，自從羅馬帝國(Roman Empire)滅亡時起，未曾知道過大規模的戰爭，即佛羅倫斯共和邦(Republic of Florence)被推翻時也沒有經過這樣大的戰爭，而這是已經隔了四世紀。拿破崙是第一個來試驗我們武裝國民的人，結果則非常滿意』。

我既決定永不同他有一點爭論（因會談目的，並非是我們要互相制勝，不過我要設法認識他而已），我又回到戰壕問題。

『這使我奇怪，你也覺得不斷地與戰壕生活接近是可能忍受的。詩人對麥爾(Dehmel)，到前線去充當義勇兵，告訴我最難受的事情就是他從不孤單的』。

『這裏相同的』，墨索里尼說。『在報酬方面，一個人至少習知攻守的法術』。

『你是照眞情講，還是譬喻地呢？是否你已深諳韜略，足以應用之而進兵羅馬的呢』？

『眞情地說來，我在前方學到一些。雖則我自己未曾領軍前進，分三路而進卻是我和軍官在談話中決定的』。

『你未經流血而升登高位，眞是幸氣』，我說。『但假定有一天你被捲入戰事之中，有一個你的軍官不能勝任而打了敗仗呢』？

墨氏面容皺起，露着嘲笑的樣子。

『假定！是了，那末如何呢』？

『假定結局把你這許多年來經營的偉大工作破壞了』。

『你深曉得』，他又十分嚴肅地回答，『在這所經的許多年數內，我是謹愼自矢以避免任何種這類事情的』。

我已略予探詢一過，乃回至私人事務方面而問他曾否受過重傷。

『很厲害的傷，竟使我動移不得！有一張報紙曾說起我被放在什麼地方。因此奧國兵就烘炸這醫院。除三個外，其餘的病人都遷避一空。我在那邊住了幾天，時時刻刻以爲終要粉身碎骨的了』。

『聽說他們施用一種需要手術時，你不肯吃麻醉藥，這是確的嗎』？

他點點頭。

『我要監看醫生在做什麼事情』。

『我想你一定是特別熱心於戰爭的』。

『不』，他說。『那時有許多年輕人都樂於捐軀的』。

『但是這幾百萬打死的人怎樣呢？他們都以爲他們的死是快樂的嗎？那末，偌大的一個戰爭連堪當這名字的一首詩都沒有，而從前爲報仇或爭自由——或因諸如此類事情而起的戰爭，倒有很多佳詩，你怎麼解釋呢？概括地說來，一種情感能支持不洩至許多年數的嗎』？

『不，不』，他回答。『至於你講到什麼詩，戰爭是太大而參加戰爭的人是太小了』。

『下次的戰爭大概是種毒瓦斯戰爭，更難以勇見勝而殊少個人自衞行動的可能了。你以爲將來的戰爭仍是一種重要教育，對於青年的一種無可代換的訓練嗎』？

『並非無可代換。不過無論如何這是一種使人不怕礮火的優良的訓練。在驚惶震慄之下而能視若無事，決不會沒有深遠之道德影響的』。

對於戰爭一事，墨氏與我既似難融洽，我便轉到新聞事業的問題，而問他是否他同新聞記者一樣地已經學得很多。

『很多』，他回答，現在說得更快而且更生動，像一個人在回想其青年時代登峯造極的情境。『於我，我的報紙是一種武器，一種標幟，亦就是我的靈魂。以前想到牠則如同我的愛子一樣的』。

『而現在呢』？我問。『假如你以爲新聞事業是如此重要的一種教育，爲什麼你要箝制報紙呢』？

『自從大戰以來情形改變得很厲害』，他着力地回答說。『現在的報紙，不復爲思想盡力而祇爲私人利益籌算，至少大半總是如此。那末牠們怎麼能得到爲他們擔任著述的這輩人的道德

教育呢？然而在學術上，新聞事業對於外交家政治家仍有一種教育方面的價值，覺得這是可使他們迅速構成他們的觀念，並可因之跟蹤着變遷的環境。但是一個新聞家應當年輕的』。

『王子菩羅(Prince Bülow)有次同我說這句法國的機警語：「苟用之得法，報章之益效甚大」。但你既以爲經辦報紙曾給你許多益處——而你的閱者大約也是如此——那末你一定承認任何種檢查勢必使有效的評論絕跡了』？

『那是一種幻想』，他迅速地回答。『第一』，他拿起一張報紙，『這裏你可見到有一個我的法令很厲害地被批評着。第二，沒有檢查規定時，報紙祇刊載些牠們的付款人，大實業和銀行要登載的東西』。

『也許二十年以前你做訪員時候，情形還沒有這樣惡劣吧。在那時，你研究過你文章裏主腦人的面相嗎？你也準備爭論像我來見你之前準備我自己一樣的嗎』？

『當然我準備的』，墨索里尼說。『譬如我在坎城(Cannes)謁見白里安(Briand)的時候。沒有隔許久我們再會見時大家是做首相了。我一向老是做一個相術家。可是現在，我看報且比從前

看得多，我有時覺得凡有四足的笨驢子都能比這輩人寫來好些咧。我讀到攻擊的文字，尤其感覺如此』。

『那末，你看很多的報紙咧』？

『我盡力所能，特別是我敵方的報章雜誌。我還搜集諷刺畫片，已貼滿了好多册』。

『現在已經有了你和我合在一起的諷刺畫』，我說，『在一張德國報紙裏，我被描摹得騎坐在你的肩膀上面呢』。

墨氏笑說：

『諷刺畫是重要的；這是需要的。貴國人民老是說意國政治現在是種暴虐政治。你看過特立羅梭（Trilusso）的諷刺文嗎？牠們是惡毒的，可是很巧妙，我沒有禁止牠們』。

『現在你能居高臨下而測視意國的問題，你覺得你從前的評論是不公正的嗎？還是你已經站於積極方面而像了一個社會主義派的新聞記者呢』？

『呀，雖在那時我亦常常發表積極的提議；但是祇不過現在我能够取一種概括的觀念，而這

眉則使我評判我的同僚起來和柔一些』。

『但是，假如你現在寫起論文來，是否比你一向要平和些呢』？

他的眼睛一閃而回答：

『我祇會寫得猛烈和堅決』。

『在先前你的猛烈和堅決似乎沒有用處，你以爲你是祇不過還在開場嗎』？

他的聲色的嚴厲和緩下去了。在這樣伸張的時候，他把他的眼張得那麼地開，令人感覺好像他意欲從眼中把燈光吸入咧。

『在我所做的一切，而尤其在我所遭逢的一切裏邊，我有一個確定的先見，卽我是爲一種更重要的地位而在受訓的』。

歷史的教訓

有人曾贈我一部馬基維利(Machiavelli)的法律，法西斯國家出版機關把牠題獻給墨氏，略

爲題獻得過於繁絮可嫌了。雖是同樣的，然一個獨裁政府應當承認牠對於這位狄克推多教師所負的恩惠，無疑地是比較暗中遵行其學理而把「馬基維利派」(Machiavellian)用作一種凌辱的名詞好些。佛蘭特力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還在做皇太子時候，寫一篇勸善的反馬基維利論(Anti-Machiavel)。後來他變得更加率直，坦白地按照馬基維利的主義治國了。

『你早就研究馬基維利的君主論(The Prince)的嗎？』我問墨索里尼。

『當晚上我們在鐵匠鋪爐旁烘火而喝着從我們自己的葡萄園裏做出的葡萄酒時，我父親常常高聲朗讀這本書的。這使我感受一種深刻的印象。我在四十歲再讀馬基維利時候，這感應更加厲害了』。

『這是奇怪』，我說，『怎麼像馬基維利這類人，一時聲名隆隆，旋即湮沒無聞，那末再復活起來。好像有時節變差似的』。

『你所說的確是切合於國家的。牠們有春季，也有冬季，不止一季。到後末牠們亡掉』。

『就爲國家生活有循環的時季，所以我從來不因德國現在遭遇着冬季而深爲驚懼的』，我

說。『百年以前和更多些的年代以前，當德國遭遇厄運的時候，哥德嘲笑這輩說我們「凋謝」(decay)的人們。你研究過我們政治生活方面任何個著名的人物嗎』？

『俾士麥(Bismarck)』，他立刻回答。『從政治的實在情狀看來，他是他的一世紀裏最偉大的人物。我從來不想到他祇是頭上有三根禿髮和走步笨重的滑稽腳色。你的大作使我益信他是何等的多才博學。在德國方面，大家對於喀富爾(Cavour)都深刻認識嗎』？

『很少』，我回答。『他們對於瑪志尼(Mazzini)認識得多些。新近我讀着瑪志尼給查理亞爾伯特(Charles Albert)的一封極好的書信，我想是在一八三一或一八三二年寫的；一個詩人對於一個王子的祈禱。你贊成查理亞爾伯特頒發假如馬志尼越過疆界即予扣留的命令嗎』？

『這信』，墨索里尼說，『是古今最壯麗的文件之一。亞爾伯特的人物，我們意國人還沒有很清楚地認識。不久以前，他的日記刊印了出來，因此他的心理就很顯明了。起先，當然他是傾側於自由黨方面。當一八三二年——不，在一八三三年——撒地尼亞政府(Sardinian Government)硬把馬志尼判處死刑時候，這是發生於一種特殊之政治情態中的』。

我感覺這個答復是非常周密，所以我爲堅持要而卻不明言要把現在的和已往的比較起見，我認爲有說得更清楚些的必要。

『那是「青年意大利」(Young Italy) 正在不合法地出版的時候。你是否以爲這種刊物在種種檢查之下出現的嗎？你要不要把馬志尼拘禁起來呢』？

『當然不會的』，他回答。『假如一個人有思想在他的頭腦裏，讓他來見我，我們會把事情討論一下。但是馬志尼寫那封信的時候，他受他情感的指揮比受他理性的指揮來得厲害。彼特蒙(Piedmont) 在那時祇有四百萬居民，當然不能列陣以抗具有三千萬衆之強大的奧大利(Austria)的』。

『呀，馬志尼被禁錮起來』，我又說。『未幾，加里波的(Garibaldi)被判死刑。兩世代以後，你亦被拘入獄。我們不應當推想一個統治者在處罰其政敵之前應該先行反復考慮的嗎』？

『我想你以爲我們在意大利並不反復考慮的吧』？他問來有些激烈的樣子。

『你已重新引用了死刑』。

『在所有的文明國家裏邊都有死刑；在日耳曼並不比在法蘭西和英吉利少些』。

『然而』我堅持說，『照伯克利亞（Beccaria）的意思，廢除死刑的觀念是發軔於意大利的。何以你把牠恢復呢』？

『因爲我讀了伯克利亞』，墨索里尼簡單地而毫無譏諷意思地回答。他十分沈重地繼續說：『伯克利亞所寫的是和一般人所相信的背道而馳的。而且意大利廢除極刑後，嚴重的犯罪加增得令人驚駭。如把意國和英國比較，計數是五對一。關於這件事情，我是完全爲社會着想而做的。不是聖湯姆斯（St. Thomas）說，不如割去一只疽壞的臂，假如因此而可以保持全身的嗎？無論如何我是十分審愼從事的。祇於供認的和特別兇殘的謀殺案件，方引用死刑。不久以前，兩個惡漢凌虐一個少年並暗殺了他。這兩個犯人都經判了死刑。我曾以緊切的注意研究這審判。到最後片刻，覺得疑惑不釋。其中一人是個累犯，曾供認不諱；另一個是比較年輕得多，曾申辯沒有犯罪，而且也沒有對他控告的前案。在處決前六個鐘頭，我對年輕的一個便准了緩刑。

『你可把這事紀錄在「獨裁職權的利益」這章裏邊了』，我說。

他對答敏捷而說來有種嘲笑的神情：

『這轉變權是一種國家的機械，自動地碾磨着，沒有一個人有權停止其工作的』。

『你願丟開這個易起爭執的題目，而談談拿破崙嗎』？

『講呀』！

『雖則我們以前談論過，我仍不明白你把他看作一個模範還是一種前車之鑑的』。

他坐靠着椅背，似乎有些不痛快的樣子，那末用了抑制住的聲調說：

『看作一種前車之鑑。我從未把拿破崙當作一個模範，因爲沒有一點我是能够同他比較的。他的行動和我的相差得很厲害。他結束一個革命，而我則開始了一個。他一生的經歷已使我知曉有些過失決不是容易避免的』。墨索里尼在他的手指上把牠們點記一下。『寵愛私人。和教皇職權的爭競。缺乏財政和經濟生活的見識。他祇看到在他得勝之後抵押品的增加，此外沒有旁的了』。

『什麼是結果他的？一般公言家宣稱他是傾覆在英吉利的石頭上的』。

『這是胡說』，墨索里尼回答。『拿破崙的敗亡，像你自己所說的，因爲在他自己的品性方面有矛盾咧。最後，這總是引至一個人的顚覆的。他要戴皇冕！他要創設一個朝代！做首席執政官時候，他是在他的偉大的最高點。衰頹之期是開始於帝國建立時的。這是皇冕的加戴把拿破崙不停地捲入於新的戰爭裏邊。把他和克倫威爾比較。後者具有一種英俊的觀念：國內無上權力，與不起戰爭』。

我已把他引至極重要的一點。

『那末，勿有帝國亦能有帝國主義的』？

『這裏有五六種不同的帝國主義。的確無帝國之種種鋪張的必要。實在牠們是危險的。帝國布揚得愈廣，牠消失牠的機構力愈甚。同樣的，趨向帝國主義是人類天性的根本志向之一，希望得到權力的一種表現。現在我們見到金洋帝國主義；還有一種宗教帝國主義，和一種藝術帝國主義。在任何情境裏邊，這些都是人類生活力的象徵。一個人生活着，總是一個帝國主義者。當他死時，這帝國主義對他說就完結了』。

在這時，墨索里尼看來眞有些拿破崙的氣概，使我憶起一八一五年蘭泛佛耳(Lefèvre)的彫像。但現在他形態的緊張是和緩了，他靜悄悄地繼續說：

『天然每個帝國都有牠的絕頂。因爲牠總是非常人物的創作品，牠成立時就帶入牠自己的衰落的種子。像每種非常事件一樣，牠含有短命的元素。牠可延長至一二世紀，或者不過十年而已。希望得到權力的意志』。

『牠是單靠戰爭而得保持的嗎』？我問。

『不單是』，他回答。『至於這個，那是不成問題的』。他有些循循善誘的樣子。『王位須靠戰爭而得維持，但獨裁職權有時得能繼續進行而無須靠此的。一個國家的權力是許多元素的合併力，而這些並非完全是屬於軍事的。然而我仍須承認，一般意見關係所及，一個國家的地位至今是深深地依靠在牠的武力上面。直到現在，百姓已把戰爭力量看作國家一切能力的總合』。

『直到昨天』，我插入一句，『但明天什麼樣呢』？

『明天』？他懷疑地重複一遍。『這是確的，從事戰爭的能力已不復是一種可靠的權力標準。

所以講到明天，那是須有一種國際的權威。至少一個大陸的統一。現在各邦的統一已經成功，將要有種企圖去做到各大陸的統一，但是有歐洲的關係，這層是非常困難，因爲每個國家有牠自己的特殊情形，牠自己的言語，牠自己的風俗，牠自己的式樣。就每個國家而言，百分之幾的這些特質（待我們說百分之x）完全還是原來的，而這是要抗阻任何種銘化的。在美洲，無疑地事情是容易些。那邊四十八州，講的是同樣的言語，而其歷史又是如此的短暫，能夠維持牠們的聯合的』。

『但是一定地』，我插入說，『每個國家具有百分之y的特質是純歐洲的』？

『這是在每個國家權力以外的。拿破崙想統一歐洲。歐洲的聯合是他的主要雄圖。現在這一種聯合或已成爲可能，但是即使如此也不過是理想上的，如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或查理士五世（Charles V）想做到的，從大西洋（Atlantic Ocean）到烏拉耳山脈（Urals）罷了』。

『或者恐怕祇不過到維斯杜拉（Vistula）流域吧』？

『是的，恐怕祇不過到維斯杜拉』。

『你的意思是說這樣一個歐洲或許會處於法西斯領導之下的嗎』？

『什麼是領導』？他對答。『這裏在意大利，我們的法西斯主義就是像牠現在這樣。也許牠含有某種要素，其他國家或可採用的』。

『我總覺你比一般法西斯黨員來得平和』，我說。『假如你曉得什麼是一個外國人在羅馬必須注意的，你或者會驚奇。也許這就是在拿破崙全盛時代的同樣事情。順便，你能告訴我何以這位皇帝永沒有完全同他的都城結婚，而始終是巴黎的未婚夫呢』？

墨索里尼微微一笑，那末用法文來開始他的回答：

『態度不能使許多巴黎的婦女歡愛。也許他帶有一些兇殘之氣。而且他有許多敵人。急進民主主義派是反對他，因爲他撲滅了革命；正統派，因爲他是一篡位的人；宗教派，因爲他反抗教皇職權。祇有一輩普通人民是愛戴他的。他們在他的治下可以吃得豐富些，而且和知識階級比較起來，他們更是爲名氣所感動的。你須記得名氣之爲物，不是論理的，而是情感的』。

『你對於拿破崙表示同情地講着！似乎當你自己統握大權的期間，你對他未曾減少你的敬仰，而這個期間已使你能够本於個人的經驗去明瞭他的情境了』。

『不，恰巧相反，我對他的敬仰是增加的』。

『當他還是一個少年軍官的時候，他說一個空虛的御座時常引誘他而使他想要坐在上面的。你對於這層有些什麼感想呢』？

墨索里尼張大了他的眼，當他現露譏諷的態度時他要這樣的，但同時他微微地笑着。

『自從拿破崙在做皇帝的日子起』，他說，『御座已遠不若從前這樣動人了』。

『確極』，我回答。『現在沒有人要做一個國王了。不久以前，我同埃及（Egypt）國王佛特（King Fuad）說，「國王必定被人愛戴的，而獨裁首領則被人畏懼的」，他呼喊說，「我是何等應當希望做一個獨裁首領呀」！歷史上有記述一個篡位者是被愛戴的嗎』？

墨索里尼的形態又認眞起來，他容貌的改變每預示他的答復的（除非他要隱匿他的意思）。他表現的堅忍的能力已和緩下去，所以他看來比平時年輕一些。頓了一頓，他遲疑地回答：

『愷撒（Julius Caesar），也許是。愷撒的被刺是人類的一種不幸』。他溫柔地接續說：『我愛愷撒。他兼備戰士的意志和聖哲的奇才，他是天下無匹的。到底末他是一個哲學家，洞悉每一事物

之眞諦的。這是確的，他是好名，然而他的雄圖並不使他和人類割絕的』。

『那末，究屬一個獨裁首領能够被人愛戴的嗎？』

『是的』，墨氏又毅然地回答。『假定同時民衆是怕他的。民衆愛強的人。民衆如同一個女人』。

第二章　變化時期

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

我進去時，我遠遠地看見墨索里尼在翻閱一份報紙。我走過大廳而走到他的辦公桌旁邊後，他撕下一張半頁的印滿畫片的報紙，送給我並譏諷地說：

『看呀！新式的牽引自動機，單是牽引機沒有大礮！請錄存了吧！』

我看見確是畫着一長條這些新式的笨重東西，慢慢地在向前開行，我說：

『假如我要使人民相信你是在送掉牽引機的畫片，我須請你在底下簽個名字纔行！』

他笑笑，簽了名字，把畫交還我當作一個紀念品。

『完全相同的！』我說，『我看起來你是合放大礮的人。所以有一天你講起你年輕時曾做個

這樣一個共產黨員。你是從頂和平的政黨中脫離出來的一個叛徒，在礮火中消磨了你的青春之後，現在卻要回轉到牽引自動機，這是你的發展過程中自相矛盾的事情之一，可是很可解釋明白的。你的洗禮名字的確應當在這個方向內給你一推咧』！

他靜默不言，但是表示歡欣的樣子，我乃繼續說：

『你可不信一個名字的魔力嗎？一個鐵匠竟取用兩個著名的搗亂和平的人來題他兩個兒子的名字，你並不以爲這是奇怪嗎』？

『於我兄弟這並無益處』，墨索里尼回答。他名亞諾爾特（Arnaldo），可是他缺乏那位亞諾爾特所有的熱切動力。革命家是天生的，並非人爲的』。

『你以爲一個現代的革命家和從前的一個革命家，在性質上有什麼顯著的殊異嗎』？

『式樣是變換了。然有一個條件，不論古今總是不可缺少的——物質的和道德的勇敢。至若其餘呢，每次革命創造新的方式，新的神話，和新的儀式；而將要成爲革命家的人，引用舊例時，更須把牠們重行刷新纔是。他必須創造新祝典，新禮貌，新方式，日後這些亦會自行變成傳習的。飛機的

祝典現在是新的。半世紀以後，牠便會歸入到傳習裏去了」。

「你以爲許多年輕人因沒有機會變成元首而祇不過是謀反分子嗎」？

「自然」，他回答；「凡謀反分子都是沒有成功的獨裁主義者」。

「但是你既感覺你自己是受你青年時期革命精神，叛亂意志和新奇思想的薰陶，爲什麼現在你強迫年輕人要有服從心，並遵守秩序，而建設一種新官僚政治，你是嘲罵舊官僚政治的啊」？

「你是誤會了」，他鎮靜地答辯說。「在我們祖先時代，政府沒有一種充分的國家意識。而且，新時代已爲國家帶到了新工作；假如會有一種最高的效率，必定有一種最高的秩序。這裏在意大利，凡在現在的進化狀態中可得實行的，我們都已實行了。至於官僚政治，我承認你批評得有力，可是官僚政治是免不了的。關於秩序，我們不得不遵從歷史的需要。我們是生活在戲劇的第三幕裏邊。每一個革命黨員變爲保守派的時候到臨了」。

「你想起你自己的被拘禁，和一輩向來同你友善而現已變成爲你的仇敵時候，應當會使你痛苦不釋吧」？

『呀，我沒有和這輩業已終止和我共同進行的舊道伴爲難過』。

『要一個革命家』，我繼續說，『一個越出法律範圍而行動的人，自行檢束，這一定是困難的。在一九一一年，你被控訴的時候，你說怠工一定有種道德上的意義；割斷電報線是許可的，但是把中立之火車駛出軌外是不許可的。你這個評論給我一種巨大的感動。我們怎樣去劃分許可的和不許可的革命呢』？

『這是一個道德問題，每個革命黨員須得替他自己決定的』。

我捉住機會可問他在大戰以前的計劃了。

『假如一九一三年，你在米蘭（Milan）叛變成功了，將有什麼結局呢』？

『那末？共和政體』！回答得簡潔而又爽脆。

『但這些觀念怎麼和一種對你已完全變成爲信條的國家主義符合呢』？

『當然一個共和主義者正同一個君政主義者一樣地能够做一個國家主義者——或許更好些。不是有很多例子嗎』？

『但是，假使國家主義是不拘於政體而又不拘於階級問題的，那末牠一定也是不拘於種族問題的。你眞相信像有幾個人種學家辯論的歐洲尙有單純的人種嗎？你相信種族統一是對於熱烈的國家主義之懷抱方面的一種需要保證嗎？像北方的迂儒胡講「尊貴的金髮白面人」一樣，法西斯主義的辯護人〔如勃郎克教授(Professor Blank)〕將同樣地糊亂談論拉丁人種而因此增加敵對的爭鬪，你不致有危險嗎』？

墨索里尼奮激起來，因爲關於這事，無疑地緣於幾個法西斯黨員的言過其實，他覺得他似被人誤會了。

『自然這裏沒有單純人種遺留着，就是猶太人亦未克保持他們的血統沒有混亂。順利的異種配合，常促進一個國家的能力和榮華。種族！這是一種情感，並非一種實在；至少百分之九十五是種情感。沒有東西可以使我相信，依照生物學意義，能尋出單純種族存在於今日的。有趣之極，這輩稱揚條頓人種之「尊貴」的，沒有一個自己是條頓種人。哥朋諾（Gobineau）是法國人；張伯倫(Houston Chamberlain)是英國人；伍爾德門（Woltman）是猶太人；拉巴伊(Lapouge)是另

一個法國人。張伯倫確實說羅馬是混亂的國都。沒有這種學說將會在意大利遍受同情的。你剛纔提起的勃朗克教授，是個富於詩思而不富於科學思想的人。國家的榮華，無須有種族之狂迷的』。

『這是對於反猶主義(Anti-Semitism)的絕妙辯論』，我說。

『反猶主義並不存在於意大利』，墨氏回答。『猶太種的意國人，曾表顯他們自己是善良的國民，而且在大戰時打來很勇敢的。他們有許多人在大學校，軍隊，銀行方面佔有領袖地位。有很多是將軍；撒地尼亞(Sardinia)的司令官馬提諾(Modena)是破兵隊的一個將官』。

『然而』，我插進去，『逃亡在巴黎的意國人，藉口於你曾禁止猶太人進研究院而以之爲攻擊你的一種辯論呢』。

『這責難是謊謬的。自從我的時代起，沒有合適的猶太人可予入院。現在但勒賽戴（Della Seta）是個候補員；一個很有學問的人，是研究有史以前意大利的領袖權威』。

『假如關於這層你是冤屈的，你同從前的人一樣受苦了。在德國有句無稽之談。說俾斯麥與哥德是存心反對猶太人的。不辨眞僞，法國人就說起「德人的劣性」這類不合理的話。這名辭或

可更合理地引用到反猶主義了』。

『這層你怎麼解釋呢』？墨氏問。

『無論何時德國有不正軌的事情發生，猶太人總是受咎責的。恰正現在我們是處於非常惡劣的境遇裏邊』！

『呀，是的，這替罪的羊啊』！

我回到更廣大的人種問題上去。

『假如，既非人種而又非政體是國家主義所計及的，那末我們是否要計及言語的統一呢？但是古羅馬，像其他帝國一樣，是一個言語複雜的國家；而在近世史中，我也從未覺得言語種類的繁複是國家衰弱的原因。哈勃斯堡（Habsburg）王朝的治權是衰落的，但瑞士（Switzerland）是興旺的』。

『我並不以爲言語統一是能判定這事的』，墨索里尼說。『奧大利（Austria）的滅亡，並不因方言的繁複，乃因強迫聯合許多被征服的民族於一個王權統治之下的緣故，至於瑞士則這些

言語不同的人自動結合而造成一個民族的。在大戰時期，瑞士得能自始至終維持牠的中立，因爲說法國話的和說德國話的人，各側一方，恰巧勢均力敵。我認爲瑞士是歐洲國家鏈鎖中的一個極重要的關節，因爲惟其是一個混合體，她能減少她邊境上兩大仇敵間的許多傾軋咧』。

『假如你是同我們一樣而並不關心於言語之殊異的，我想你不是主張普及語的吧』？

『一種普及語是在構造中』，他回答。『工業進步和遊戲事情正在促其實現。但是世界語或將使所有的國粹成爲廢物，那末沒有了詩詞，成功什麼世界呢』？

『然而這裏在意大利，我看到很厲害的矛盾地方。在你青年時期，你演說反對奧大利國政府禁止勃層同人(Joiners of Bozen)講他們本國的意大利語。「假使強迫我們說一種言語，我們將以武力對付武力」。這句話，是一個社會主義黨員所寫的，卽是說，一個世界的國民所寫的，是絕倫無比的一種愛國情感的表現。是咧，我祇能問自己，又祇能問你，何以現在你並不比那時的奧大利人做來勝一籌呢？何以關於這層你也並不向前走入二十世紀裏邊去呢』？

『我是在向前走入二十世紀』；墨索里尼很從容地回答。『南部提羅爾的人民並非是在受

壓迫的。他們有十八萬是德國人，還有很多斯拉夫族移民，所以那邊所謂人種的單純是談不到的。假使我們教他們意大利話，這是爲他們自己利益着想而當作意大利國民看待的。然而他們有德文報紙，德文雜誌，德國戲院子。我們絲毫沒有去割絕他們的日耳曼統系。假如他們不在邊疆而住在意大利中部，我們當更少去纏擾他們。當然一種統一的言語是國力方面的一種元素。凡政府總都認識這層，所以牠們都曾盡力去統一全國言語的』。

『你是照着十九世紀的樣子來講』，我說。『大戰以前，德帝國施用於波蘭(Poland)和亞爾薩斯(Alsace)的政策，眼力之短，與今日德波兩國在這原區域內所用的政策無異。當軸者自己並未覺得有把握，也許至今如此。假如你要使移民保持他們愛國情感的話，反過來的情形怎樣呢？你以爲寄居於美洲的意國人應當繼續說他們的本國語，這是很重要的嗎？在芝加哥(Chicago)，我有次和一輩意國人談話，他們是用英語和我講的』。

『你弄錯了』，他說。『我們認爲這是一種原則，要我們的本國人忠心於他們寄居的國家。假如他們在精神上或物質上都獲到了充分的國民資格，他們也有些可重地方；但是，假如他們超然

自處而不依附於他們寄居的國家，他們依然是奴隸。自從我們開始贊成同化政策以來，許多意大利人已在那邊得到高尚的地位』。

『那末，你以爲』，我問，『在言語和人種問題方面，也並沒有這類定數會激起國與國間相互之仇視的吧』。

『定數！』他譏誚地喊着。『政治家祇在已經錯誤的時候，方始談到定數』。

『關於國家主義的第四個理由』，我接言上去，繼續我的分析，『我看起來大概是在於所謂「歷史的要求」(the demands of history) 裏邊。譬如你有次說起一個殖民地是屬於古羅馬的』。

『這是不過一種字義上的驕誇』，墨索里尼說。『我是說起利比亞 (Libya)，那時還是沒有居民的地方。假如現代羅馬的政府要索取古羅馬國移殖過的領土，當要求葡萄牙 (Portugal)，瑞士 (Switzerland)，格拉斯哥 (Glasgow)，班諾尼亞 (Pannonia)，以及的確，所有西歐，中歐和南歐都歸還到意大利國旗之下咧』。

當如是敍述的時候，現在從文字上看來似乎很帶些譏諷的，實在墨氏依然是十分莊重的——並非是像一個善於敍述的人不願以嬉笑傷損其主點，卻因他確是十分莊重，又因他想要避免任何種習氣，這種習氣將使他所認爲具體的帶着一種抽象風味的。

我已忘記不知如何一轉，我就討論起國家主義教育影響於面相的結果。

『我覺得法西斯主義是在改變意大利人的面貌。我有些疑惑是否這是一樁可慶的事情。』哥德說上帝的手指在意人面容上比在德人面容上更可清楚地看出』。

『關於改變是有種道德上的理由』，墨氏說。『我們的面貌是在變來緊張一些。希望活動做事的意志改變了容貌；就是遊戲和體魄的操練也引致改變的。所以一個手工匠看起來和一個廠工是那麼不同的』。

『你的頭』，我回答說，『曾被人和科蘭渥尼（Colleoni）的頭比較過。大概像這類比較，只不過有時是適用的。你們意大利人完全明白傭兵隊長並非永久是傭兵隊長的。孟德泛爾脫（Montefeltre）是一個思想家』！

『是的』，墨氏回答，『傭兵隊長並非只是一個兇惡之徒。他一生裏邊，也許有一度做過一個殘暴的人。然而一般地講來，這輩人並不比他們同時代的人來得殘暴。殘暴的是這些時代呀！』

『我剛纔說起的比較，使你樂意嗎』？我問。

墨氏尖刻地對我一看，向前衝出了他的下頦，沒有答復。在這時看來，他眞像科蘭渥尼了。

大戰的原因

在航空部，波爾白（Balbo）將軍曾指給我看他經營的全部情形，直從藏放大機器工作部分的地窖（如同在一大輪船內的情形一樣）起，至一輩官員晚上在打網球的屋頂止。建設事業的熱情，在今日甚至已經奪獲了意大利青年的心理，在這裏和他們天生的審美感覺交織在一起。這個建築一半是俄國式，一半是美國式，乃國內最新式最細巧而爲他們衆口所誇的一座大厦。在莫斯科，我看見有兩千人像這裏一樣地在一起很快而又很衞生地實行同餐，不過這裏則吃飯的半個鐘頭備有音樂，而牆上有航空事業滑稽畫片裝璜的。但在莫斯科有三等定價不同的膳食，而在

羅馬則所有的職員，上自部長，下至祕書中最年輕的，都坐在一起吃同樣的飯食，雖則他們按照薪金比例而給付飯費自兩個至七個利耳不等的。波爾白對於空氣管的組織比他飛行到南美洲(South America)還要看來得意，靠了這個組織，他能够把熱咖啡茶裝在暖瓶中送到屋內每個房間裏的。

『我覺得他一半是個詩人』，當我把拜訪的情形告訴墨索里尼時候，我說。『他辦公室的牆壁上裝飾着奧妙的字句』。

『大半航空家也就是詩人』，墨氏說。『他曾經做過一本書，而且他處處都很來得的』。

『何等可惜的事情』，我注意地說，『在你的航空部內，他們的能力，百分之九十是消耗於戰爭的準備，而只百分之十是用在非軍事的業務方面。工藝進步的興緻，現在時常被這個思念衝碎的』。

『你處處看見有鬼吧』，他嘲弄地說。

『假如我看見的，這是因爲我不能忘記大戰期間的經歷呀』。

『我曾經讀過你的大著』，墨氏回答，一九一四的七月（July 1914），在這本書裏，你評述雙方許多政治家的痴愚和罪惡。你的理由是完全正當的。但是，在外交的陰謀之外（或者，假如你以爲對的，在外交的陰謀之下），我看到更重要的戰爭原因。你自己說你的宗旨祇在紀述這七月的情形，而把以前的錯誤丟開算的。實則這戰爭已經無可避免。種種動機和緊張的情趣，已經堆積過高；這幕劇不能不排演出來了。他們已經念符呪把魔鬼召到，祇得讓他發泄他的意志了』。

『然而』，我接着說，『你自己曾在文字上發表過大戰以前歐洲政府的莽撞不法是加於人類的一種恥辱。直到一九一四年七月，你還在嘆說：打倒戰爭！我知道祇有虛妄的理想家將因你改變觀念而訴說你。一個逢到了這些形形色色的遭遇而始終不改其心志的人，祇不過顯示他是一個不因實際權勢而動移其固定觀念的人。在今日之下，什麼是實在同我們有關係的，是要去明白這輩構成戰爭之人的目的。昨天馬哲士十世（Marchese X），他是梵爾賽和約（Peace of Versailles）和議代表之一，告訴吾說，饑餓問題是意大利參戰的主因，因貴國，他說，比較希臘，在這方面所受英國艦隊的壓迫更厲害。在初希臘的糧食供給是沒有受到干涉的』。

墨索里尼身子向前傾靠過來，把他的手臂放在桌上。這是他預備鬬爭的意態，但擺好了架子，他是鎭定堅決，愼重自持而又思慮敏明的。

『飢餓的動機』，他說，『有一部分理由；但並非完全爲此。無疑地，單以地勢而言，我們的半島是處於危險地位。但關於這層，我的思想也是革命的。中立宣言是革命示威反對政府的第一聲，牠認爲義應和中歐列強聯合的。你是完全知道關於奧國柏爾喜托特伯爵（Count Berchtold）的違約情形』。

我回答：

『假如這時意大利爲忠於法國這樣一個如是深重的意義所感動，那末何以沒有一個人記得一八五九年法國在微拉佛朗卡（Villafranca）搶奪了一半意國戰勝所獲的收入，而德國則因一八六六及一八七〇年抵抗奧、法的戰爭，首先奠立基礎而使意大利得能統一的呢』。

他點點頭，回答說：

『你所說的完全對的。但這裏有很多相反的道德上的理由，最主要的是侵略。在另一方面，那

時候法國是大受愛戴的，而且法國的宣傳能够有利於民主政治，互助社員以及其他分子的。哈勃斯堡王朝更其是特別被厭恨的。我們參加戰爭可說正主是反對奧國而非德國。種種意向都在起作用，結合而造成一支洪流。國家主義派想要擴展國勢；民主主義派想要收還特稜特（Trent），工團主義派希望戰爭，想因此激起革命。在這個時會，這層就是我自己的心念。國內大多數民衆活動起來反對國會議員和政客，還是第一回。我和末一種思想的人抱有同樣宗旨的」。

『你們能不能用較少的代價達到你們的目的呢』？我問。『柏林和巴黎的社會主義黨員各自傾側於他們的佈置戰爭的政府時候，在原則上看來，他們的行爲是無可寬恕的，但是這極可理解的，因雙方一般的信念都以爲對方是侵犯者。意大利獨處於有利地位，得保守武裝的中立，這樣當可使她能够嚴陣不動而僅特威力去強迫精疲力竭的戰勝國於戰爭結束時予以廣大的酬謝。爲什麼意國不採用這個策略呢？當時關於國家的光榮有很多的談論，而你自己也時常提及的。是否你們動於「國家的光榮」而參加戰爭的呢』？

『沒有人是喜歡中立』，墨氏說，『但這不過是一種最初的，一種爲情所動的意旨。最重要的

原因是我們懷抱有一種信念，就是，不論鹿死誰手，假如我們守中立，我們在戰事結束時，勢必左右爲難的。德國戰勝了，決不會原諒我們的中立；又假如我們取了旁觀的態度，巴黎的協約國一定對待我們比對待中歐幾國還要來得輕藐無禮。我們不能不計及有事後當要執戈以對各國聯合攻擊的可能，雖則他們或已疲於戰爭了呢。我的第三個理由是個人的。我希望促成意大利的復興，而我已完成我的宗旨』。

『然而這是你自己的黨派』，我反駁說，『曾經毀滅了，也許至少減損了國家主義的精神！呀，你脫離了黨而自己宣稱與黨沒有關係。這是脫離主義還是脫離黨呢』？

『脫離黨』，他回答。『但就以脫離社會主義的立場而言，我也不能接受你所敍述的情節。在旁的地方或許如此，然而在這裏意大利，社會主義是一種統一的因素。所有意大利的歷史家都認識這點。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黨員都主張一個觀念和一個國家。自從一八九二年，他們在熱諾亞（Genoa）會議上和無政府黨員割絕時起，直至一九一一年，他們都爲求統一的意大利而奮鬪。後來內爭發生，趨向紛歧，這個運動遂因此開始衰落下去。就在這時，我確信有促醒全體民衆把我們

國家之道德的統一凝結堅實的必要——社會主義用也好，不用也好』。

『但是假定』，我問，『德、法的社會主義黨員曾堅決反對戰爭，或者退一步言，曾表示反對戰爭的功能，你們的態度當怎麼樣呢』？

『如是則全部情形當要兩樣了』，他嘆息地說。『假如法國和德國的社會主義派抱定了這種趨向，各樣事情當會改換行徑了』。

『你對於若累斯（Jaurès）的被刺意見如何』？

墨氏在答復之前想了一回。

『我是親自認識他的』，他說。『他被暗殺後，我認爲他的死是這些轉變時勢的禍因之一』。

『假如沒有你，意國會不會保守中立呢』？

『我們有三個人向着同一目標工作着』，墨索里尼說。『丹嫩齊奧（D'Annunzio），曾於幾年以前用他的海軍論（Odi navali）激起了擴張艦隊的熱忱，現在且已得到大學生和意國一般青年的熱烈贊助；哥德度諾（Corridono），勞工階級的領袖，最後死在前線的；還有我自己，把社會主

義黨改變的』。

『有人告訴我，社會黨驅逐你的時候，你聽了會場裏各處吁吁叱罵之聲，而叫喊說：「你們恨我因爲你們還是愛我」！這是一句很妙的話。我想眞有這種情形的吧』？

他點點頭表示有的，於是我又問他關於他早年對於國家主義的傾向。他說：

『遠在一九一一年我還是社會主義黨的一個黨員時候，我用文字發表祇有用武力來解決特稜特的困難事情。同時我宣稱戰爭往往是革命的開場。所以大戰爆發時，我就很容易預料到俄國和德國的革命』。

『你是心惑於這裏有「兩個德國」(Two Germanies)的觀念，並相信一切殘暴的傳說』？

『是的』，他答應。『我是依然欽慕德國的文學和音樂，但同時我也相信比利時的恐怖(Belgian Horrors)這樁故事。後來這些恐怖被駁破的時候，我在參議院中那麼公然地承認，竟引起有幾個比利時人的驚異。這種所見的恐怖，祇不過是戰爭的恐怖，並非特指德國之殘暴的。寄居在美國的一個意大利牧師，他是一個新教徒，當大戰時，被派到比利時去徵集關於這些傳聞的德

國的殘暴證據。他寫給我一封很可注意的信，告訴我說，他曾竭力搜尋證據，因爲這是在戰事宣傳上需要用的。可恨我經過幾月的搜尋，我不能發現絲毫殘暴的情節』。

『那末，這似乎』，我總結地說，『你是作你自己的戰爭而造成你自己的革命。這兩層都成功了。用一個連結你我二人之見解的尼采的意思來說，待我問你什麼是你的主要宗旨？關於奧國在特稜特天主教會的治權則沒有什麼訴說，而你老是很嚴酷地批評意國的官僚政治。唯一的方法，我能恃之以計考你決然拋棄你從前的宗旨的，祇有猜想你是要照着你特殊的幻想來統治咧。你的主旨是要遵照你自己的觀念來改造意大利，這是確的嗎？』

『這是確的』，他決然地回答。

『我聽了你的自認，非常快活。有許多人都不肯如此，要把他們的意志包隱在一種語法的雲霧裏邊的』。

他曖昧地看我而說：『我從不想做一個抵賴不供之被告人的』。

奮發爲雄的行程中

墨索里尼坐在燈光之下，面色灰暗而有些不起勁的樣子。我從辦公廳門口，經過二十碼地步，走到他的辦公桌旁邊時，他手裏在翻閱一份報紙。這次與平時不同，不無有些妨礙他的，因爲桌上放着一大堆的公文咧。我知道這兩個人在我走進一、二分鐘以前離開他的，是銀行董事，於是我說：

『今晚你疲倦了。還是把我們的談話延緩吧』？

『我須要研究一家銀行的決算表』，把手托住了下顎，他說。『沒有關係。待我們談話。這倒可以舒暢一下』。

他曾在專心致意的情形，從他答語的簡略上可以看出。我問：

『當戰爭時，你有沒有過許多次數這樣疲倦頹唐的時候呢？在你論文裏，特別是後來的幾篇裏，你把友愛問題討論得如是深切，我覺得其中覺醒了所有遇到的一切事情，就是打勝仗的迷夢也消釋了。有一篇裏，你說衰敗的根芽是隱藏在一個戰勝國裏邊。這種觀察對於一個實行家似乎

過於曠達了』。

他拉下了他的嘴角，呆頓頓地注視着我而回答說：

『當這些衰敗的徵象在戰事勝利之後仍繼續存在有好多年，難道這還不足以使人勞瘁嗎？每個參戰國家，都費盡了壯烈的心力；但是在這裏意大利，我們覺得好像我們是在被剝掉戰勝之報酬似的』。

『我能懂得你們自己是覺得在巴黎受着欺侮的』，我說。『但是爲什麼祇因爲你們以前的朋友，聯盟國，繼續佔據着阜姆（Fiume），而你和你的附和人便說到一種阜姆的「捐棄」呢？當時有一個具有聲望的人對我說，阜姆是完全被國民的表決權弄來大家注目的，而大議員奧蘭多（Orlando）所以對牠如是小題大做，其唯一原因就爲牠已經成爲一個流行的口頭語。何以戰爭剛結束，阜姆便變爲一個至聖之所，好像牠和佛羅稜薩（Florence）或波倫亞（Bologna）一樣，在意大利的歷史及文明上亦曾有過重要貢獻似的』？

他繼續懶散地凝視着而說：

『你以爲這是不過一種議會的策略，那錯了。阜姆是意國的一個縣城，對我們是和任何其他地方同樣寶貴的。在阜姆，正如在的里雅斯德（Trieste）及特稜特一樣，也有主張領土回復政策派，希望他們本鄉的城成爲意大利的一部分』。

我暗暗說及阜姆居民曾歡慶丹嫩齊奧之侵入的，爲數終覺不甚衆多的事實。

『他被民衆敬如神一般的！像在那邊發生的這種情境，一年半載之後天然是要變成格外難堪的。然而無論如何，關於阜姆，毫無疑義，我們是要感謝丹嫩齊奧的』。

他爽直地說着，毫無感情作用的樣子，如同一個人講一個毫無疑問的史實一般。

我接下談起戰後的和平，引證幾句凡爾賽（Versailles）會議代表的言論，而繼續問他：

『你要把意大利在和平會議中所受的損失歸咎於奧蘭多嗎？他的品格是有汚點了嗎？照有幾個法西斯黨員說來，他是人類中頂不滿意的人中的一個』。

『外交的情勢是不利。換了他人或許要把巴黎的事情弄糟咧』。

『那末爲什麼在意大利發生的感動如是厲害呢？客觀地把戰爭中得勝國思量一下，當然能

够說意大利是唯一個國家，不但戰勝她的主要仇敵，而且把這仇敵消滅掉的』。

『我們知道如此』。

我看出不能再在這方面探問下去，乃回轉到大戰時候社會主義派的態度問題，希望這層或可給他刺激一下。

『實在你自己的情形和你國家的相似』，我說。『你是唯一的人把他自己的特殊仇敵滅除的。但是這樣證明些什麼是不利於這組織的呢，假如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間之社會主義派領袖都是柔弱無能的話？不是有幾個你的將官在戰時不能勝任而你的軍隊卻是得勝的嗎』？

『有幾個。但仍舊有一個偉大運動』！

『而這個偉大運動祇可用牠自己的方法來打倒嗎？「前進報」(Avanti)的被燒，電報裝具的被毀——這都不是俄國的策略嗎』？

『大概相同。我們的策略純粹是俄國派的』。

這種簡略的軍事式的答復，在他是難得的，但今天這是一種倦疲的表示，又或許和這時刻他

的思想裏的軍事趨向符合的。我試圖重新把這談話轉變一下。

『你在一九二一年意欲放棄你的弱小政黨的領袖職權，是確的嗎』？

『不』，他仍是毫不慇懃地簡略地回答。『我對他們說，他們必須接受我的意見，否則我當脫離。把一羣烏合之衆改造成爲一個黨，是必需的』。

『當許多附和你的人想要立即舉事時候，爲什麼你按而不動有一年之久呢』？

『這或許要誤事的』。

『我有一個朋友曾告訴我聽，你在那年訪問德國外交部 Wilhelmstrasse 的時候，你說：「在這時會意大利祇有兩派，我自己和國王」』。

『這是完全對的』。

『那末後來你在一九二二年秋間把你的條件送到政府的時候，你確信他要拒絕牠們的嗎』？

『當然。要遷延時日的』。

『你對於這輩對一個已經成立的政府不守他們的忠信宣誓，以便舉事革命而重組新政府的軍官——像參加你進軍羅馬的四個軍官，以爲如何呢』？

『在某種含有歷史性的危急之際，這是一定有的』。

『你的宣言是在你出發之前印好的。你有沒有感覺着你是在預先佈置呢』？

『沒有一些時刻可以蹉跎的』。

『你看了你的進軍羅馬沒有受到抵抗這回事，怎麼解釋呢？這是正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九日在德國所見的一樣』。

『同樣的理由，陳腐的組織』。

『曾經有人告訴我說，國王已簽好一個宣告被困的諭旨』。

『各大臣已經決定這種辦法，但國王拒絕簽字，就是第二次迫簽時，仍拒絕的』。

『假定國王已經贊成而宣告了被困的情狀，你仍以爲就算遇到抵抗，勝券仍可操的嗎』？

『我們佔據了波河流域(the Valley of Po)，而在那邊則意大利的命運往往卽被決定的』。

『怎麼你，一個軍人，當這最後幾星期，會願意離開活動的中心地點如是之遠的呢』？

『我是在米蘭（Milan）指揮』。

『你收到國王請你接管政府的電報時，你覺得奇怪的呢，還是你已經料到的呢』？

『料到的』。

『你到羅馬去的時候，你是像一個將要開始工作的藝術家，還是像一個預言家而是在完成一種使命的呢』？

『藝術家』。

他是過於對答簡略，不合我的味感，所以爲略求舒暢起見，我便提及一個軼事。

『你記得拿破崙同他的弟弟在政變之後走進法國王府（Tuileries）時候，對他說的什麼話嗎？「好，我們在這裏。待我們擔任，我們停留在這裏吧」！』

這是一個明顯的諷示。墨索里尼笑起來了。銀行董事鎭壓在他心魂上的符呪被衝碎了。他的一向寧靜的心神已恢復回來，所以他又能用他平時的聲音講話而用適當的長度表述他的意見

了。當我進行盤問到他個人方面和他心理方面爲領袖職務而作的準備時，他把一大堆的決算表丟在一邊，把手臂放在前面的桌上，而追想往事起來了。

『凡是關於大的地方我都有準備，但細事小節便沒有了。第一，我負擔的工作過重。在四十八小時內，我須使五萬二千個的革命軍人離開都城，並須擔任這些奮激的年輕人是服從調遣的。當最初幾天，頂重要的事情是要使機器繼續工作。但是我雖則不能不幹，然而缺乏直接得來的行政機器的知識。我立刻開除幾個領袖官吏，但其中大多數我仍留在原職的。當起先幾星期，我須要制服最重要的幾個官吏，以免我們遭受玩弄。他們是我的一種危險，但是在開始時候，我不得不信任他們的』。

『這是』，我說，『完全採取德國革命中所有的原則了。舊的永不調動的官員比新的領袖更強，而且欺弄他們。但是怎樣開始一個新的局面呢？是同建立一個紀念碑，還是像一個人開始砍除許多樹木以便留出地位而在森林中造一所房屋呢？』

『一個有趣的比喻』，他敏捷地說。『大概革命開始時是百分之百的，但新精神一些一些地

蒸發散開，與老的併合而變得沖稀了。種種的退讓，有時這裏，有時那裏；所以不久則你們的革命已經減退到百分之五十或許還少些』。

『這是在德國所遇到的』。我插接進去。

『我們做來相反的。我以百分之五十開始的。爲什麼呢？因爲歷史曾告訴我大半革命人員的勇氣在動員出發之後便開始消沈了。我先聯結各方，而於六個月後，纔把天主教派驅除出去。在其他國家，革命黨員已逐漸變得斯文和平；但這裏在意大利，我們是年復一年地越變越過激，越倔強的。譬如，直到去年我方堅持要大學教授宣誓忠心。我看到民主黨員便把他們收羅起來，並給社會主義黨人以參加政治的機會。都拉底（Turati）；他是昨天死的，當會贊成這一點，但是包爾但西（Baldesi）和其餘同他一類的人物，頑固地拒絕他們的機會。我既計劃把我的國家徹底的革新一下，我不得不使牠逐漸慣適於新時代的組織，而利用舊組織中顯著的勢力。俄羅斯人是處於兩樣的地位。舊組織已經根本崩潰，他們得能把這地皮完全弄乾淨而在森林中蓋築他們的屋子的。但是，假如我開場也用了一種掃乾淨的手段，現在我們應當成爲什麼樣子呢？』

他又是精神奕奕，種種疲倦的樣子都消失掉了。

『你的敵人』，我說，『因退出國會的關係而給你一個援手。我想這是合你意的，而你是求之不得的』。

『自然』！他嘆說。他們退避到「聖山」(Sacred Mount)，而這是一個使攀登上去的人都要受到災害的山』。

『在軍隊中』，我說，『在你造成你革命行程中，你在開始時候得到的善意和人才多呢，還是後來多呢』？

『後來。現在國民對此有信仰了』！

『你是預料這樣的嗎？你希望在這只桌子旁邊坐十年或者更長久一些的嗎』？

他做出一種奇異的怪相，轉動他的眼睛，好像要把恐懼吸收進去似的，但同時笑起來以遮隱這印象。那末用了一種神祕的開玩笑的態度，低聲地說：

『我來到這裏預備能有多少長久就逗留多少長久的』。

第三章　權力問題

人的管理

在下天的老辰光，我看見他在他的辦公桌時，他的沈靜，他的從容不迫的意態，已經完全恢復回來。在中間分開的一段時候，我心理上曾在演習我假定的他所從事的行動，就是他日常生活方面習慣做的事務。當我在本國和朋友一起時，有時要問自己，在我們晚上分別和下天吃飯會晤的中間，他們逢遇着些什麼呢。一般的狀態如舊，衣服如舊，然我們各人都已長大了一天年紀而已有經驗增入其間，也許平常的，也許非常的。墨索里尼，我在他的辦公室會見過現在已疊連有好幾天，穿着一式的衣服，而在我們會見的前後是從事於種種行動；然而每次好像他是被螺釘撚住在他等候我的地方似的。一個編輯室同了牠的來的和去的，還有牠的暢快的談論，乃遠較一個總長辦

公廳更爲生動有趣的一個處所。也許沒有僥倖得來的經驗，沒有不期而遇的事情，曾經降臨於他。這種種回想感應了我進接的方法。

『雖則你的升掌大權已經給你許多利益，然而一定亦已使你受到很多吃虧。一定已使你拋棄在一個親熱的家庭裏居住的樂趣，受了一天煩擾之後在晚上任意到什麼地方去走走的權力，繼續不斷地和人家反對的興奮，處事不公的毫無束縛的自由。同時又一定已使你負起處於表率地位的責任，以及種種爲一個永遠避免不了公衆注目的人所必感遇的困難。我曾經聽說，你進據羅馬後，就寫一句動人聽聞的話：「一個人能從帳幕遷入宮殿裏邊，假使急要時，他即願意回轉到帳幕的」。然而我總覺這種習慣方面的改變，對於一個四十或四十左右的人，一定是困難的。』

『這改變比較你意想的容易，』墨索里尼回答。『我本當要去住在米蘭的；但是羅馬，我從前祇不過偶爾觀光過幾次的一個城，顯有動人的妙處。這塊富於歷史的地土，有牠自己的一種魔力。我在羅馬工作，我在羅馬居住，在已往十年中，對於我的思想方面已經供給很多。我要安逸的時候，我有托倫尼亞別墅（Villa Torlonia）的花園，我是住在那邊的；而在那邊我養有一匹好馬，這是

升掌大權後對我私人生活上所賜的主要恩益。至於我的日常習慣，實際改變得很少。我飲食方面已比從前更加節制有度，更加喜歡吃素而難得喝酒了。然而這些習慣並非我固守的一種嚴格的規則，我在意大利實在鼓勵喝酒的。我總是不喜歡所謂「社會」方面的煩擾。當我同別人在這桌上工作一天之後，我有比「社交的娛樂」（social diversions）更好的方法，就是單獨繼續工作，以消遣我的晚上，須要安息時，我去睡眠，以度過我的夜間。我始終是有紀律而謹守規則的一種人。我任報館編輯時，我的寫字檯收拾得正同這個一樣齊整，而我每天每分鐘的工作都計劃出來，所以我能够儘量充實進去』。

『你描寫一種哥德派的技能』，我回答。『有一個駐在羅馬的大使，新近似乎很純直地對我說：「首相的日子比我們還好過，他無須涉足社交場中的。假如在這方面我也有了他的福分，我當能遠比我現在做的工作做得更多一些」。』

他笑起來而接續說：

『我被一種始終孤單的生活安排我到現在這情境的。我不能換一種任何其他的方法來生

活着。我唯一的煩惱就是逢到不好的天氣老是不舒服的。但是這層你是對的；就是國家的理性是會使政治家的生活狹化的。就因爲這是國家的理性呀！』

『這是奇怪』，我說，『大權的掌握教人拋棄多少事情咧』。

『像每一種情慾』，他溫靜地說。

『那一種情慾更強烈些，革命的還是建設的』？

『兩種都是有趣的』，他迅速地回答。『而且這是要看一個人從事於革命或從事於建設時候是在什麼年齡的，假定有這種情形的話。一個四十或五十歲的人，大概是傾向於建設工作，尤其是他曾經有過革命歷程的』。

『關於這層』，我說，『你的經歷和在別方面大都相同的這些經歷兩樣了。俾士麥，像伊曼紐爾（Victor Emmanuel）一樣，走入他的羅馬時並沒有像你這樣地早。他們兩個人逢遇着偉大機會時，是在一個人已於許多年數內做出他一生的大部分事業之後。但是你所說的關於中年時代的建設傾向，使人實在更難明白何以你們的法西斯黨員，經過十年的建設後，仍在講着一種永

久的革命。這層使我想起了特洛次基的學理』。

『然而理由是兩樣的。我們須要講着永久的革命，因爲這個名詞對於民衆發生一種神祕的影響。而且對於知識高尙的人也會發生一種激刺力的。我們談起永久的革命時，我們含有時機是非常的意思，而使一個普通人感覺到他是在參加一種非常的運動。實則建設已經開始。並不說這是容易的！須要把幾千個熱烈的軍人重行改變成爲順從的國民呢。革命誠可不必仰賴軍人的援助，但軍人反對則革命不成的。在軍隊守中立時是可能的，但軍隊反對時是不可能的。而且，當起先的一年，我須要使我自己避免十五萬個法西斯黨員的羈絆，以便使這黨成爲更加集中的一種力量。直到後來我方能開始訓練一個幹部，而把未整理的力量變化成爲有秩序的政府』。

『關於這層你在什麼地方碰到最大的阻撓？貴族顯出掘強態度的嗎』？

每講起一個這樣的新論題時——他一定要復誦過一百遍的一個論題時，他要把他的下顎衝出一回，好像指揮奏樂的人用他的節棒一樣，而會比平時講來快些的。

『阻撓是正主來自上等階級而並非來自貴族方面的。我們的有爵位的家族是表示友好的。

這裏在意大利，他們倒要人民同他們和睦而並不像普魯士的王孫公子（Prussian Junkers）這樣組成一種特殊階級的。你可以看，譬如哥倫尼太子（Prince Colonna）同他的車夫談話很親熱的』。

我說起他曾經交遊過的一輩朋友，問他能否爲他們都謀得適當的位置，又一般地說來，他擢用賢能是否不問已往的。

『我從前的朋友』，他回答，『凡重要位置適合他們的都經給予的。年長的前輩，不問在高級或低級，與我們沒有關係，但普通我們是選用年紀輕的。我是善於任用能幹的年輕人擔當負責的職務。我留意過格朗第（Grandi），史丹芳尼（Stefani），伏爾比（Volpi），純梯勒（Gentile）一輩人工作，曾同他們隨意談話過。看這輩人照着他們自己想出的辦法做的時候，我感覺愉快的』。

『這輩人』，我說，『在高級職位時比在低級職位時更加便於監督些。但是你遇到一個職員說別一個職員的壞話時候，怎麼辦呢？你有什麼方法斷定一個官吏是忠實的或者不忠實的？怎麼你能够不被這輩爲他們自己利益而弄事的人欺騙呢？你怎麼看出新被派任職務的人員的祕密

宗旨呢？』

墨索里尼坐在椅子裏略形侷促不安。無疑地和他僚屬經過許多鐘頭談論後，他是感覺疲倦了，但我們談話時他從未立起閑走一回的。我看出現在他心裏是在反覆考慮我的盤問，而於答復之前是在把牠們整理一下。

『在這辦公桌前面有兩只並排的椅子，一只就是你現在坐的。假如有兩個官員發生爭執，我召他們一起到這兩只椅子裏，使他們距離相等的坐在我對面說出他們不樂意的情形，而且說的時候，要他們面對面看的。設使任何一個，不問是服務於國家的或黨的，有些可疑而事情並不重大的話，我就在這裏給他一個口頭自辯的機會。如屬比較嚴重的，他必須用筆來寫出他的辯護了。有時我要留意我部屬的私人生活，研究他們的筆跡，並且當我想決定他們是否可靠的時候，往往還要研究到他們的面相。我對於這些事情所守的格言，永久是忍耐地靜聽和公正地判決。遇到新來的人員，我開場的考問，並非是他怎樣能够幫助我，而是什麼利益，他向我求事時候是在希望的一。

我問他怎麼使他自己不受虛僞消息的欺騙和機密洩漏的危險。

『國內重要職務大半都由可靠的法西斯蒂黨員掌管的。假如他們爲人忠實而任事仍不誠正光明，那末還有有力的恐懼之念來阻止他們，因爲他們曉得他們是在被監視了。洩漏秘密的刑罰是可怕的，但是用得很少，因爲我不許重要文件經過許多人之手的』。

『但是你怎麼防範你自己不被現在世界上最危險的人物——一般專家所欺弄呢』？

『至於關係到專家的』，他回答，『我普通是召喚兩個意見不和的人坐在這椅子裏，說明他們的計劃。當然，財政的或軍事的專家，因爲我是政府領袖，或者會向我要求一個關於有些我並不充分知曉的事情的決議。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唯一的方法就是盡我之力去弄明白這問題。就外表而言，我們的事務因我們工作迅速而辦起來省力。可以免去的形式上的虛禮繁文，我接任的第一天就取銷了』。

他拿給我一件公文。

『這裏你可看到農業部長的報告，還有我在上面的批示，要送回他去研究的。你曉得我們已經廢除了握手禮？羅馬的問候禮節是比較衞生，比較有趣味，而且少耗費時間』。

這些外表情形討論後，我轉到心理問題而問：

『你怎麼使人最密切地依從你，靠信譽還是靠金錢？靠獎贊還是靠物質的利益？靠勢力還是靠勸誘？而且在出版物失去自由的一個國家，要政治首領親自熟悉遍見於全國的情形，是可能的嗎』？

聽了這末一個問句，他皺起雙眉而對我看着，露出一種猜疑樣子，好像在奇怪誰會授意我提出這種討厭的盤問的。當我們會談的時候，他表示的這種不寬舒的神情，頃刻卽過的。凡是他願意同在一起隨便討論些事情的人，都會感覺維持一二分鐘不屈服之精神是容易極的，因爲他的眉毛就會散開而他就會靜靜地答復的。

『我靠信譽和靠勸誘的方法，能够比用金錢或者勢力使人更加密切地依從我。我用獎贊之法是有節制的，因獎贊果眞是一種激勵，但這種激勵就要失去效果的。在所有的國家裏邊，眞理是埋藏在井的底裏，須測量下去而探究出牠是怎樣深的。然而，我不信出版物的自由，可使考核眞理起來容易些——實則那裏眞有出版物的自由呢。現在，名義上出版自由的地方，事實上經濟或政

治勢力是把報紙控制着。我有種種情報的來源：總督，部長，普通國民。眞理到我這邊來或許比較慢些，然而終究會來的』。

『全部的眞理嗎』？我插問進去。

『沒有一個人常會曉得全部眞理的。但觀於許多徵兆，便知一般情態。而且我信託我自己的識力，就是我所稱謂我的「第六種覺性」（sixth sense）。這是無從說明的』。

『然而』，我說，『有很多的情節顯示出眞理透漏到你那邊有時是很慢的。你說你們官吏的忠實是國家生活的基礎。在俄羅斯，賄賂的案情是被查出過。是否你以爲仿照俄國樣子的公開審問是有用的？俄國給付閣員薪金能少則少的計劃——好像在柏拉圖氏共和國（Republic of Plato）裏一樣，你以爲如何呢』？

『我們的閣員每月支領自三千至四千利耳，比一般民主國家給付的薪金低少些。官吏如有不端的行爲，在這裏如在俄國一樣，也是嚴厲地並公開地處罰的。凡經查出行爲不端的法西斯蒂黨員，他自己會尋死。勒格渾（Leghorn）縣黨部祕書，因濫用公款，自己打穿他的腦子。聖勒摩（San

Remo) 的市長自己槍殺在墓穴裏；那不勒斯（Naples）工程處的經理自己溺死在水裏：祇因爲得到了被我召見的命令——還沒有證明有罪的。從我所看到的關於民主國家裏邊的違法行爲，我並不認爲我們有什麼苦難可說。沒有一種政體能够把人類的過失盡淨除絕的』。

我轉到一種比較是屬於個人方面的事務而問他，從他的人性學說而觀，他如何對待他自己的。

『雖則你說你有顆綜合的心，我認爲你根本是分解的。這種結合並非是罕見的。所以我料想你是非常注意於你的敵人的思想。但是你自己做了錯事時，你怎樣呢？你覺得寧可公開承認而改善你的方法，還是喜歡假裝沒有錯失的樣子呢？俾士麥說有時爲環境所驅使，一個政治家必須有膽量去說：明天要下雨了。假如倖而猜正的話，他將被視爲一個偉大的人物』。

『我們在這裏並不自稱沒有錯誤的』，墨索里尼說，『也許我有一二十次錯誤，不過我都承認的。縱使一個人能够如何看出敵方的行動以及反動，情形總是在環境壓迫之下繼續不停地變遷的』。

『大概說起來，你覺得在這種爭鬬方面，你欺弄人家的時候多呢，還是他們欺弄你的時候多呢』？

他拿起一枝鉛筆，在紙上鉤一投射出一個圓錐體黑影的形象。那末他似乎對他自己而不是對我說的樣子而說：

『這裏總是有一個不曉得的因素。這是闇影』。

說過以後，他在燈光裏垂頭坐着，把鉛筆尖端指放在他的畫形的一個角上，好像用以代替這地位似的。他並不像許多人一樣，在這種插畫之後，要把紙撕碎而投入字紙簍內，卻僅僅把牠放在一邊，那末用這種荷馬(Homer)氏所謂 Σταδρα ἰδών. 尖刻的注意而仰視着我。當墨氏顯露了一些雖是極微細的他的內在生活的痕跡時，他總是要改變談論的；否則末，譬如在我們會談時候，他總是要等候一個新問題的。於是我問：

『爲什麼你，你竟其也用起這套公式：「這裏是沒有不可能的這類事情的」？你是知道得比我清楚一些』！

『假如你不把這種意義繼續不停地灌注到怠惰國民的心裏，他們便將去睡眠，甚至關於易而且簡的事情，他們亦會對他們自己說這些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覺得』，我回答，『這是祇可用作一種投合女性的辯論法』。

『沒有這種事』！他感慨地說。『婦女對於強的男子發生不出影響的』。

我回到他自己管理人的方法問題，而問他如何使他自己不受人家繼續不絕的妨害；又夜間遇有重要新聞時，他是否准許被人覺醒的。

『至於妨害則我用飢降之法來保衞自己。我在夜間祇准他們遇有不好的消息時候喚醒我；好消息可以等到早晨的。我想我在夜間被叫醒起來，十年之中不過三次：羅馬郵局火燒的時候；我們在亞爾巴尼亞(Albania)的專使團團員被暗殺的時候；還有王太后生病的時候』。

『你覺得有特殊環境或特殊時機而在這時你是特別富於思想的嗎』？

『在我着手進行的時候』，他回答。『我在定一決議或作一敍述之前，時常在我室內走來走去要有兩個鐘頭。我的思想最靈敏的時候，是在晚上，尤其是將近半夜裏。但是什麼時候一個人有

思想呢？一個處於我的地位的人至少每星期必定會呆笨一次，或者看起來必定如此。在這種日子，我學習得很多東西。靈感嗎？假使一個人而幸氣的，那末一年裏有一次或兩次」。

民衆的感化

威尼斯宮廣場有兩萬個民衆擠集着有十二隊音樂，互在爭長競勝；歌唱和羣衆的歡呼聲，在各方反響着。這是法西斯蒂節日，黑衫黨人要謁見他們的領袖。威尼斯宮平時是一幽靜之所，沈浸於已往的夢境裏邊，今天則我賴一軍官之力方得進去；裏邊穿着制服的人，擠得把樓梯及各廳都擁塞住了。

墨索里尼也穿着制服獨自坐在我們時常舉行談話的大房間裏。一個國王有次對我說，他穿制服時，他的思想和他穿便衣時不同——他意思說這時的思想是輭弱一些。我自己曾留意，一個軍官單獨和文人在一起，覺得穿了軍裝而因之有些不便利，正如一文人孤立於許多武裝戰士之內，覺得他的情境有些反常。又猶之我從未看見兩個思想家揮拳互毆一樣，我也從未聽到兩個穿

制服的軍官互相在討論哲學；雖則這裏是沒有使這兩種事情都不能發生的道理呢。

墨索里尼穿制服後雖有些異樣，然而就他表顯的心理狀態而言，其人固毫無變易。廣場內的喧鬧，和期待什麼事故的情緒，既使我們通常的談話無繼續可能，我乃開始同他談起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問題。

『但是我須走了』，我突然說，自己站立了起來。『你立刻就要去演講了』。

『把你在說的事情講下去』，他回答，那末我們在房間裏開走一回，直等到一個軍官來請示陽臺上的窗子要不要開起而纔停止。墨氏戴上帽子，關照我從鄰接的窗盤內觀看，待示威運動完畢時再回他那邊去。他沒有一些多餘的時間去考慮他快要去發表的演說。他為應答羣衆連續不絕的歡呼而向前步入走廊後，我在他側面看出他在講起建設工作時流露出來的家長態度的滿意之情。當他朝向下面擁擠的羣衆看望一回的時候，正如一個編劇者來到戲院之內而感覺扮演人是在心絲不耐地等他監督演習的情形一樣。

看到他一個暗號，廣場內喧鬧之聲突然靜寂，他的形容變為緊張，而用一種強烈的氣勢，斷斷

續續地開始向聽衆發言。他講來不過三十句左右，講畢時，歡呼聲又繼之而起。窗子關上後，自廳門內聽到叫喊『首相！首相！』的音調。他吩咐把這廳門開起，而在那邊衝進約有六十個法西斯蒂軍官，圍集在他辦公桌的四周。他們是從意大利各處來的法西斯蒂黨部祕書。會見時態度友愛，並無儀式的敬禮，就是一些虛禮也沒有。用了他和柔輕低的聲音，墨氏開始一一稱呼他們，稱呼時不用各人的姓名，而用他原來所在的城市名字代表的。間或他有些懷疑而不得不問那個是那個，但大半他是毫無困難而都認識的。他們對他都像對一個父親一樣，雖則有幾個年紀一定像他一樣大了呢。當他施行羅馬禮節而要使他們離去的時候，那末其中有一個人喊說『首相！拍一照像！』

他笑笑，一個當差便把這輩軍官帶來的攝影師叫到，他們自行集合在廳中間，有幾個拖起辦公桌前面的兩只安樂椅，放在其他人的背後而立在上面。拍了一張閃光照相。各事都很快樂地做完，笑話連接，談諧百出，這是部屬對於領袖完全信任的一種意態，或者亦即是領袖對於部屬完全信任的一種意態。最後，在重新開始的歌唱歡呼聲中，各祕書從這廳內退出。

墨索里尼回到他的辦公桌，但是在火爐前立定了一二分鐘。看見地板上有一張命令，是剛纔

來見他的人中的一個遺落下的，他把牠拾起，而後坐在他的老位子裏。他舉動叫鈴，待侍僕走進房間，相距六十尺地步時，就立刻詢問我在那裏。我聽見後便從我曾在躲避的進深的窗座裏走出。他對我笑笑；而我心裏忽然想起任何人像我這樣避匿開的若要把他暗殺是何等容易呢。說墨氏是防護得像俄皇一樣，這是不確的。雖則他從窗盤裏的演說和他對於祕書的接待，曾把我們的談話間斷一回，然而他正如沒有事情發生一般，意欲從我們在半小時以前中斷之處絲毫不錯地接續講下。他叫我把我所說的關於阿比西尼亞的事情繼續談下去。然而我不照他的意思；偏說起我剛纔目睹的事情而接續說：

『我自己被這兩種情景的意義所感動。我應該極想要曉得他們對你什麼意思』。

『一種熱忱的證明』，他簡捷地回答。

『然而』，我接下，『關於民衆你曾發表過苛刻的文字；你曾說過神聖的人民須自聖壇上拖下。還有一次，假使我記憶不錯的，你說：「我們不信羣衆能對我們顯示任何神祕的」。但是假使民衆沒有顯示給你，怎麼他們會對你發生任何影響呢？沒有相關相依的情形，我不能想出一個人和

兩萬個人中間互相發生的影響。法西斯主義會被明定爲一種伸張和一種緊張。你能從民衆方面希望這些情緒嗎？又這種情緒可以延至多少長久呢』？

墨氏向後傾靠入黑影裏邊，因爲他佩掛的帶綬勳章不復閃耀，我又辨認出我在探索的思想家了。在他心氣壯盛時放射出來的熱烈情緒，顯見是被抑制着。他似在考慮一些得以替代一種直接答覆的概括的意義，因爲在他慢慢地開始表示意見之前是躊躇一回的。

『在我看來，民衆在未有組織之前，祇不過一羣綿羊而已。並不是我看輕他們。我不信他們能够自行統治。但是，假使你要領導他們，你須得用兩種統御方法去引導他們，就是熱情和興趣。人而單用一種的，就要處於極大的危險裏邊。神祕的和政治的因素輔車相依。缺其一則另一個便要枯萎而經風葉落的。我不能希望民衆遇到生活上的不安適；這是祇不過爲少數罷咧。於此你可看出你剛纔說起的相關相依的情形了。今天我對於廣場內一輩人祇不過講了幾句話。明天幾百萬人就會讀到牠們，特不過在場的這些人對於他們耳所聞的，又假使我可以這樣說，對於他們目所見的，得有一種更生動活潑的信仰。凡是對於羣衆的講演，必有雙重的目的，一是說明情境，一是對民

衆建議些事情。所以對人民所作的演說，於喚起戰爭的熱情是極爲重要的』。

『在這感移民衆的技術方面，也許你是當今最偉大的專家了』，我說。『但是關於不爲任何特殊利益所引動的這輩人呢』？

『他們有懷抱，而且他們具有爲一偉大目的而盡力的信念。我知道民衆已有三十年了。在米蘭我能使萬人空巷！在那邊，他們稱我爲吧吧洛賽（Barbarossa）』。

以前我從未聽見過墨索里尼誇示其任何功績的；而今他說『我能使萬人空巷』幾個字的時候，他聲音裏有種驕傲的口氣。

『音樂在感化民衆方面工作的什麼部分呢？婦女工作的什麼部分，還有姿態和徽章呢』？

『這些都是浮表的部分』，他依然發音顫動地回答。『音樂和婦女誘引羣衆而使之越發溫柔順從。羅馬的問候禮，歌曲和祝呪的經文，每年的紀念儀式，諸如此類的事情—都於扇起熱情的火焰來是不可缺少的，這種熱情保持一個運動存在不死的。這是和在古羅馬時代完全一樣的』。

『你以爲科立奧雷那（Coriolanus）如何呢』？我被他末句的解釋所觸動而問他。

他微笑而沒有看我；停頓了好一回時候（他於答復之前如是樣子是很少見的）；那末簡單地回答說：

『一個傳奇中的人物——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劇本是這傳奇的最優妙的產物』

因爲這是不過一種舛巧的遁辭，我想還是換個題目吧。

『你曾經告訴我，你預先幾個月前準備你的講演辭的。民衆方面的景象使你的演講有些什麼變更呢』？

『這是如同美國房屋的建築』，墨氏回答。『先築起骨架，鋼骨架子。那末看情形的需要，這骨架填滿起來用水泥，或者用花磚，或者用更講究的材料。爲下一次十月節預備的演講，我在大體上已經有了骨架。是否把這屋宇完成起來用白灰岩，或者花磚，或者大理石或者水泥——或者這種種一齊用，那要看屆時廣場內的空氣和到場聽講的幾千人的聲色而決定了』。

我深爲他本於做過一時泥水匠的經驗而引用的這個比喻所感動。列寧，我說，演講起來所用的方法一定是很相像的；而墨索里尼則頌揚列寧在訓練民衆方面所具之才能的。

『法西斯蒂黨員』，我繼續說，『關於訓練講了很多，在德國，我們似乎已經有得過多。我們曾在研究你們意大利人已往三十年的情形，而恐怕你們還不足以勝任現在的負擔。訓練可使你們減少快樂，也許會剝奪你們的靈符』。

這句話刺動了他，於是他勇猛地轉守爲攻了。

『你可以說你們自己國裏已有過多的訓練，但是待我告訴你，我們雖不想把意大利改變成爲一個戰前普魯士的複製品，我們卻要使我們的國家訓練得像你們的同樣強盛。我們所抱的國家概念是綜合的，不是分析的。一個和別人整步調而前進的人並不因之而受損的，這是你和你的朋友時常說的；他是得益於所有這些和他並肩而行之人的。這裏如在俄羅斯一樣，我們贊揚生活的集體意義而願意拋棄個人主義以求集體生活的發展。這並不是說我們甚至把個人祇認爲是一塊石板上的畫形，不過我們認爲他們正主是和他們在社會的全體生活方面不得不參加的部分有關係的。在這裏可以認識國家心理方面的一個很可注意的進步，因爲這是地中海人民中之一種做出來的，而地中海的人民一向是被認爲不適於做任何這類事情的。集體生活的意義是種

新的符呪在我們中間工作着。但古羅馬的情形究竟是不是兩樣呢？在古羅馬共和國時代，國民生活同國家生活是一致的；而於帝皇治下情形變更以後，便開始衰亡了。那末你看，我們法西斯蒂黨員要從民衆方面做出些什麽。我們要組織起他們的集體生活；教導他們在一個大團體——一個有體統的階級團而並非僅僅一個集羣——內去生活，工作和奮鬪。我們要一種社團生活的人情和美點。我們知道外國人被我們弄得驚疑！講到個人，年方六歲就要使他脫離家庭，直到六十歲時令他回去。請你相信我，個人並不因此受有損失，卻受有利益的！」

他比平時變來更加生動煥發，因爲他在詳述他的得意的思想。他已到達使一個熱烈的個人主義者如和莫斯科分離開一樣地和羅馬分離開的壁壘。我沒有機會對這問題插入我自己的見解。他已經把牠們說過。我還能有什麽希望去修改像墨索里尼這樣一個領袖的基本概念，他十年來一向在專心地力圖實行的概念？於是我單說：

「目下年輕人已熱烈擁護這些觀念——不僅在羅馬如此！但是我們裏邊有許多人也許反而不會在任何這種式樣之下受有利益的。而且，假使你引用古羅馬作爲模範，假使你以爲民衆是

沒有改變的，所謂進步怎麼講呢？』

『一個難解的字』，墨索里尼回答，這時聲調似乎冷淡了。『也許「進步」是一根螺旋狀的線。蘇蘭爾（Sorel）絕對否認有道德進步一類的任何事情，他說所有的進步是物理的。我和他不同，因爲我相信，雖則道德的進步是要惹起巨大的危險，可是確屬有的。不過進行緩慢，而就在如是緩慢的進行之下，人們也往往感覺厭倦的。而且，什麼是進步？在帝羅馬時代，有詩人，也有哲學家，並爲提倡公共衞生而定有很好的制度條例呢』。

他翻開他的文書篋，取出一張紙頭給我閱看。這上面誌有紀元後第三世紀時羅馬境內有多少公共浴場和飲料泉源的數字。

『但是沒有馬科尼（Marconi）』，我說，『這位物理家，他最近的發明，每年拯救幾千個人免於溺死』。

『沒有，這時並沒有馬科尼』，他簡略地回答；那末我又覺得這種涉及往古的爭論是何等無益，看出我們是各用自己的意思以解釋『人類進化』（human progress）這名詞。我於是又轉

換到羣衆問題。

『你曾經寫過說，民衆不應當知道，祇應當相信。你仍以爲在現在各種近代技術進化之下，這種耶穌會徒的主義仍應合實用的嗎』？他堅決地回答：

『這感動羣衆的是信仰，不是理智。理智是一種工具，但是牠永不能成爲羣衆的動機。今日更加不能。今日的人民不像他們以前這樣得有許多時候去思想了。近代的人對於信仰的容受量是無限度的。當羣衆像蜜蠟一般在我手裏時候，我激起他們的信仰時候，或者我同他們混合而近乎被他們制服的時候，我感覺自己成爲他們的一部分。可是有一種厭惡的感想固守在我的心裏，和塑模型的人對他在塑造的黏土發生的感想相同的。不是彫刻師有時因爲他彫得不能代表他所意想的東西而把他所刻的大理石塊打得粉碎的嗎？有時這種粗製的物料反抗創造人的』！

頓了一頓，他接續說：

『能否統治羣衆，全視一個的能力而定，如藝術家一樣的』。

『自由！』墨索里尼聲音低輕地，和諧地說。『你既經時時在想起這題目，待我再告訴你，在我們國裏個人並不缺乏自由。他比一個孤立的人有更多的自由，因爲國家保護他，而他是國家的一分子。孤立的人並非無援無依的』。

『然而遲至一九一九年，你已經是個法西斯蒂黨員時候，你寫一些很可注意的文字，講及西方文化的幾種收穫：「個人自由，乃精神的自由，不是單靠麵包而生存的；這一種自由高於列寧兵營裏所盛行的一種自由，異乎普魯士邦下級士官所知道的一種自由——因爲這些是倒退到十一世紀之野蠻風氣的」。』

他冷淡地而用籠統的意義回答說：

『我們曾竭力照現在可有多少則實行多少自由』。

『當有一個辦法，你能使世界相信這層的』。

他朝對我看而露出一種尋思的樣子。

『假如你，在反對和批評交攻之下統治了四年之久，而再隔六年以後，現在是要恢復出版自由並允許言論不受拘束的話』。

『當然我能夠這樣做，不過這是無益的。終是不會把情境改善的。現在，像我已經說過的，努力是在於事物方面』。

我在這方面既不能有所進展，我乃說起柏拉圖而問什麼他認爲是柏拉圖對於國家所持的態度，因墨索里尼曾時常言及柏拉圖的。這位獨裁元首在他椅子裏轉一個身，從旁邊的一只桌子上拿起一本巨大的書，翻開來看。

『這是有味的，翻看柏拉圖已經有一個國家機構的觀念。看呀！這裏就是！戰士，教士，工人，他把他們和個人的器官比較的：戰士是手臂；教士是腦子；工人是肚子』。

『教士仍舊是腦子嗎』？我惡作劇地問。

墨索里尼對這小小的欺弄毫不關心，好像他是一種巨大的厚皮動物似的。

『現在社會是遠較柏拉圖時代來得複雜了』，他就止於如是的答復說。合起了這本厚的書，他把兩只手臂傾靠在這上面。他坐在那邊，這位獨裁元首，倚靠住了這個已在他全權統治下的國家。他的態度鎮靜自若，覺得我今天完全站於反對地位，而在靜待敵對的攻擊。

『有一件事情』，隔了一回我說，『發見於你的這個國家裏邊，也許你對牠不如我們旁觀的人知道得比較深切。就是說，你的許多國民對於一輩報信人和搬弄是非的人所懷的恐懼。他們的行動引起不安和厭恨的』。

『每一個社會』，他得意地回答，『總須有一部分不得不被人厭恨之國民的。在這方面的確，我們同俄國人相像了。但這是若累斯（Jaurès），社會主義派的魁首，他在他的一本書裏說，假如一個革命要維持牠自己，防衛是不可少的。他用了這個理由以辯護法國革命的合理，當時「嫌疑犯法」是載在法令裏邊——虧得有了這一種法律，一個沒有實證而被臆斷定的罪人得因單爲有些可疑而被判罰咧。而且這是一位德國人，黑智爾（Hegel），他說「人民」屬於國家的這一部分，

自己並不知道要什麼的』。

『單把和政治有關係的而言』，我說，『我們德國人很願意把黑智爾送給外國，特別是俄國人，他們是那麼喜歡引用他的思想的。因爲我們許多最無本領的王子是握有獨裁權力的元首，我們在德國已具有幾百年獨裁政治的經驗；而沒有十分長久以前，俾斯麥做了二十八年的獨裁首領。當他擺脫政權而沒有訓練出一個承繼人物的時候有什麼事情發生嗎？一塊巨大的石頭遷移開後，而這底下的蛆蟲就露出來了』。

『然而使德國成爲偉大的是他』，墨索里尼說，並微微地一笑，『我想我是引用你自己書裏的話』！

『但什麼使我們遇到無節制的權力而不安心的，就是憂懼這萬能的人死後將要有些什麼發生。你知道逢賡（Bensen）所講的關於俾士麥的一番話嗎？說他曾經把德國弄得強大而把德國人弄得弱小』。

『也許如此』。

『獨裁政治是意大利獨有的一種法寶嗎？』我接着說。顯而易見我是不能搖動他的備而無恐的鎮靜意態的。

『也許是的。意大利一向是多奇特人物的一個國家。在這裏羅馬，神嚴的羅馬，有七十多種獨裁職權』。

『人是要死的，是何等的苦憐呀！』我嘆說。『當你病時（我想這是在一九二五年吧），你寫過說各項事情多變來毫無把握，因爲你是沒有人可以替代的』。

『這是七年以前。自從那時起，我曾在訓練繼任人物，而已在試驗他們。已經有了一班具有第一等才識的領袖人物；譬如格蘭第（Grandi），拔爾波（Balbo），波旦（Botai），阿比那底（Arpinati）。我無須再告訴你，這裏是有絕對不會再度逢遇到的歷史方面的情境；或者，假如還會逢遇的話，也祇會在縮小的形式裏邊逢遇着。就是從神祕的變爲政治的，從韻文的變爲散文的。一個有才智的人而又具有合適之品格的，能够代表而統治一個國家。然而，我想或者不會再有第二個我了；設使有的話，意大利當不會忍受他了』。

『你記得』，我說，『哥德說：「天才總是絕倫無匹的」——不過……』

他重覆一遍我的『不過』，以對答我的故意的注目凝視，而沒有再說旁的。

我緊握住了使談話不至終斷的最好的方法而問：

『那末你以爲一個朝代當會極周密地自行保衞的嗎』？

『不成問題』，他鎭靜地回答，『一個朝代準備永續不斷，供給自動復興之因素的。國王萬歲』！

『尼底』（Nitti），我說，『在一九二〇年很想做意大利共和國的總統，如果確有這件事的，你認爲他是碰着意大利君主主義思想的暗礁而傾覆的嗎？在德國，我們有國王已經好幾百年，而他們在一星期之內完全不見了。意大利是比較年輕得多的一個國家，而已有如許多的共和國』。

『祇不過零零碎碎的附帶而起的』，墨索里尼敏捷地回答。『所有南部各區都屬於君主統治之下已有幾百年。克立斯皮（Crispi）離開瑪志尼（Mazzini）時候，他寫一封有名的書信，裏邊說：「君主政體統一民衆的，共和制度則分散民衆的」』。

『我們最後的國王』，我說，『利用宗教信仰來扶持他們的王位。威廉二世（William II）和法蘭西斯·裴迪南（Francis Ferdinand）都以堅決的信仰爲神權奮鬬的英雄，而我不能想出一個國王不信這種學理的』。

『我不是這樣想』，墨索里尼回答。『現在時代，一個國王能够像一個不信上帝的人這樣來統治的』。

『國王這個尊稱時常使你動心過嗎』。

『這是我從來沒有感覺到絲毫趣味的一個問題』。

他的答復顯露出毫不關心的樣子，好像我問的是關於一種新郵票的圖樣而不足使他動心似的。

『在一九二五年，你控告這輩退到聖山的代表，以意圖建立一個共和國的罪名，你沒有嗎』？

『他們並不知道什麼是他們要的』。

『至今』，我繼續下去，『我覺得你是保護王位的。那末在別種事情方面，王位有沒有保護你

呢』？

他想了一回，很用心的樣子，這是在他把下顎托在手裏，臂肘擱在桌上，向着下看而再慢慢地擡起他的眼睛朝對盤問人看的時候習慣的意態。在這種時候，他顯出具有創造資質者之鎮靜莊嚴的態度，這種人我們當永不會視之爲一個亂黨分子的。

『是的，是的，你是對的。這是對極了，我是保護王位的。我保護王位是祇不過一種責任的事情：但同時我對國王是非常敬仰的。我不但認爲他單單是一個愛國志士，而且也是一位極有才能的人。說國君曾依據憲法而忠實地扶助我的統治制度也是很確的』。

『聽了你的話，我有時想世間還有知足滿意的國家。然而知識界方面也有顯露出非常不滿意的。我意思是說在這裏意大利。這一輩我在想起的，罵你是個法西斯蒂黨魁。昨天我接到一封信，可以使你看了沮喪氣餒的。這是一個有學問人寫的。他說眞理在這些時代是罕有的，自由是沒有的』。

『一個有學問的人』！墨索里尼輕蔑地說。

「你不是自己說法西斯蒂國家有充分指令國民負起義不容辭之責任的資格嗎」？

「假使一個人是從某種原則出發的」，他回答，「不可從這些原則所發生的合理的結果方面退縮的」。

「你的論理法是拿破崙派的，我沒有什麼反對的事情可說。但是你同時代的一輩人和後來的人將以爲如何呢？你知道幾百萬的人，直到今日之下，評判拿破崙的品格起來是把他殺掉恩興公爵（Duke of Enghien）這回事作爲依據的嗎」？

「一個不公正的評判」，墨索里尼說：「恩興公爵之處決不過是一種傍及的枝節，不可鋪張起來當作大事看的。假如這個處決是拿破崙一生所做的全部事業他應該受責而不容猶豫了。假如這個過失而不可歸咎於他的，當然還要好些。還有同樣的，一個人不可因爲吉里愷撒（Julius Caesar）把范爾生其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殺死而就對他作一苦刻評判的。自然，沒有了這回野蠻的舉動，他一生歷史當會更加優美些，但是因爲一樁可引爲有遺憾的事情，便對準如是偉大的一個人物施以責罵，這是沒有道理了」。

『這是可能的』，我接上說，『說這種事情是專制政治的結果。當一個國家所有的權力都集聚於一個人掌握中的時候，往往不希望要的事情會違反了專權者之意志而發生出來的。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是在想到麥脫渥底(Matteotti)被刺的事情。你不以爲這類事情在一個獨裁政治之下更有發生的可能嗎？』

『政治罪』，墨索里尼靜靜地回答，『在民主國家裏邊也正是常有的。你當可記得在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統治之下的一個有名的例證。自從法蘭西第三次共和政體成立後，一輩有權威的人犯了許多曖昧不明的罪名。至於年輕的德意志民主政體，我想在牠成立以來十年左右的時期裏邊，在德國發生的這類事情比較任何其他各國還多一些吧』。

第四章　勢力區域

歐洲

『你以爲這裏有好的國家和不好的國家嗎』？

我的詢問仍是飄懸於空中，像爆炸的榴散彈發出來的一塊小小的白雲。我看牠從我嘴脣脫出，跨過大辦公桌而盤旋在他的頭頂上面。這個年湮代遠的大廳牆壁曾聽到過如是怪異，如是不合理的一個問題嗎？從前有一時常到這裏來的教皇要不要笑牠不合道理呢？實則這個詢問也許並不如是荒謬，因爲對這詢問的答復形成一部分外交政策之基礎的——假如單從一種融會貫通的眼光觀看，而不從一個認他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而信他自己的功勛就是他本國存立於世之主要宗旨的欽差大臣眼鏡中觀看的話！

墨索里尼當然並不發笑，也不像一朝廷大臣當會做出來的一般而生硬地回答我。雖則他自己是個傭兵隊長，他是尼采的門徒，對於問題要推原分析的。

『沒有好的國家，也沒有不好的國家』，他回答。『不過有些國民比較其他的來得使人歡愛些。這是一種主觀的選擇』！

『你以為一個國家的價值，就是說，這使牠引人歡愛的價值，是因戰爭勝利而決定的嗎』？

『並非單決於戰爭的勝利』，墨氏說。『不過戰爭勝利也是牠價值中的一個原素。勝利是有些價值的呢！我們現在在各方面都看出這一點。每個國家都表顯過牠的犧牲能力。看中國！誰會想到在那邊會有這樣自己犧牲的一種抵抗的呢』？

『你曾經常常說，準備戰爭是這種自己犧牲能力的證明』。

『其中一部分，當然』，他插入說。

『我是很曉得』，我繼續說，『有一時你被戰爭的勝利迷醉過。技術的戰爭，在我們看來似乎沒有英豪的氣味，而你則像在看比武的人一般，很動情地注意的。至於那次大戰（Great War），在

和我思想相同的這輩人看來，是經兩個全係偶爾連接成的結合體支持了好幾年，結果則強的結合體無意識地而又非精神地戰勝了弱的一個——在你看來這強的或者說勇敢的一方似乎是應當享受尊榮的。用了詩歌的體裁你頌贊「勝利無禍患」。但過了幾年你升掌大權之後，在一個條約內否認達爾曼底亞(Dalmatia)的第三地帶時候，你在議會中說：「這是我們能够獲得的最好的條約」。一句聰敏的話，也是一句豪俠的話！俾斯麥有一時也曾醉心過於戰爭的，當他的血液已經變爲涼的時候，說政治是可能的學藝』。

『一個絕妙的定義』，墨索里尼插入說。

『把你早時的言語和後來的比較，我推度在你當權以來的十年之間，你的觀感已趨向於中庸有度的途徑上去了』。

『我想是的』，他用一種恬靜的，低輕的聲音說。

我把墨索里尼引到了同一的轉向點，在我們一路談話裏邊，這是並非第一回，而且我想對於歐洲，這種展開比較他爲振興意大利內部而在做的一切工作愈加重要。我曉得，自然，這種對於像

我這樣一個私人所發的言論，並沒有保障的。然而，我既從他的決意而推斷他的品格，在這種情形方面的決意，是於四千二百萬人的生活和行動有斷然影響的，我盡我之能想法使他從各方面朝向這問題，至於這問題則歸根結底既非屬於需要而又非屬於效用的一種事情，而是一個關於品格的問題。

『這些事情不能立成規則的』，墨索里尼頓了一回繼續說。『規則是幻想，學理是拘束物。譬如，我認友誼的條約網以及關於貨稅的契約是比大規模的聯盟，甚至比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爲更偉大的和平保障咧』。

『條約也是拘束物』，我反駁說。

『一些也不是』，他回答。『我不論何時說起條約，總是當作歷史裏一章一節一樣，而否認牠們是種最後的結論。不過這個見解和佩斯曼·胡爾衛格（Bethmann Hollweg）的著名的「殘片鱗爪」毫無關係的。我的意思祇不過是說巴黎條約，像以前的幾百種條約一樣，能够而且必須修改的』。

『在軍縮會議(Disarmament Conference)意大利曾在提出遠大的議案。察智爾(Winston Churchill)(你有次對我說你是很敬重他的)曾說起強大的法國軍隊是一種和平保障。你贊成嗎?』

『不贊成』。

『然而這裏在意大利,你爲戰爭而訓練你的孩兒們呢』!

『我準備他們爲生命而奮鬪』,墨索里尼回答。『並且我準備他們爲國家而奮鬪』。

『在德國』,我說,『法德戰爭後隔了二十五年,我們還在我們的學校裏舉行色當(Sedan)的勝利紀念。這個紀念使法國的仇恨固結不釋。現在我們從前的仇敵,對於瑪倫河之役(the Battle of the Marne)也在做出同樣的事情。爲什麼你要繼續這種祇能使以前的敵人痛心的祝典呢?』

『我們慶祝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參加戰爭的時候,我們並不看作一種對於失敗國的勝利而慶祝的。這個事實將會給你明瞭我整個的政治態度。對於我們,這是一個革命紀念日,覺得

那時候國民對於議員黨人的意志有種反對的決心。這實在是法西斯蒂革命的開始』。

『要孩兒們明瞭這種區別是難的。勝利的紀念走進了他們的血液裏。孩兒們是虐待動物的，而就因這個理由，他們是容易被訓練起來爲戰爭而愛戰爭的』。

『血液』！他陰險地覆一遍。『人民似乎祇在血流的時候，纔知道一個戰爭是在進行中咧。我們現在沒有一種關稅戰爭嗎？個個人購買福特汽車因爲便宜的緣故，而買的時候則個個人咒罵到美利堅呢』。

那末你以爲關稅戰爭是危及世界和平的嗎』？

『所以我是反對關稅的。我並沒有像其他元首這樣把牠們提高得那麼厲害。我們處於我們的「啓明的」二十世紀，因建築這些新的萬里長城而纔退回到中古時期，退回到好戰爭的城市自治邦（city states）時期』。

『去年夏間，有一位總統，是世界上最強盛的一個國家元首，同我說，我們現在遭遇着的危機是和以前的這些危機相同而當會像這些一樣地迅速過去的』。

『我看來』，他說，『這是一種比那個更緊要的事情，資本制度的一種危機。整個的制度是在危險中』。

我欲探求眞情和人權的熱誠，在我心裏激動着已有一回時候。現在，捉住了我的機會，我說：

『假如你眞的相信你所說的話，爲什麼你不創建歐洲呢？拿破崙想這樣做的，白里安（Briand）也想的。呀，白里安死了，而怪僻之極，這件斗篷復在你的肩膀上面。你比五年以前似乎更加預備接受這個遺產了。假如你從事接辦這個偉大事業的話，你一生歷史當會使人民認眞注意你，因爲一個人站立得愈加穩固，假如在攀登最高度的時候，他是慢慢地攀登上去的。墨索里尼像個歐洲的開基立業的人！你當可成爲二十世紀的領袖人物咧！』

我逗留在這個問題上面有好些時候，對於我，這個問題已成爲一種理當研究的問題。他露出一種戲弄的樣子來靜靜地看我，而平淡地回答說：

『對的，我是比五年以前更加接近一些這個觀念了。但時機還沒有成熟。危機須先使強化起來。新的革命將要來了，而未來的歐洲式樣將要建設起來而成爲牠們的結果了』。

外國

我第一夜到歌場裏，曾在包廂內看見華麗的服裝和閃耀的寶石，比近幾年巴黎、紐約的歌場裏所可見到的還多些。祇能停放一半在廣場裏的無數的汽車，無其數穿着制服的僕人，以及全部的裝置，似在推翻世界是在病寒熱的觀念。羅馬在種種外表方面，絕對使人不會相信一個社會革命是在進行之中。前幾星期，我到過莫斯科的大劇場裏，那邊歌唱和扮演也是很好的，舞蹈是較勝一籌，而戲場的燦爛光輝也並不不如這裏。在莫斯科，雪是降落在舞台上面（他們是在「傲慢怒的婦人」(Pique Dame)，而在羅馬則鮮花兒盛放在頓・巴斯格爾(Don-Pasquale)的園裏。

莫斯科的歌場景色和裏邊五千個的男女聽衆，發生的影響，同這裏頓・奇范尼(Don-Giovanni)指揮的音樂所發生的影響相同。這輩人，雖處處也有盛裝華服看見，大都穿的是灰褐色外衣，而是沈醉於幻想裏邊，因爲他們坐在觀看並靜聽音樂，露出一種遏制住的安定意態的。他們明天都有辛勞的工作逼臨在頭上面，當我們從門口出去時候，並無擠軋的汽車等候在那裏；祇有二

三輛出租的馬車希望做些生意。聽客都是坐電車回家的。當回家時候則歌劇所引起的幻想已迅速地被俄羅斯國裏許多實際的事務打消了。

然而羅馬和莫斯科雙方制度的相像是這樣深刻，我不禁把這兩個劇場的情形講給墨索里尼聽而看他怎樣說。起先是一些籠統的回答。

『不同的！我們有私人財產，而俄國則沒有的。我們曾控制住資本主義，而俄國人則把牠廢除掉的。這裏，黨是隸屬於政府；那邊是適相反背的。』

『然而』，我說，『在意大利，黨與政府都同時聚集於你一身；而在列寧統治下的俄國，情形也是這樣的。』

『我並不否認這些類似的地方。』

『在大戰以前』，我繼續說，『你在「前進報」(Avanti)裏說：「社會主義並非是一種淳樸和平的事情。我們不信人的神聖」。這不是法西斯主義嗎？』

『是的，這是同樣的事情。』

『你又曾經寫過：「除非法西斯主義成爲一種信仰，牠怎麼能激起熱情之火呢』？這不是共產主義嗎』？

他點點頭表示對的，說：『這類符合並不困難我』。

『那末，你同俄國人要求的並找尋的信仰把你們雙方的制度和所有其他的區分開，是不是呢』？

『是的』，他說，『而且不單如此。在消極方面，我們也是彼此相像的；我們同俄國人都是反對自由黨派，民主黨派，並國會的』。

『在一九二九年，或許一九二〇年，你寫一篇東西說列寧曾解放俄國脫離專制政治，而你則預料這個國家當有一天成爲全世界最興旺的國家的』。

『不是我的預料已經在變成事實的途中嗎』？墨索里尼問。

『列寧一定是親自認識你的。我曾聽到他對意大利人說：「爲什麼你們遺掉墨索里尼呢」』？

『是的，確是列寧這樣說的。我不記得是否我和其他的人在沮利克城(Zürich)會見他的。你

知道他們是常在改換他們的名字的我們時常在一起彼此辯論許多事情呢』。

『我奇怪你，存了反斯拉夫的性情，能同俄國人敍得下去的』。

『妙呀』，他說，『俄國人的確感覺要使他們給人家完全懂得是很不容易的。爲急求探達事物的底細的緣故，他們往往弄得雜亂周章的』。

『在你年輕時代』，我說，『你做報館記者的時候，你時常同你的朋友用哲理來推究一大番的。今天你遺漏掉這些討論沒有呢』？

『我不能再以「哲理推究」。我須幹咧』。

這個答復是簡略，低輕，峻峭，而又明確；好比是模斯氏電碼（Morse code）裏打出來的。

『新近我在莫斯科時候』，我接下去，『我碰到每一個人差不多都有兩樁事情使我感動的——工作和希望。這裏相同嗎』？

『大多相同的，不過這裏我們不能替每個人都找到工作』。

『然而你因一般失業人的幫助，已做出奇特的事蹟。我們留意到你的建設工作的時候，我們

對於獨裁政權的反對就和緩了』。

『這是有趣的』，他回答，『我們自己的一個幹練的工程師奧瑪旦渥（Omodeo），從前爲撒地尼亞梯爾索流域（Tirso）的蓄水池造過堤壩的，現在則在尼彼爾河（Dnieper）上建造一個同樣的堤壩了』。

『象徵的』，我回答。『你是在興造，改良，建設，正同俄國人一樣。你強迫銀行幫助工廠，而強迫工廠維持工人。我不知道是否這應該叫做國家社會主義。名字是沒有關係的』。

『這是應該要你很清楚地曉得的事情』，墨索里尼說。『法西斯蒂國家指導並管理廠主，不論是在漁業方面，或者在發爾達斯他（Val d'Aosta）我們的重工業方面。在那邊，國家確實是有礦產面辦有運輸事業，因爲鐵道是國家的財產。還有許多工廠也是屬於國家的。雖則完全同的，然而這不是國家社會主義，因爲我們不要建立一種專利權而使一切事業都歸國家辦理。我們稱之爲國家的干涉。這是在工作布告（Carta del Lavaro）裏邊統經詳細規定並解釋明白的。假如有事情辦得不適當，那末國家要干涉了』。

『這種發展是正在增加嗎』？我問。『資本家將繼續服從嗎』？

『這是處處在增加。資本家將繼續做他們被吩咐做的事情，直到做完爲止。他們沒有選擇的權利，也不能表示反抗的態度。資本不是上帝；這是不過一種用以達到目的的工具而已』。

『我集合的一般觀感是，你，假如不是回到你的出發點，至少是在回到和你早時觀念相近的觀點』。

『一般地說來，我是在破釜沈舟』，他回答。『我是從新起頭；但是我記起我從前時候的經驗的』。

覺得關於這件事情我們已經碰到封閉的關口，我便轉到關於法蘭西的問題』：

『不久以前，你講起在意大利建立一個共和國是靠不住的。你以爲這共和國在法蘭西是穩固的嗎』：

『法蘭西共和國是得勝戰爭的。這是一穩固的基礎』。

『法國人曾經被稱爲歐洲的中國人，因爲他們似乎把自己關閉在牆垣背後而多少是不問

大陸上其餘地方的情形的。然而他們是深深地爲權力和光榮的思想所引動。狹小的中等階級的精神和代議政治的思想並行而進，你怎麼講法呢？』

『你是在擬論一個表示法國心理特徵的問題』，墨氏說。『就個人而言，法國人是微小的；就國家而言，他是偉大的。這是極自然的。法國人有幾世紀的統一的國家生命在他們的後面，而且接一連二有過著名的國君。我們意大利是缺少那些史實的』。

『我感覺得似乎你個人已從法國人方面學得很多』。

『的確！從芮農（Renan）是學一些關於哲學的問題；從沙蘭爾（Sorel）是關於工團主義及其他討論的問題。但是最關緊要的，我學得的是法國的偉大人物巴爾扎克（Balzac）！』

我沒有絲毫想到轉變方法而便說：

『有時英國人曾被稱爲現代羅馬人。而你是一個現代羅馬人，對於這層總有一些考慮過的意見吧』。

『現代羅馬人？不是的。不過他們有幾種質素是可表現古代羅馬人的特性：建造帝國的天才；

堅持力；忍耐性』。

『我覺得奇怪』，我說，『英吉利在意大利是這樣地不甚得人歡愛的。你以爲這是因英國人是你們排斥的這種民主政體方面最強大的杜石的緣故嗎？』

『這並非是英國人特別不能得到大衆的歡迎。一般外國人都被厭惡的！我們對於意大利以外之世界所表的同情業已減縮。像我們這樣一個新的運動，立刻可把口傳的空話打消。意大利和英吉利的友誼成爲一種口頭禪，至少已有半世紀之久。我們考究這問題而問，「有實在的質素存在於這種相傳的友誼裏邊嗎」？於是講起了「拉丁國的兄弟之誼」。法國人是「拉丁族人」嗎，他們對於我們曾表示過什麼友愛的意思嗎？像這類的反覆考慮是存在於法西斯主義的精神裏邊毫無所遺的』。

『奇怪之極，在我遊歷的途程中，我感覺得你在美國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來得受人歡迎。在無數次會談時候，我老是被人家問：「你怎樣歡愛墨索里尼的」？然而美國人是反對不論那一種獨裁政權的啊』。

『你是錯了；美國人有一個獨裁元首』，他立刻回答。『總統是近乎萬能的，他的權力是有憲法保障的』。

『的確，他可以成爲萬能的』。

『不，他實在是有無限權力的』。

『去年夏天，我同胡佛（Hoover）波拉（Borah）都會談過。這兩個人在性格及政治觀念上的不同甚至比初見時顯出來的還厲害些。他們對於戰債也是意見不同的。你以爲美國能够贊成把這些戰債註銷嗎』？

『不是能够而是必須』！

『還有三個問題我要問你，這些問題是在美國時候人家連續不斷地問我的』。

『友交的婚姻，第一個，我猜想』？他問。

我笑起來，那末他繼續說：

『不過一種荒謬之談！這不能解決問題的。一個很大的疑難性的關係，不論普通的或宗教的

婚姻都答復不出這個謎的。從一般看來，還是老辦法頂好些。你的第二個問題，無疑地是關於禁酒的吧』？

『自然』。

『這個題是難的！』他說。『至於我自己，我實在是個戒酒的人，可是現在的情形如何呢？人類種植葡萄面喝酒，直到習慣成爲第二天性，已經過無可計算的年代，那末美國人出來面要強迫把這天性驟逐掉。結果則他們造成了一種酒毒，比老的還要壞得多。你的第三問題是什麼』？

『工藝的進步和「新紀錄」的創造』，我回答。『我從未仿效過這輩有學問人裝作的賢能的態度，他們是看不起物質進步的。幾年以前，我在報上看到你第一次在西西里（Sicily）公開的巡遊，那時你自己開車的。我覺得有趣而很注意。雖則直至那時我對於法西斯蒂意大利國內所有進行的一切事情一向是非常懷疑，然而我驟然間看出你的舉動是有含義的。我覺得顯而易見你是要給你人民明瞭率先示衆的意義』。

他點點頭說：『許多對於工藝進步的反對是缺乏公道的。這方面人類思想的產物已得到偉

大的功效。沒有了大船，大鐵橋，地道，飛機，我們將要成爲什麼樣子呢？難道一個人有了更快更舒服更穩妥的摩托車之後，還要倒退回到古時候的小牛車嗎？一般人錯誤的地方，是在於他們的執迷一途，各認對方是不對而互相攻擊』。

『在美國，民主政治已經盛行了一百五十年，而這個國家的人民對於政事竟會這樣地不甚關心，你是否以爲很奇怪的』？

『這不過顯示資本主義怎樣把政治本能摧毀罷了。資本主義發達到了極頂的國家是世界上最無政治的。每隔四年，國民自睡夢中醒來而爭相討論酒應飲得多些，還是飲得少些這一類問題。那末這位失敗的候選員打電報慶賀被選的總統。光明正大的競爭，或許是；可是這不是政治的競爭』。

『是咧』，我說，『這些是美國特有的情形。但是在如此急切需要的當兒，爲什麼能幹的政治家這樣少呢』？

『因爲目下政治生活的錯綜複雜是遠勝於往昔。而且，資本主義已經吞滅了政治興趣。現在

世界祇關心於金錢。人民祇在想到他們自己的金錢和人家的金錢。全歐洲密切注意大政治家庇爾(Peel)或狄士累利(Disraeli)的演說辭的這種日子過去了，就是密切注意若累斯(Jaurès)及克雷孟梭(Clemenceau)的演說辭的這種日子也不見了！政事在無線電上討論的時候，他們靜聽一兩句後便把機關關閉掉。沒有人研究政事了。人民不想統治而想被統治，希望不受煩擾就算了。假如歐洲有了更多的大政治家，黨派心理當會減少一些』。

我問他關於德國的事情，把德國人和美國人在實業及效率方面比較一下。

『德國人當前十年中有一些奇特的成績』，墨索里尼說。

『關於德國現在的衰弱，你怎麼講呢』？

『德國是受一種全世界的聯合打擊的』。

『你是否以爲前二十五年在德國所發生的種種事情是現在所感苦難的間接原因呢』？

他遲疑了一回，仔細地看我，那末慢慢地堅決地說：

『當俾斯麥在執政的三十年間所做的各項事情都是有益於德國的。這是對於一個政治家

頂頂要緊的事情，就是說他掌權在手應當有個長久的時期。你有一天所寫的關於皮梭逢（Beethoven）及莎士比亞的話，恰好適合到政治方面，而俾斯麥是有充富時間的』。

『你以爲大戰後德國起初幾年的政策如何呢？你以爲德國接受處置而毫無抵抗的企圖是對的嗎』？

『她有什麼旁的辦法呢？關於當時這幾年裏德國表示出來的激烈的怨恨，以及對她敵對的聯盟還是存在着的情形，任何種抵抗企圖當會弄出最凶險的結果呢。拉斯那（Rathenau），我是於一九二二年認識他的，是歐洲在一世紀最後二十幾年間所有最能幹的政治家中的一個。至於我對於斯德萊斯曼（Stresemann），我在他死的時候，我是表示深切悲痛的。他能够使萊因河域（Rhine）恢復自由比條約上規定的日子早過五年咧』。

『他是不是同墨索里尼一類的』？我探詢。

墨氏露出驚奇的樣子來看我，於是我繼續說：

『他是從國家主義向前進行到國際主義的』。

『但是這兩個人的情境是這樣地不同』，他說。

『因爲這兩個國家的性質是這樣地不同』，我接上說。『法西斯蒂黨員是喜歡談及戰前時期普魯士邦的訓練（Prussian discipline），而這是普魯士邦具有世界上最強盛的社會主義黨的時候』。

他微微地一笑，皺起眉毛，似乎露出一種狡猾的神氣而說：『在德國的社會主義裏邊是充滿着普魯士主義（Prussianism）。我會在感覺這是表明爲什麼德國社會主義黨員是這樣訓練的』。

『那末你以爲法西斯主義能够出口運銷到德國的嗎』？

『沒有地方推銷的』，他回答。『這純粹是意大利的一種出產物。然而其中有幾個觀念得能適用於德國國情的；職業組織成的團體，和對於國家的關係方面的這些團體組織。在你們國裏，因爲大規模組織的成立，達到合體制度的途徑已開闢好，祇要再進一步就行了。還有，你們可把資本和勞工雙方都加以統制的』。

『你有次對我說』，我接上去，『意大利人喜歡批評，爲時已過於長久，而現在是要他們學習服從的時候了。德國人恰巧反背，服從已經有幾世紀，而這是當然他們又要變爲喜歡批評的時候了。所以我們寧願政府裏有五百個中等人物而沒有一個特色領袖，德國人具有一種愛好服從的熱情，所以我們不要法西斯主義在我們的國境裏。而且，完全缺乏像你這樣的一種領袖，顯示了思想界方面雖能產生出獨裁職權的偉大教師（馬克斯，黑智爾，以及尼采），卻不能產生出一個實行獨裁的人物。德國人之所以始終沒有一個能够成功的革命就爲這個道理』。

『但路德（Luther）如何呢？』墨氏問。

『是的，他是特別的。他是成功的。雖則完全相同，然而爲避免用「革命」這個不吉利的文字起見，我們稱他的工作爲宗教革命（Reformation），略爲有些慚愧的。你記得在一八六〇年模樣，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問俾斯麥是否普魯士邦將要有個革命的時候，俾斯麥回答普魯士邦祇有國王起革命的』。

墨索里尼又提起獨裁職權的問題，講來竟出乎我意料的。

『在所有的各種獨裁體制裏邊』，他說，『德國採用的是由一種強有力的分部政治行使的——這是組織極完善而有些和世界脫離的一種分部政治。而且，在你看來，獨裁職權並不附在一個人身上，也許甚至附在幾個人身上，陳列在商店的廚窗之內。有時你在股份公司裏邊見到一種獨裁職權。於是你看到的獨裁職權，從同業同盟排起，排到文官的獨裁職權爲止。你一方面有好斯頓(Holstein)，另一方面有克虜伯(Krupp)或者捷遜(Thyssen)』。

『世間猜疑我們』，我說，『看我們是兩個德國(Two Germanies)。你已經描畫了一個。另一個是這個德國，牠給人類的貢獻是十九世紀兩個頂偉大的思想家，哥德和尼采。當大戰時候，你自己同這第二個德國疎遠沒有呢』？

『始終一刻工夫都沒有。這是我不能疎遠的』。

國內的發展

我們在飛越蓬頂池沼(Pontine Marshes)的時候，這只小小的沒有遮蔽的飛機降落到大

約距地三百尺左右的平度，駕駛員用航空家手勢表演的言語引我注意到下面的地皮，那邊的積水已經漸次汲放乾淨。在墨索里尼統治下，那邊大規模的工程現在快要完成，這是二千年前的羅馬人和其後的教皇曾企想做過而沒有成功的一樁工作。一塊幾百方里面積的地土，以前除打獵期間幾個月裏，有獵人住在山之四周度着遊牧生活以外，沒有人能居住過的，而畢竟弄成爲可以居住的地方，再經十年左右，在這塊一向被瘧疾弄至無法可想的境域裏邊，將有幾千幾萬的人口居住着咧。這個地區的全景，現在像一幅地圖般地展示在我的眼前。我能看出劃分新耕地的平行線，而認識運河的主幹和牠們的支流，這些是揚來汲出池沼的水面使之流入海中的。

過了幾天，我由墨索里尼及幾百個法西斯黨員作伴，坐汽車遊覽經過這個地區；但不過這是一樁雜亂的事情，遠不如我從飛機上匆匆看到的來得寶惠咧。

我已把我上次觀光的經過告訴他，而這回則我把福斯德（Faust）的結末一篇隨帶在身的，在裏邊這位將死的百歲老人說：

一個沼澤朝向山嶺伸展着，

害及所有野生的一切；

把這疫氣爲患的池沼滅絕，

當可成爲無上的功績。

它可供給幾百萬人的寓所，

非居住無危險，特行動自由的。

因爲墨索里尼始終把這種意念留存於心以作表象的行動，就是這種我認爲是表顯奇特才識之人的特性的行動，他深爲福斯德書中相同的意思所感動，而慢慢地高聲朗讀這首德文詩句。

後來，我們到一個地方，有七十架牽引自動機，並排兩行，相反了方向而在開始第一次耕這古老的泥土時候，他叫我走到他一邊去，揮起他的手而指着這些機器說：

『那邊你有這位百歲老人福斯德了！』

『這些自動機每架的價值比一尊大礮便宜些』，我冷淡地回答。

『比放一次大礮便宜些』！他說來蓋住我的批評，並且笑起來。

這是這次遊覽最有趣的時候。在第二次遊覽時，我看他走上一個小工程處外面的階級。他一聲不響立在那邊有一些時候，在看牆上貼的一張刊印的布告，泥水匠的工資比例表。因爲他這樣看，我不由得不感覺他的行爲是象徵他年青時是一個泥水匠和現在是一個元首間的關係。

那晚，我們離開荒野裏一般攝影師的喧擾，回到這靜寂的大廳，而又坐在這大辦公桌兩旁一起談話時候，我利用機會提起那天我所看見的情形。

『你記得拿破崙在聖赫勒拿（St. Helena）途窮日沒的時候，對他一生事業裏頂實在的事情怎麼講的？他講起堤壩和運河，船塢和道路，工廠和住所——講時都說出牠們的名字，一張名單填滿了整整的一頁。至於他所攻打的戰役名字則隱沒在這些廣大的人道主義功績的後面。現在使你想起而感覺非常滿意的，就是這類事情，不是確的嗎？你希望做這種建設工作不是已經好久了嗎？』

『已經有幾十年了』，他溫柔地回答。

『聽了這樣一種供認』，我說，『我對於法西斯蒂擴充領土的要求少怕一些了。我永遠不能相

信你會以爲一個國家的幸福依靠在領土的擴展上面。所以，我更覺難以明白爲什麼在一個比較幅員狹小而人口稠密的國裏，你對於生產的增加，注重得這樣厲害。我應該要想馬爾薩斯人口論(Malthusianism)，在意大利可說比較世界上不論那個地方都來得需要咧』。

墨索里尼突然發怒起來。以前或此後，我都從未看見他這樣情不自禁的。像飛彈一般地對我提出他的辯論，並且像平時一樣快的說了兩遍。

『馬爾薩斯(Malthus)——從經濟學而言，馬爾薩斯人口論是一種謬誤，從倫理學而言，是一種罪惡！在人口方面的減少馴至苦難接踵而起！當意大利人口祇有一千六百萬的時候，國家比現在我們有四千二百萬居民的時候來得貧苦。這些四千又二百萬的人民，現在的處境是遠勝於他們祇有一半數目時候在教皇威尼斯邦(Venice)或那不勒斯邦(Naples)統治下的情形——那時他們是貧苦而且沒有教育受的！——三十年以前我在自己家裏就認識了這層。製造工業需要受過教育的工人，而現在生產力已增加了一千倍！』

『處處同的』，我說，『不獨是在意大利。講到一個國家的強弱，法國用了她的二孩制(two-

children system) 已經顯示什麼是一個限制人口的國家在她必須做的時候能够做的』。

『法國不能算什麼！』他喊說；他的回答的激烈，表示我的辯駁是他時常聽到的。『法國當會打得完全粉碎，假如沒有一半的世界來援助她。還有請你想想。假如法國在一九一四年已有五千五百萬人口而不是三千五百萬的話，德國當永不會宣戰咧！』

『這是你的見解——我並沒有分的——我能懂得爲什麼在意大利辦理墮胎是被認爲一種罪名的，雖則這種情形在德國是已經沒有了呢』。

他仍舊怒氣滿面而很響地回答：

『俄國人喜歡這層則能够這樣做，因爲他們的人口不論一年裏增加三百萬或五百萬或者祇一個，對於他們沒有關係的。然而，在人口方面沒有迅速的增加，總是隱含着國力的限制。關於這層，我們同俄國人如南北極之不相遇了』。

『這裏我是贊成俄國人的』，我回答。『他們在公共生活方面男女享有平等立場的』。

這句話一說弄來更糟了。他比不論什麼時候更加強硬地回答說：

『婦女必須處於被動的地位。她是分解的，不是綜合的。當所有的這些文化世紀裏邊，有過一位婦女建築家嗎？請她祇可替你造一所茅屋，甚而廟宇都不行；這是她不會造的。她沒有建築意識，而建築是一切藝術的總合；這是象徵她的命運的。我對於婦女在國家方面的職務所懷的見解是根本反對女權主義的。果眞我並不要婦女去做奴隸，但是，假使在意大利我提議把投票權給與我們的婦女，他們將會嘲笑我咧。凡關係到政治生活的地方，她們都沒有分的。在英國，婦女比男子多出三百萬，而在意大利則男女數目相同的。你曉得盎格羅薩森民族的國家（Anglo Saxon Countries）大概將要弄到什麼結局？要弄到婦女爲主的地步！』

關於這件事情，他既不容辯論，我乃暗暗地說到一個小問題上去。

『然而我想法西斯蒂國家，對一個私生子的母親正如對不論那個結婚的婦女一樣優待的呢』？

『我們顧憐一般母親同歐州不論那個國家一樣的。私生子的母親，在需要方面，往往遠勝於一個結婚的婦女』。

我從這個引起爭辯的婦女地位問題轉向到和俄國相較之意大利的勞工問題上去，問他是否這是確的，在『工作布告』裏他自己曾添入一句說私人創業(private initiative)是最能激勵生產的。

『是這樣的』，他心氣平靜下去而回答說。『但我還堅持私人創業失敗則國家須得干涉的。這「工作布告」是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外的』。

『你曾經說起「巴利拉」(Balilla)如同你心愛的孩子。這個教育法不是對於家庭有危害的嗎？還有法西斯蒂教育制度和蘇俄政府(Soviets)施行的兒童教育，區別何在呢？』

『這裏在意大利』，他回答，『我們照着國家的理想而教育他們，在俄國則照着一種階級的理想而把兒童撫育起來。然而最後的目標是同的。在意大利和在俄羅斯，個人都是隸屬於國家的。我的宗旨是用逐步擇優選拔的辦法去造成一個幹部的』。

『假使你要這樣做』，我說，『你須把全國的精粹都羅致到教書的職業方面去。假如我須得治理一個國家的話，在所有的公務人員裏邊，教員的薪金應該酬給得頂多，因爲他們是掌握未來

的一代在他們的手中，而且我應該要把頂有才學的人吸引到這個職業裏邊去』。

『我們的教員』，他回答，『比三十年前我自己是個教員時候所得的薪金有十倍之多』。

『我看過俾利趣(Polizzi)曾經論及服從心的危險，而你是不贊成他的評論的』。

『祇不過關於這層』，他回答，『就是兒童和軍人必須懂得什麼是他們奉命去做的。一個命令一定不錯的。接到它的人必定要感覺它是合理的。往往解釋是主要的事情，命令本身沒有問題的。關於法律，有些事情不免枯燥無味。實行則不然，這是一種人事，各各不同而充滿着精微的區別的。法律是祇不過人類實行方面的一部分，而且不是頂重要的部分』。

羅馬與基督教會

在開始討論基督教會之前，我先講一個羅馬的牧師，他在政府與教會修好之前後，曾很出力參加商議的。因談話語氣的鬆枘，受有很大的損害。這位可敬的牧師，做來好像世間是毫不知道這兩個權力間有困難和衝突情形存在的樣子。他以前差不多把它們完全置若罔聞，而現在則整個

地不理不問。他是富有魄力而卻又虛懷自謙的一個耶穌會徒，就是和我們在席勒爾（Schiller）的劇本裏及法國小說裏看見的相同的。

我又提及關於政治的權力問題，先講起喀富爾（Cavour）的話，『自由國內之自由教會』（libera chiesa in libero stato），而問墨索里尼是否他接受這個見解。

『對於天主教會是很難實現的』，他反駁說。『假使你把這句話細味一下，你會看出它是沒有意義的。這裏祇有兩種可能的事情：兩個權力的完全分離，國家不問教會；或則國家和教會攜手以管理共同關係的事宜。國家和教會，雙方都須處理同樣的東西，人類，在前者看來謂之國民，在後者看來謂之信徒。我已經試行過種種方法。在一九二三年，我要給教皇五個政府方面的職位。頓·斯德查（Don Sturzo）把這計劃推翻。他糊想他可像對付奇渥利底（Giolitti）一般而能同我周旋，所以我把他根本驅逐掉的』。

這是頭一回，我聽到墨索里尼用這樣強烈的口氣講他的一個仇敵——使我料想他一定是被斯德查煩擾得很厲害的。

『但是爲什麼你把這議和延後五年呢』？我問。

『這是需要的』，他說，『我們應當有充富的時間去弄清楚一切非常細微的爭執問題。不單如此！教會的大本營完全封閉在國家的首都裏邊，那是還有地理上和地勢上的困難之處。國家的首都，而在裏邊則有一個屬於另一權力的都城！至少四千四百公畝！』

『神父安爾(Father Ehrle)，德國的牧師，現在是個主教，在一九二〇年給我看他編製的教皇政府(Vatican State)的地圖。在那時，他失掉教皇本泥狄克特(Benedict)的歡心，因爲他在大戰時候把它刊印出來的緣故。你知道在你和教皇談判時候，你做出一些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情嗎？』

墨索里尼露出一種探詢的樣子來看我。

『從來沒有過，你一定要承認』，我繼續說，『兩個獨立而又是至尊無上的元首，住在一個城裏，談判了三年之久而沒有彼此會見過』。

他很高興地笑起來而說：

『呀，我現在已經拜訪過教皇了』。

關於拜訪教皇這回事，鬧得羅馬城裏議論紛紛。據說墨索里尼曾跪下而接吻過教皇的手。但我於議和之後拜訪他，覺得他處處露出反對教皇的意思，因而懷疑到謠談的失眞。在我看來，這件事有一種屬於人情方面的旨趣，所以我從側面進攻上去而說：

『我自己拜訪過這兩位最後的教皇，覺得他們規定的儀式，這兩次完全兩樣的。這層使我奇怪是否一個具有自重心而不是一個信仰宗教的人應當遵守這些儀式的』。

『大概』，墨索里尼回答，『「羅馬人怎麼做，我也怎麼做」。這是說我在什麼地方被款待則我就守這地方的風俗的。在教皇宮廷裏邊，他們任我隨從我自己所好的』。

『你想信』，我繼續說，『一個天主教派的政治家比一個不是宗教信徒的政治家能够和教會周旋得更好些嗎』？

『你關於這層必須把一個信徒和一個務實的天主教徒分別明白。當然一個政治家能够得到權力與人和，假如他信從他的大多數國人信奉之宗教的。但實行參加一個禮節，那是一種私人

的事情。譬如，據說剛纔把耶穌會徒從西班牙驅逐出境的國務總理天天參加彌撒的』。

『在你年輕時代』，我說，『你用尼采派的語調寫一些很好的東西。例如：「羅馬屬於教會權力統治下的時候，主宰的王朝，或許是史上唯一的大朝代，傾覆了」。還有一次你講起基督教，說，幸虧它，歐洲雖變來意志萎頓，然而傾向復古的程度，還沒有弄到足以維護封建制度。最後你說，新的，自由的，孤獨的，好戰的精神，益以不可言喻的慷慨的倒行逆施，已把我們從利他主義方面解放了出來』。

『這末一句是尼采的，不是我的』，他插入說。

『不』，我反駁說，『這是你的』。

我們對於這句話的著作權激烈地辯論了一下。那末他開始討論這裏邊隱含的問題——討論得很大膽地而且十分坦白地。他是政治家而又是革命家，在一方面，現在是與教會講和的政府領袖，在另一方面則又懷存着挑戰的精神，顯而易見有一種衝突存在於他的心裏。

『關於這層則我的地位是困難的』，他說，『因爲歷史的情勢不能與宗教的情勢準合。羅馬

人是美麗強壯。後來他們是荒淫愚昧。這最後的應該是在最前的。奴隸叛變了。自然尼采是對的』。

他頓了一回，很輕地差不多聽不出有聲音地嗟嘆一下而繼續說：

『但是我整個地把這事研究的時候，或許益處多於害處。基督教的一般影響確是不差。這是人類史方面的一種進步狀態。假如基督教沒有踏進帝國的羅馬，當永不會成爲一種遼廣地傳佈的宗教。我堅信如此。待我補充些說，萬事一定都是定於天道的。先是羅馬帝國，那末基督降生，保羅(Paul)在馬爾泰(Malta)島海邊舟覆遇難，而最後被帶到羅馬。所以這是被這引導一切的這個天道預先注定的』。

我是在默察一個人，這個人在當時的傾刻之間，我感覺得是個新的墨索里尼。的確，世界上再沒有其他像羅馬那般地使他這樣深切注意的地方，而且似乎他把自己看作羅馬史的一部分，當他說出結末幾句時候，在他面容表情上就很可看出了。所以我謹愼自矢，不去間斷他的感想，直至他擡起頭來，笑容可掬地看我而似乎準備一個新問題時，我纔說：

『哥德和後來的蒙森(Mommsen)，說普遍的觀念是被結合在羅馬裏邊的』。

『是的』，他說，現在說來語調不同，偏重於邏輯而減少了一些熱切的情緒，『所以或許德國當會好些，假如阿民尼阿斯（Arminius）在推托堡林（Teutoberg Forest）之役是被打敗的話。不是吉卜寧（Kipling）說沒有受羅馬法度訓練過的國家，如同沒有進過學校的孩童一般的嗎？』

『但是現在』，我接上說，『你決不能以爲使羅馬再成爲世界的中心是可能了吧』？

『世界的中心，祇不過照這個意思講，就是說，歷史在牠的周圍密集到了過於濃厚的程度了。耶路撒冷（Jerusalem）和羅馬——就這層而言，還有什麼旁的都城能够和這些比嗎』？

『乘便，請靜聽我有次聽到一位有名人物所講的話』（我當時故意隱起此人的名字，希望墨索里尼靜聽這個機警短句而事前則無所成見的）：「大戰失敗的是路德——」。』

『有趣的。誰說的』？

『新故的教皇，本尼狄克特十五世』。

『呀，他的確是一位偉大的教皇』，墨氏回答。

『在基督降誕節，我時常看見羅馬教堂擠滿的』，我說。『從前它們在俄國也是擠滿的。但現在，隔了十年之後，俄國的教堂是空的了。你相信對於基督教的信仰可以持久的嗎』？

『我看到西班牙的時候，我覺得宗教的地位是危急得很。在西班牙，教堂也是時常擠得容納不下的。現在宗教雖則仍舊有的，不過顯在浮面而似乎並不深刻了。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戰爭和世界的恐慌，在某種性質方面已激起而或許已加強了宗教的心理。各處的人，甚至一般軍官，就是一位德國王子也是如此，現在都已深切信奉宗教了』。

『新近你講起吉利該撒（Julius Caesar）表示無限的感嘆，而卻把基督排放在他的上面。你確是這樣的，假如我沒有聽錯你的話』？

『基督是更偉大』，他回答；『該撒是在第二位。試想想看！開始一個運動，已經延長到兩千年，有四萬萬信徒，許多是詩人和哲學家！這是千古未有的。而羅馬則是這運動的中心出發點。然而很奇怪，頂仁厚的羅馬帝皇卻是壓迫基督教徒頂厲害的』。

『昨天』，我說，『我仔細看神堂上奧理略（Marcus Aurelius）的騎馬像時候，我想起他說的

一句話，這句話我最後在非常的環境之下看到的，就是說，當作一句格言刻在挨普頓(Capetown)附近羅斯德氏(Cecil Rhodes)別墅裏邊的：「不要忘記你是一個羅馬人；可是還要記得你是一個皇帝」。

第五章　天才與特性

行爲與思想

這些優雅的房間，平時我到墨索里尼那邊去談話走過時候，總是闃無一人的，今晚則因到了二三十個人，如同銀行董事處於得意的老年時代，在委員會議畢後準備坐下吃頓盛饌的情形一般，在那邊得意揚揚地從事討論而變得熱鬧起來了。這輩人客是爲商量在羅馬創設一個西塔研究院（Città Academica）而跑來謁見元首，好像被款待得很樂意似的。

墨索里尼因不得不耽擱我一個鐘頭而向我道歉的時候，我告訴他什麼是我走到他那邊去時瞥見他們而心裏感想到的。無疑地，所有來看他的人，不論以個人資格或代表資格，一定把他們整個的自我心理帶到他的辦公桌去的。

『然而』，我繼續說：你自己始終是這樣絲毫不覺得煩擾。究竟你被所有來麻煩你的一切繁瑣事情纏繞的時候，怎麼仍舊這樣清醒不亂，好比說，從情慾構成婚姻的呢？你是否覺得細項小事的紊亂無條將會把你起先得來的對於國家的觀感朦混的呢』？

他是剛在討論西塔研究院之後，心緒沈着；今天像以前所逢遇的一樣，突然間從實際的變換到空談的，似乎使他增強了一些精力，好像他已從室內走入露天而感覺很爽快似的。

『你所說的危險確是眞之至的』，他回答。『天天的實幹會麻木心靈的。若要避免這層，一個人須得時常同羣衆的以及各個的活動心理接觸。那末他可以保持他的思想力而不致被官僚政治弄得麻木不仁。沒有旁的事情再比官僚政治更能堙腐心靈，一切行政都受牠的苦楚的。我試圖避免這種害處，時常想到屬於人的事務方面，想到他的需要和他的責任，他的短處和他的長處』。

『你回想到你這些早時候的觀感，十二年以前的觀感時候，你覺得你所做到的和你平素計劃的相符合嗎』？

『一個有趣的問題』，他說，於是在回答之前想了一回。『不』，他繼續說，『我並不覺得我自

己在我希望走的街道裏邊。不過我仍是像舊時一樣的這個遊歷人。假如我是在一條新的路上，這是因爲歷史要這樣的緣故。然而我是始終依然如故的』。

『那末經驗時常使原來的計劃改變的嗎』？

『自然！人類，政治界工作的資料，是活動的東西。所以他所從事的工作，和彫刻家在大理石或青銅方面所做的工作大不相同。我的資料是變化的，複雜的，受制於死者的影響，並且受制於婦女的影響。全部的資料是那麼地黏柔，工作結果有時和工作人希望的異樣是無奈何的』。

『何以你講起婦女的影響』？我探詢。

我希望『引動』他而提出這類無關緊要的一個問題時，他永不露出笑意的。我們以前的談話，已使我深知他是反對婦女參加任何種政治生活的。

『婦女的影響，對我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大概說起來，我是同威寧格爾(Weininger)的思想一轍的，雖則他是誇張到底的呢。我從威氏的書中學了很多』。

『我覺得』，我說，『像我所研究的許多歷史人物一般，你過於富有詩人的氣味，因爲你做起

事來當機立斷而不是本於直覺的，做起來是本於衝動，本於靈感的』。

『你是對的，出發羅馬無疑地就是這一種靈感。十月十六日我們在米蘭（Milan）開會決定這件事情。但出發的日子十月二十八日是我突然間選定的。因爲我感覺再拖延一日恐怕要弄糟全局咧。出發羅馬祇有在那天是可能的』。

他靜默了一回，凝神追思他所記憶的事件；那末照着平時態度，表示確切而不是動於情的樣子而添上說：『或許』。

『我竊以爲，那末』，我說，『你是被預先的禁告所引導而且弄來雜亂不安的』。

『是的，引導，而且被煩擾的。牠們的起源是恍恍惚惚的，這些感覺，身體方面的以及心理方面的。在夏季，我感覺秋天的到來。我時時還有不吉的預兆；而有許多日子我感覺不想去開始一個新的冒險企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我在波倫亞（Bologna）時候，我感覺精神上的氣悶如是難受，我竟終日在想總有不幸的事情發生。晚上就有人來謀害我了』。

『爲什麼那時你不開始規定特別的措置以保護你自己不受這類事情的危險呢』？

『因爲我是一個徹底的法西斯蒂黨員』。

『假如在這方面你是合於邏輯的，你當要禁止你的警察爲你而規訂任何種保護的措置了』。

『保護的措置』，他回答，『祇能在某種限度裏邊是有效的。我總是不管意外的事情，不論是好的或者是壞的』。

『甚至關於你在國事方面的決議』？

『那是尤其了。一種法律所生的結果，可以和立法人所希望的適相反對的』。

『在這些事情方面，實在的和純粹理想的纏結在一起』，我說。『我推度你是相信符呪的，凡自己會省察的人都造出他們自己的迷信的』。

『啊，是的』，他回答；『我有迷信的』。

『有人告訴我說，你聽到卡那逢(Carnarvon)的死訊時候，你信以爲這個死是因爲發掘了埃及的坟墓冥冥中從事報復的緣故而立刻把贈給你的一塊木乃伊拋棄』。

『關於這件事情，我並非動於迷信之念而做的』，墨索里尼說。『人不應當這樣地把死屍載運示衆的。這是一種褻瀆』。

『你曾經寫過一篇極好的文章描畫你年輕時代的情形，我想這是你的最優良的大作。奇怪，不是嗎，同特洛次基一樣的？關於這層，我想起拿破崙和其他人的富於幻想的著作時，我似乎覺得這個見解是不錯的，就是說詩與是實行家的一種主要質素——假如他確是成爲偉大的話』。

『早晚，以及不論什麼時候』，墨氏說：『一個政治家須要有幻想的。沒有了這個則他將成爲乾燥無味，而結底則實行不出什麼事情。而且不單他獨有這種需要。沒有了幻想的感覺，沒有了詩思在他心身的結構之中，沒有人能够幹出事情來的』。

『但現在什麼是使你保留住你的幻想的呢』？

『經驗』。

『無疑地你在選用文字方面是一個藝術家，我也不能想到拿破崙譬如說，沒有這種技藝而能使他事業成功的。有幾篇他的宣言和演說，像在戰場方面打着勝仗一樣地很有助於他的功成

名遂的』。

『對於元首』，墨索里尼說，『不論寫作的或口說的文字力量都有無可估計之價值的。對羣衆講的時候，他一定要動人心目而有氣勢；在公共集會場中要講來合於邏輯；向一個小團體講的時候要意態親熱。許多政客老是用一樣聲調講話而鑄成錯誤。自然我在參議院中我不用這種和我認爲適合於露天大會的相同之字句的』。

『我看起來，那末你以爲詩人和政治家是同屬一門的——這種同屬一門的情形，我研究這兩方面時候，我自己也老是要探索的。你以爲劇曲著作家能替政治家築路開道是可能的麼？你相信大都一個撰著劇曲的人是個革命的前驅嗎』？

『毫無疑問』，墨索里尼說，『起先是個思想家，是個具有很發達的幻想力的人，詩人差不多往往就是一個預言家，「未來投射於現在上面的巨大影像的鏡子」。但丁（Dante）就是代表這一種的例子。他預示思想的解放，而當時這剛在開始咧。但是關於一點，我和你不同；一個詩人不是一個特殊革命的前驅。一個革命所取的途徑不能預斷正確的；牠的綱領常在自行改變的。思想家

和詩人是如同狂風暴雨中的海燕；牠們感覺一個大風潮是在發作，但是不知道這些暴風雨將從什麼方向吹來，或者將引致什麼變化。拿編纂百科全書的人來做例子。他們要附屬階級的解放，而卻不能預先看出發展方面的正確趨勢。彌拉波（Mirabeau）直到死仍是一個尊王之士。就是丹頓（Danton）亦是傾向君主政體，而並非起始就左祖共和的。楊亞搭爾（Arthur Young），他的法蘭西遊歷記（Travels in France）做出來的時候恰正在第一次革命運動之前而又是當第一次革命運動之中，說個個人是懷抱一種期望的心理。他曾講得非常透澈，而他從這些談話方面所生的感想是這樣的：大家有一種信念，認爲有些重大事情將要發生，但是關於牠的性質還無從肯定地想像出。

『在你自己做書的時代，你有創作家的知足心理嗎，還是你祇存了著作家辭職的心地，存了將來有一日得能實幹的希望而興奮着的呢』？

『爲什麼你講起辭職呢』？他被這名詞所感動而問。

『在初我因爲祇不過做一個著作家而覺得不滿意。隔了好久時候我方始不作他想而能用

拜倫(Byron)的思想來安慰自己，有人說他的詩是未經發表的國會演說辭』。

他點點頭表示明白了，那末回答說：『對極，但是這評論不合於年輕人的。在年輕時代，從事著述是一種心理訓練，學生因此在千變萬化的情態裏邊學習默察事物。就算在後來所寫的因爲不合實際或者因爲未及應到期間而於現實世界方面遇到抵抗的時候，這層還是確的。到了十八歲，個個人做詩句了。在初期的青年時代，我們是成語的奴隸。對於年青的人，一句成語是如同他鍾愛的一個美女。在四十歲，一個人面對着現實的生活了』。

『你以爲你年輕時候做的書何如』？

『教皇閣員史(The History of Cordinals)是浮誇不實的。這是懷存一種政治私見而寫的，而且爲要當作一種報紙上的小品文字而出版的。政治的宣傳』！

『這是我覺得很明白，你在詩方面的天性是繼續在你的實際事業方面感應你，堅持不撓地好像在分解你的自我咧。當一九二二年十月中決定出發的日子裏邊，你描寫王家衛兵在米蘭冷落的街道中怎麼響應的』。

他露出一種急切的神氣表示是的而說：『我一向明白這一種雙重的感覺性，而依靠自省力去審核的』。

『或許』，我接上說，『你在不同的時候對於自己的行爲也會抱着不同的見解的。拿破崙做執政時候，他說他因爲執政內閣的不堪勝任而得陞掌大權，而他的唯一目的是在恢復秩序。但是他做了皇帝以後，他發表的話大不相同了』。

『自然』，墨索里尼回答：『一個人已經到了一個新的地位時，他從一個異樣的角度回顧後面了』。那末他露出一種惡意的樣子而註明地說：『至於我，那是勿必問，恢復秩序不是我的唯一宗旨』！

『在這方面你和一個人不同，他是一個純粹的詩人。丹嫩齊奧，有次直認不諱，露出一種純粹的詩人氣概而對我說，他到阜姆去的唯一原由就爲可以去做』。

『你不能認爲這是一種政治的標準』，他說，『政治畢竟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個終極』。

『然而』，我堅持說，『在你早時你寫過不止一次：「戰事的結局不過是一種第二事情。奮鬪

是牠自己的報酬，雖敗亦如此」。這是詩人風雅的狂語，青年的言語。你不再相信如此了吧』。

墨索里尼聽我說時，點頭示是，現在則咬緊了他的牙牀，好像有使他年輕時的理想不任搶奪去的決心似的，那末說：

『無疑地我仍舊極相信的！你揭覺了法西斯蒂哲學的核心。新近有位芬蘭(Finland)的思想家請我用一單句把法西斯主義的要意告訴他的時候，我就寫「生活不可看得輕易的」！』

『我是對的，想你是把你的行爲看作象徵的』？

『這是一種格式問題，在這種格式裏邊，生活自行造成牠的式樣的。沒有了象徵，牠將成爲一種偶爾發生的事情，沒有區異可辨別了』。

『那末你當會贊成拿破崙的一句告別語：「我的生活多麼像一種歌曲啊」！』

『妙極』！

『你以爲現在經過種種經歷之後，假如再從事著作生涯的話，你描寫人起來能够進步些嗎』？

『進步得多』！他回答，『你呢，你把人類怎樣分類呢』？

『在兩個綱領之下』，我回答，『分作實行的和理想的』。

他把椅子拖近桌子，把手臂靠在桌上，露出一些譏諷樣子而說：『我把他們先分成這些我喜歡的和這些我不喜歡的。關於這點，我從他們相貌上研究而立刻就決定我意見的。但是還有無數其他的種類：譬如，樂觀派的人，我更分成爲許多小類。那末有富於高尚的惻隱之心的，有用了猛烈的理解力把握住現實，其急切之情好比一個蜜蜂採吸花蜜似的。但是還有其他的人，在他們能够開始了解眞理之前就得被牠征服掉的。我自己已經驗過很多。這也是一個人制勝現實的一種方法』。

這種果斷的吐辭，墨索里尼說出時往往像一種事後的追思。在那些時候，他凝神注視他的聽講者，笑意滿面而似乎想在探問所有宇宙間一切難題是否現在已經解決咧。我故意不理會他態度裏暗示的譏笑之意而重行十分愼重地說：

『但是你專門受過艱難事實的訓練的嗎？我們現在恰正在講起詩術的威權。你坐在戲院包

廂裏，看臺上扮演的安敦尼（Mark Antony）或愷撒（Caesar）時候，毫不關心地置之一笑呢，還是你在研究他們而想得些益處的呢』？

在他椅子裏把身子轉過一半，墨索里尼從他背後桌上一堆書上面拿起一本翻開的書。

『我剛在正在讀吉利愷撒』，他說，指到沙氏比亞的一段法國譯文而把書頁翻過去。『一個有助於元首的偉大學校！因爲在你進來以前我讀的，我是在想怎麼在他最後的日子雖愷撒竟亦成爲一個成語的奴隸的』！

『你是在說起歷史上的愷撒，還是沙氏比亞書裏的呢』？

『我恐怕也說到歷史上的愷撒吧』，他用心地說，『奸黨分子的名單落到他的手裏時候，他爲什麼不看呢？或許他自己願意被殺了。感覺得他已經到無可避免的地步了。無論如何我在戲院裏總是聽得很注意而把我自己坐在這只桌上的情況比較的。權力的根本問題永遠是同樣的；一個人怎麼治理，又一個人怎麼治理則麻難頂少些』。

『你把愷撒看作一個模範嗎』？

『完全沒有』，他回答，把書合起而拋在旁邊。『不過古羅馬的美德，古代羅馬人所做的事業，時時在我的心裏。牠們是一種遺傳物，我試想好好地利用的。我須造作的材料仍舊是同樣的東西；而在外面則仍舊是羅馬咧』。

他揮動一手而指向着窗子，廣場上的燈光則經過這帶着綠色的玻璃窗而透射入房間裏邊來的。

自重與行爲

『自重（pride）是你的主要特性之一，於我這是極明顯的，但什麼是自重呢』？

『自覺』，墨索里尼回答。

『德文裏的 'Stolz' 如英文裏 'pride' 一樣，有兩種相反的意義，一種好的，一種壞的。英國人是說「正當的自重」（proper pride），但在另一頭則這個字解作自大了。意文裏的 'alterigia' 什麼意思呢』？

『自大』，他回答：『錯誤的一種自重』。

『我永遠不能懂得』，我說，『爲什麼一個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得能誇張他的沒有憑他自己能力做出的事情；譬如，怎麼他能够誇張他的遺產的呢。你是因爲十三世紀時候你的祖先在波倫亞有一塊獎章——有人從案卷保存所尋出的緣故而誇張的嗎？』

他輕藐地回答說：『絲毫沒有！我所注意的唯一個我的祖先是一個墨索里尼，他住在威尼斯城，因爲他的妻奸惡不肖而把她殺掉，後來從城內逃出之前，把兩個威尼斯古錢放在她懷裏以作安葬費的。這是我們羅馬納省人民的特性。所有他們的民謠俗歌都是有關於愛情的悲劇的』。

『我快樂』，我說，『你還沒有變爲一個公爵，或任何這一類的東西。說你已經替自己打成一個徽章的式樣，無疑地這是很不確的吧』？

『完全糊說』！（他用英文講）。

『你的經歷中那一件事你是頂誇傲的』？

『要算我做過一個善良的軍人了』，他毫無猶豫地回答。『我的意思是說，我表顯出剛毅和

努力的。祇在具有這些氣質的時候，一個人纔能不怕礮火』。

『在幼時』，我繼續說，『你的自重心有時一定很慘痛地受傷過的』。

『吃的方面是苦的』，他回答。『在校裏，我們年幼的人是分三隊吃的。我總是坐在頂低的一等，和頂苦的人一起。現在也不會再想起分給第三等兒童吃的麪包有螞蟻在裏邊，不過我們被這樣分等法子，終覺痛恨不釋的』。

『但是你的悲痛有一種有效的反動呀』！

『自然！這種受不住的而且不合法的侮辱，使一個受過其中苦楚的人成爲一個革命家的』。

『假如這種羞辱心理擴展到全國的話』，我說，『祇有負責者應當把牠們鳴不平了。一九二三年，不曉得還是一九二四年，你在參議院裏演講時候，引受全部責任而很感動地講這問題。你所講的，讀起來如同——可是你不會信我的』。

『讀起來如同——什麼？』

『如同拉薩爾（Lassalle）在法庭自己辯護時候的一篇辯辭。而且，像拉薩爾這樣，你引證賀

拉克利德斯(Heraclitus)的話的』。

『我欽佩拉薩爾』，墨氏說。『他是具有第一等才識的人，幻想力遠較馬克斯爲充富。這所以他對於未來的觀察不若馬克斯的來得慘威。而且最後的禍災，就是爲傾愛美麗的唐能奇（Helene von Dönniges）而在一個決鬪裏喪掉他性命的禍災，也祇不過是他的幻想活潑的另一明證』。

『現在他爲俄羅斯人而弄得名譽不好，因爲新的文件已經發見而顯出他和俾斯麥的關係了。我早已在劇本裏討論過關於俾斯麥和拉薩爾的這件事情，這個劇本就是德國戲臺上做過的。但是待我再講自重問題吧。有人告訴我說，你二十歲時候被汨利克城警察所捉去而受到人體測量的檢查』。

『在百倫』。

『據說你是非常生氣而竟憤激地說：「復仇之日將要到了」！這是確的嗎？』

『是的，這是確的』，他回答。『這種橫逆無道的待遇，猛烈地打來，於我是比我敵人所料想的

愈加有利』！

『關於那個時期，還有一樁軼事我所聽到的是，一個意大利人送你五個利耳的時候，你回送給他一把阿拉伯（Arabia）的刀』。

『是的』，他說，『這是在范爾敦（Yverdon）地方——一把這樣長的大摺刀』（他在手臂上指出這長度）。『我當要痛恨這個人，假如他沒有接受我爲他的錢而回送給他的贈品』。

『在人家講的關於你的許多故事裏邊，這一個使我聽來頂有趣』，我說，『你把你個人的榮譽轉送給公衆的時候，還有你說愛國心是一種美德的時候，我益覺難以明瞭你的學理或者你的感想了』。

他露出驚奇的樣子來看我，那末問：

『爲什麼我不應該如此呢』？

『因爲這是頂不值錢的話，用了這句話，什麼人都能掩飾他自己的。約翰遜（Samuel Johnson），這位說話粗暴的英國人，說愛國心是一個無賴光棍的最後逃避所』。

『你斷然不會忘記每個國家有一個歷史的。凡有一個歷史的民族，他們自己便有一種特殊的光榮。這是從他們的祖先傳給他們的遺產，證明他們的生存是合乎正義的。一個產生莎氏比亞、哥德或巴斯噶的國家，一個曾把但丁、佩脫拉克(Petrarch)，阿利渥斯妥(Ariosto)貢獻給世界的國家，高升起來超過遊牧民族的水平。我覺得國家的光榮含於他們各自對於人類文明所作的貢獻裏邊』。

『但是你以爲，那末』，我問，『你所說的光榮當由武力去維護的嗎？因爲哥德，他是世界的一個國民，厭惡戰爭而貢獻人類許多知識的緣故，是否一百萬的少年便有應被毒瓦斯殲滅掉的需要呢』？

『並非一切侮辱都是同樣重大的』，他接應說，『而且，大部分是要看誰說出一種侮辱的——一個新聞記者還是一個負責的政治家』。

『你似乎認爲我是把這種原始的情感，就是像一個人愛父母一樣自然的這種愛國心，當作一種美德的吧』？

『起初則』，墨索里尼回答，『愛國心祇不過是一種情感。犧牲纔使牠成爲一種美德。在大小方面比較起來，美德大於犧牲』。

『但危險是』，我對答，『每個國家情感猛烈時候，趨於從事炫耀牠的「光榮」的。德國的自大，經人工的激發歷有一世紀之久，直到歐洲全體不能復忍而止，結果則世界受其苦難』。

『那是德國自己的事情』，墨氏說，而用手指在桌上劃一條界線。『假如全國的情感是在德國人民方面膨脹起來的，那末在意大利則不然，這種情感是太少了。我從沒有講意大利人是世界的中堅，不過單決定我們也需要像其他各國一樣多的光明和空間的』。

『但是，假定有一天，人民熱烈過度而反抗起來呢』？

他在回答之前頓了一回，仔細看我，那末說：『這是靠領袖人物的權威了』。

『三年前，因爲你迭連有幾次含有挑戰性質的演講，你在歐洲激起很厲害的恐慌』。

『我們是被激怒得很厲害的。我須得探出危急之際國家將依從我到什麼地步。你在歐洲其他地方所聽到的，祇不過是回聲罷了』。

『還有對抗的回聲呢』，我說，『這是要歸功到白里安不作表示的呵！甚至事後隔了兩年，我把這幾星期的情形對他講的時候，他還是很憂慮呢』。

墨索里尼聽到一些新的事情時，注意得很緊切的，可看出他是在把這些話記在腦筋裏。現在聲色不動地他說：

『白里安並非是意大利的仇敵之一』。

『這種過激之情』，我說，『你有時用了引起歐洲恐慌的，和我在別種情形方面所看到的你的忍耐工夫大不相同了』。

他看出我要把談話從這暗礁上牽引開來，那末變換他的語氣態度而說：

『三十年前我在當教師時候，我出一個論文題目「緩慢而有恆心得勝競賽」。這個題目我的校長看了很樂意。就在那天的左右，我開始寫一篇報紙論文（不，這是我的第二篇）題目是「忍耐的美德」。我意想我自己需要有忍耐已經很明白。實則什麼事情我總是老早預先準備的。我們還在四月的初頭，而我已在準備我爲十月節慶日用的演辭了』。

『但是有些時候無可準備的。譬如科佛事件(Corfu affair)』。

『有兩種技能互相鉤連的。忍耐和準備，迅速的實行。進軍羅馬，若不迅速則不會成功的。當全世界以爲羅馬或佛羅倫斯當有紛擾的時候，暴亂卻在比薩(Pisa)發生了。那天十月的晚上，我爲矇蔽世界的耳目計，到米蘭的戲院裏去看戲。他們是在做毛爾諾的天鵝(Molnar's The Swan)。我的布告在十六號已經預備好，我曾交給嘉佛利尼(Chiavolini)，因我認爲他是我同伴中頂不會講出來的。假如警察搜查我的屋子，我當被拘禁了』。

『爲什麼你說你的冒險事業是歷史裏未曾有過的呢』？

『在意大利歷史裏』，他補充說，『假如你要尋一個全國動員而進軍羅馬的先例，你須得回轉到幾世紀之前咧』。

『假定你四個將官中有一個，變心起來而反對你的出發，你怎麼辦呢』？

『我們應當要打啊』！

『假如你敗了怎麼樣呢』？

『我們沒有預備失敗的。這是不可能的。假如我沒有認爲失敗是不可能的，怎麼我能够做呢』？

這最後兩句話，回答得峻峭鋒利而含有一些敵意——這種敵意則並非對我，而是對一個懷疑的世界，這世界似在接應我的問題的。他講來像一個因想起他的最可紀念的勝仗而覺精神煥發的將官。我迅速選定我的下一個問題，想再聽一遍這同樣的聲調。

『但是，以前當你在競選失敗而感覺失望的那一年，你從來沒有憂慮到這全部事情或者會一敗塗地嗎』？

『從來沒有』！他依然尖脆地嘆息說。在這種時刻，似乎可以明白具有堅強不屈之意志的人的語氣和態度，同他的功成利達的主要理由了。我心裏又轉到時常討論的品性和環境的問題而說：

『在我想起來，你是讓環境把你向前推行而始終不許牠們阻礙你的。在我研究歷史方面，我祇覺得這種情形在決定青年的意向時候有種判決性的。假如俾斯麥或喀富爾是出身於平民中

的，他們當會像你一樣熱烈地升舉紅旗咧』。

『特性和環境互相作用的。單是一方不能發生充分的效果。而且好運幫助有爲有能之人的』。

『假使你是始終安於這種自信的，待我問你，說來是有些好管閒事的，當這十年執政的期間你學到些什麼呢』。

他對正了看我，差不多有些愉快的樣子——這不是他當有的一種表情。實則墨索里尼雖大都不欲其思想被人察破，然有很少時候（像所有退隱的思想家一樣）他因被人完全知曉，引爲豪奢而樂意的。略爲靜了一靜，他繼續下去：

『當這十年裏邊你所說的』，他說：『我是發展的。行動是最要緊，這層我覺得愈弄愈明顯了。甚至錯誤時也覺如此。消極主義，靜寂主義，不動主義，是一種禍災。我主張行動。我是一個流浪的人』。

『但是在你這些流浪裏邊，你的行動是有時起來，有時下去，那末再起來，有起伏的嗎』？我問。

還是像上阿爾卑斯山的一個山峯這樣，攀登的人覺得前面愈走愈廣闊的呢？』

『是的，』他說，『是這樣的。登一個阿爾卑斯山峯！』

技藝

『照我的意思，』墨索里尼說，『建築學是一切技藝中頂偉大的，因爲牠是其他一切的綱要』。

『尤其羅馬的，』我插入說。

『我也特別是羅馬的。希臘祇有關於哲學方面是引動我的——或者，也許，我還應當加上劇曲。我總是被劇曲感動得很厲害的。在我年輕時候，我是傾心歡愛席勒爾的威廉坦爾（Wilhelm Tell），而就這題目著作的。當然我自己想試做劇本，但是沒有一本做完成。我開始做的一個劇本是叫做不亮的燈（Unlit Lamp）。這是想依照佐拉（Zola）而做的一本社會劇，描寫一個窮苦盲童之命運的。在另外我做的一本發動機的鬬爭（The Struggle of the Motors）裏邊，講一個機械

祕密的被竊，而借力於這個意思以描寫勞工對於資本之鬬爭的』。

『你做的這些劇本沒有完成，想想惋惜的呢還是快樂的呢』？

『實際上牠們是爲整理而又是爲開展我自己的觀念而做的。我覺得摘一概要比把牠們做完成而排演出來更加重要』。

『現在，似乎你陳述劇本的大意給他人去用心做完成了』。

『你是在提及拿破崙劇本吧？待我告訴你這是怎麼出來的。看過你的拿破崙傳(Napoleon)後，我請福瑞諾(Forzano)來而對他說：「假使還沒有人把一八一五年春間在香豆美(Champ de Mai)的處置事項做作一個劇本的題目，一個大好機會蹉掉了」。於是我起一個說明劇本的稿。讀過一本關於喀富爾的書後，我把維拉弗郎卡的悲慘事件也做成一個劇本的稿。一般的觀感認爲這個劇本過於富有歷史意味而不能當作想像的著作』。

『我知道這本戲的』，我說，『十年以前，我的俾斯麥劇本在德國開演時候，我被批評得不值一錢，但是因爲公衆方面急切要看的緣故，這本劇排演了一千夜還不止些。講起了這層，我覺得奇

怪，你沒有好好地利用電影以作宣傳工具。在外國開映的法西斯蒂影片是毫無價值的』。

『俄國人給我們立一個榜樣』，墨索里尼回答。『我們不久就要在電影方面多預備些錢了。今日之下，影片是最有效用的武器了』。

我轉到文學的問題而說：『我聽說三十年前你是在研究德國文學』。

『爲練習德文我讀克洛卜斯托克的曼西亞斯(Klopstock's Messias)。這是我所感到的頂麻煩的書了』！

『爲什麼旁的都不看而看曼西亞斯呢，這本書，自從克洛卜斯托克的時代以來，沒有一個德國人曾經從頭至尾讀過的』？

『呵，這並非單單我有這個錯』，他一笑而回答。『我受功北子(Gompeuz)的影響，做一本哲學的書。所有這些早時候試做的東西都已付之一炬，可是我把一篇討論基督教起源的論文燒掉似乎太鹵莽了，這篇文章我想或許是很好的』。

『我們在德國有比功北子和克洛卜斯托克更好的著作家呢！哥德的東西你讀過很多嗎』？

『沒有很多；但是我所讀過的他的東西，我是徹底研究過的。尤其是福斯德（Faust）——前後兩卷。海涅（Heine）也是我非常喜歡的；還有柏拉敦（Platen），我曾經就他著論過的。在丹嫩齊奧的劇本中，兩本我頂喜歡的是約利渥的女兒（La figlia del Forio）和斗底下的炬火（La Fiacola sotto il moggio）。我很欽慕蕭伯納（Bernard Shaw），不過有時感覺他的狂氣有些討厭。披倫但洛（Pirandello）在無意之間做了幾個法西斯蒂劇本！他說世界是我們要怎麼做而做出來的，這是我們的創造品』。

『你還讀得很多咧，那末？你所讀的你都做有筆記嗎』？

『各種東西我都讀的』，他說。『我看到有些是好的，我記起來的』。

從大辦公桌的一只抽屜裏，他拿出一本紅皮面的日記簿，而給我看他做的日記，有時半頁，有時一頁。他告訴我說，他差不多十年前就在羅馬開始做日記了。他把這稿本的頁子翻過去而讀給我聽最近幾星期寫進去的東西：

『看畢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和恐怖事件（The Terror）。看畢傍卡累（Poincaré）講

的維丹戰役（Verdun）。他批評意國人（這裏附有關於幾個意大利聯隊行爲的摘記）……開始看一本記拿破崙做新聞記者的書。……白利渥慈福斯德（Berlioz' Faust）裏邊的匈牙利行軍曲（Hungarian march）很有趣味。說抽去空氣是危局的一個原因，這是錯的，因爲這是不過一個結果。危局的原因是金錢的收藏。這是要歸咎於資本家而不是政府……白里安死了……他並不仇視意大利的。他是死於法國官場方面要把他所主張的同我們妥協的政策取消的時候。如是則他比這個政策多活一年了。一個有才能的人，滿身是思想，但傍卡累視他爲一個放縱不羈的人是對的。……讀薛智弗蘭（Siegfried）論英吉利發生恐慌的書。在一九五頁他說英國是像一只停泊於歐洲水裏的船而卻時常準備駛開的……聖喬治銀行（The Bank of St. George），約紀元後一二〇〇年左右創設於熱諾亞（Genoa），是全世界第一個股份公司』。

他把日記簿合起而放在旁邊後，我又提及他在文學方面宗於何派的問題而問他曾否讀過很多但丁的著作。

『再三再四；實則時刻讀的。他是第一個著作家給我偉大觀念的；而且同時他把詩藝所能達

到的高度顯示給我看的』。驟然一轉，他轉到愈加實際方面的事情而溫柔地說：『因他的黨派心性，他的不寬赦的心性，我覺得我自己和但丁相像。他就算在地獄裏遇到他的仇敵也不會寬恕他們呢！』

他的下顎又向前衝出了，他似在想起一些個人的經驗。

『你提起我想到俾斯麥了』，我引他注意而說，『他有一次說：「我昨夜一刻工夫沒有睡着。我是時刻在怨恨」！』

墨索里尼笑起來，那末我向着朝對廣場的窗子揮手指去而繼續說：『但是走到這下面，從前有過另一位羅馬人確是不念舊惡的』！

『吉里愷撒』，墨氏說，說來有種震刺的聲調，我聽過他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有好幾次都用這種聲調的。『自古以來最偉大的人。他們要把他的仇敵龐培(Pompey)的頭帶給他，而愷撒卻爲龐培舉行一個隆重的葬禮。是呵，我是非常敬仰愷撒的，然而』，他兇狠地繼續說：『我自己卻寧可屬於俾斯麥一類的』。

我爲把他從這種兇惡的態度轉變開來而接上摘引俾斯麥有次講起音樂時所說的話——一句非常可注意的話。音樂，這位偉大的普魯士的政治家說，引起他兩種不同的感觸；有時激起他好戰的心意，有時使他感受田園的幽靜風味。

『我也感覺如此』，他回答。

『你至今還拉梵亞鈴嗎』？我問。

『最近兩年不拉了。起頭這是可以使人精神爽快的，但隔了一回就傷腦筋了。假如我玩弄半個鐘頭，覺得很舒暢，但是延長到一個鐘頭，我便興奮起來而終則感覺倦疲了。這是如同一種毒藥，略爲用些可有益處，多用了就糟的。朋友和一輩同我交好的人曾送給我幾只很好的梵亞鈴，但是我都轉送給有才能而無錢的年輕人了』。

『對於一個意志堅強的人』，我說，『瓦格涅(Wagner)是一種毒藥，而且還不是一種適用的毒藥。我可以敢於賭個東道，你一定是皮蘇逢(Beethoven)的一個贊助人』。

『我不能贊成巴霍佛爾(Parsifal)；但是我歡愛脫利斯頓(Tristan)的第三幕；還有瓦格涅

再早一些時候做的音韻更和諧的幾種——湯哈賽爾(Tannhäuser)同洛享格令(Lohengrin)。對於我們一輩現代的人，皮蘇逢依然是所有著曲家中的最偉大的，尤其因爲他是六度音程(Sixth Symphony)，九度音程(Ninth Symphony)，和他的四部合奏中結末一部的著作家。然而，帕勒特里那(Palestrina)同他的學派對於我們是更加情投意合，雖則他們和皮蘇逢是不在一條路上的呢』。

『關於帕勒特里那一定沒有一個德國人會對你表同情的』，我說。『一切技藝中頂頂超國家性的，頂頂非物質的，竟會有起國家觀念的關係，這件事你怎麼解釋呢』？

『有什麼能够比這個更加自然呢』？他對答。『假如你把我關閉在一個黑暗的房間裏而那邊我能聽到就在我身旁奏的音樂，我可以賭東道，我有能力辨別出德國，法國，意國和俄國的音樂。音樂的語法是各國一樣的，然而牠的本質是各國完全不同的。我覺得音樂是不論何種民族的頂深玄的表達工具。這層對於奏樂者和編曲者都符合的。假使我們意大利人奏起味第（Verdi）的曲來比法國人或德國人勝一些，這是因爲我們有味第在我們的血液裏。你應當聽托斯概寧尼

(Toscanini)，世界上最偉大的指導奏樂的人，怎麼說明他的』。

『提起這個人則正要把你剛纔所說的推翻了』，我回答——無論如何關係到奏樂的人總是如此。就不能找尋出隨便那個德國人指導奏皮蘇逢的曲譜起來像這位著名的意大利人那麼好；但是我聽到味第的曲在德國奏起來比意國任何地方奏來都好。而且尼采，尼采是被主張汎德意志主義的人糊亂地看作一只美面獸的，懂卡門曲 (Carmen) 比不論那個法國人都勝一些；而我們的偉大著曲家中頂起碼的德國人瓦格涅，現在在國外比較國內時髦得多咧』。

『你所講的祇在例外方面是對的』，墨索里尼說。『實在瓦格涅並不編製條頓族的音樂。就是尼采，他是出於波蘭 (Poland) 的世系，根本是並非日耳曼人，時常嘲笑普魯士邦和新建的帝國，在巴絲爾 (Basle) 當過古文學教授，而是一心皈依拉丁民族文化的人。但是，待我再申說一遍，這兩個人都是例外的。一般地說來，你是錯的』。

『我看起來』，我說，『一個國家得天獨厚於音樂方面是須受旁的損失的。我認爲德國人是世界上最富於音樂的民族，而同時在政治方面是能力最差的；英國人則不然，他們腦筋裏的音樂

比較少得那麼多，而卻頂有政治才能的特長的』。

他用一種譏諷的冷笑來對答我，但並不從這雙方來詰難，祇不過客氣地表示不同意而說：

『我對於你這兩句激烈的話都有些懷疑』。

這是要重新換個題目的時候了，於是我問他：

『你既經做過一位著作家（重要的研究問題和想像的著作都寫過），而又練習過音樂的技藝，假如因事勢轉變而你不得不重度安閒生活的時候，你以爲你可回到這方面而仍去弄一種或者這兩種都弄的嗎』？

他搖搖頭，說：『我應該永遠不去重度靜觀默思的生活。我是西洋人中的西洋人。像你自己的福斯德一樣，我說，非「在開始的是字」，乃「在開始的是事」』？

（他引證福斯德而再用德文說："Im Anfang war die Tat!"）

我想這他說一句有力的話，於是又冒昧地問：

『你眞的永沒有感覺想要擺脫你現在的工作而退息嗎』？

『沒有』。他決絕地回答，說完後對我一看。

孤寂與天命

『在我研究偉大的事業起來』，我開始說，『我老是專門從一特殊之點去注意這輩已經和他們原來的團體脫離之人的行爲——一方面有他們對於他們老友的關係，一方面是他們的新地位強使他們遭遇的孤寂情形，怎麼他們介於其間而安然自處的。此中就露出性情或一部分的性情了。處於友愛和權威間的這樣一個衝突之中，這個人怎麼辦呢？不是他自然地會想從熱帶移到北極去嗎？請告訴我，有一位舊同志走進這只廳的時候，情形如何呢！你怎麼說法使舊事不再提起呢？你有次寫一句（而這是一句妙語）：「我們是強有力，因爲我們沒有朋友」。』

墨索里尼坐在我對面一動也不動，也沒有一些態度表示；但是在他的面容上有些特別而差不多有些孩子氣的樣子，使我察覺我擬論的題目刺動他很深刻的。後來他回答時，我看出他的言語比他的感觸來得冷淡，而且他並不在吐露他所有的意見或者他所有的思想，這是於我很明顯

的。

『我不能有什麼朋友。我也沒有朋友。第一，因爲我生性如此；第二，因爲我對於人類的觀念如此。我的所以避免同人親熱和討論，就爲這個原因。假如有個老友來看我，我們雙方都要感到不安，談話也不會長久的。我祇在遠遠地留意我老同志的經歷』。

『在這些曾做過你的朋友而今變爲你的仇敵的時候，和有一個這樣的人毀謗你的時候，有些什麼發生呢』？我想起我自己的經驗而問。『你的老友中，那一位仍對你頂忠心的？老同志方面，還有在攻擊你而使你不安的嗎』？

他依然聲色不動。

『假如這輩從前和我做朋友而現在變爲我的仇敵了，那末我所要曉得的是他們是否在公衆生活方面同我作對；如果是的，我攻打他們。如果不是的，他們不關我事。有時有幾個從前的同伴在報紙上攻擊我，說我爲阜姆要用而私吞公款，這種當然增加我憤世嫉俗之念的。我朋友中最忠心的，我記在心裏，不過他們大多遠避開的。因爲他們實在忠心咧！他們是並不想陞官發財的人，祇

不過很難得到這裏來看我——一回兒就走的』。

『你要把你的性命委託於這輩人之手嗎，或其他什麼人嗎』？我問。『你已經把他們派幾個擔任 Gran Consiglio 終身職的會員了』。

『三個，而且祇當三年』，他冷淡地說。

『這是你現在的情境，我不禁要問什麼時候你感覺自己頂孤寂的。是在青年時代，像丹嫩齊奧這樣；還是在你表面上和你的政黨同志密切交敍的時候；還是在今日之下呢』？

『今日』，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然而』，他頓了一頓而繼續下去，『雖在從前時候，也沒有人對我有什麼影響發生。根本我是一向單獨的。而且我現在雖則不在獄中，卻愈加覺得像個囚犯了』。

『怎麼你說出這個話來』？我問來很有些熱切的樣子。『世間沒有人更會說這句話了』！

『爲什麼』？他問，他被我一激而注意起來。

『因爲世間沒有人做事能夠比你更自由咧』！我接應說。

他做出一種和解的樣子而回答說：

『請不要以爲我是喜歡怨命。然而我仍舊以爲我剛纔所說的是對的。和普通的人事接觸，雜於羣衆中間的一種臨時生活——在我的地位，這些事情是不由我有的』。

『你祇要能够出去走走就好了』？

『我須得戴一假面具』，他回答。『有一次——沒有戴假面具——我在德利東路（Via Tritone）走去時候，一回兒就被一羣三百個人包圍住，弄來走都走不上去。但是我總不覺得我的孤寂是苦悶的』。

『假如孤寂是投合你的意思的』，我說，『你同這裏一天一天看見的許多人臉接觸，怎麼倒覺得受得住的呢』？

『這樣的』，他回答，『我祇不過看見他們所對我說的。我不任他們同我親身接觸的。他們所能感動我的也至多像這桌子和上面放的這些紙張而已。我在他們中間始終保守孤寂的』。

『這樣則』，我說，『你不怕失掉你心理的平衡嗎？你不記得愷撒登位後雖因公會所（Forum）之勝利而怡然自得，卻帶一個奴僕在他車子裏時常提醒他勿忘一切事情都是空虛的嗎』？

『自然我記得。這個年輕人須得使這位皇帝記好他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神。但現在則無需如是了。就把我的情形講，無論如何，我從來沒有一些意思是想把自己看作一個神，而總是切記我是一個終有一死的人而具有這樣一個人的種種弱點和情慾的』。

他講來顯然有些感觸的樣子，隨後末比較鎮靜地繼續說：

『你是永久在暗暗提及一種因缺乏敵對的東西而可引致的危險。假如我們在昇平時代，這種危險當會發生。但是現在敵對的東西是包含在須得解決的問題裏邊，包含在永續不斷地要求解決的道德和經濟問題裏邊。這些足夠使一元首無安閑可享了！而且，我在自己心裏想像一種敵對東西的』！

『我好像在聽拜倫爵士講話』，我說。

『我時常讀拜倫和雷奧帕第(Leopardi)的東西。等到我討厭人類的時候，我去航海遊歷。如果我能夠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我應該永久在海上去飄遊。在這層做不到的時候，我祇要有動物玩玩就可以了。他們的心理和人類的心理相接近，然而他們並不向他要求什麼東西：馬，狗，還有我

的愛物貓耳或者我去研究野獸。他們把造化的原力具體表現出來的』！

這一套話我覺得多麼含有厭世的心念，於是我問墨索里尼，是否他以爲一個元首須對人類抱一種輕視心理而不抱仁愛心理的。

『反之』，他鄭重地說。『一個元首須要百分之九十九的仁愛，而祇可百分之一的輕視』。

他這樣說法，使我驚愕起來，爲表示我沒有誤會他起見，我再問他：『你眞的以爲，那末，和你同類的人類應受愛護而不應被輕侮的嗎』？

他對我看，露出一種他時常表現出來的莫明其妙的神氣，那末溫柔地說：

『應特別愛護，特別憐恤；深深地憐恤』。

這樣的話，使我想起着墨索里尼演說辭時候，感覺有種博愛主義的顯耀而時常驚奇的。何以像他這樣一個傭兵隊長，竟如是深切關心於公共的福利？我因此問他：

『你用了絕妙的措辭，再三申說你的一生志在增加自己的人格，說道，「我要使我的生存成爲一種偉大的事蹟」，或者末，「我要使我的生活能夠像戲劇般地發生效力」。有時你引用尼采

的格言，說「冒危難而生活」！然則一個生性如是傲慢的人，怎麼能够寫出：「我的主要目的是在促進公衆的福利」？不是這裏有種矛盾嗎』？

他聽了毫無所動。

『我看不出有矛盾』，他回答：『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公衆的福利是含有戲劇趣味的事情。所以我服從於牠就可擴充我自己的生活』。

我聽了驚愕起來，竟想不出一句有力的敏捷的答語，但是我引證他自己的話而對他說：『「我對於人生總是抱一種博愛的觀念」』。

『當然』，他說：『沒有一個人能够和人類隔絕而獨善其身的。於此你可看出一些具體的東西——人種的仁愛之情，我就是胚胎於這人種的』。

『拉丁人種』，我插入說：『這是包括法國人的』。

『我在一次我們的談話裏邊，已經申說過沒有單純人種這回事的！相信有的話，是心理上的一種幻想，一種情感。但是不是祇在幻想中有單純的人種呢』？

『如果這樣則』，我說，『一個人得能爲他自己挑選一個種族了』。

『當然』。

『那末，我已經挑選了地中海的人種，而在這裏我有一個以尼采爲依歸的畏友了』。

這名字引起了他心裏的一種聯想，因此他用德文來說出尼采的最誇傲的話：『我似在爭求快樂嗎？我是爲我的事業而奮鬪啊！』

我指示出這個觀念實出自哥德的，於是我問他是否他贊同哥德的觀念，說品性是受命運的打擊而形成的。

他頷首示是：『我是有賴於我必須經歷的厄運，並有賴於我必須克服的困難，而得成爲現在這樣一個人。因爲這個原因，一個人須得永久把他所有的一切以爲孤注咧』。

『這樣則你因爲徒然無益地冒險一試而把你自己和你的事業作爲孤注了』。

『生命自有價值的』，他自信不錯地回答。『你不能生活着沒有危險的。就是今日之下我又去打過仗呢』。

『假如你懷抱這個觀念始終如一的，你不會設計保護你自己了』，我說。

『我並不』，他對答。

『什麼！』我感嘆地說，『你不承認有幾個你的仇敵想要把你推翻而時常把他們自己的性命來拚的嗎？』

『呵，我明白你在說的意思了。我也知道流行的謠言。說我是被一千名警察保護着而每夜我是換一個新地方睡的。然而實則我是一向住在托倫尼亞別墅，不論什麼時候，不論什麼地方，祇要我心裏想起，我就開車或騎馬去的。如果我時常在顧慮到自己的安危，我應該感覺羞恥的』。

『請告訴我』，我總結說，『求名的願望在你一生參加些什麼工作？是否這個願望爲要做一個元首的最強有力的動機？是否名即是避免老死的唯一方法。自從你童時以來，名是否你爭奪的目標呢？所有你的工作都是爲求名而做的嗎』？

墨索里尼泰然自若。

『在我童時我沒有想到名』，他說；『而且我不贊成你說求名是動機中頂強有力的。說牠是

一些安慰感覺一個人不會完全死掉，這層你是對的。我的工作絕對不是完全爲求名而做的。不朽乃是名的優越證據』。他一往直前地想到遼遠的而又無可逆覩的未來，而加上說：

『但是以後這是來的』。